

唐诗

⑦

鉴赏大典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诗鉴赏大典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第七卷

第七卷卷目

贾至.....	(1)
严武.....	(5)
李端.....	(8)
于良史	(50)
崔护	(53)
韩翃	(57)
耿纬	(82)
皇甫冉.....	(103)
刘脊虚.....	(108)
刘长卿.....	(112)
刘晏.....	(143)
柳宗庸.....	(145)
戴叔伦.....	(149)
韦应物.....	(164)
张潮.....	(206)
戎昱.....	(208)
卫象.....	(218)
司空曙.....	(220)

第七卷目录

贾至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枫岸纷纷落叶多) (1)

《巴陵夜别王八员外》(柳絮飞时别洛阳) (3)

严武

《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 (5)

李端

《留别柳中庸》(惆怅流水时) (8)

《芜城》(昔人登此地) (10)

《闺情》(月落星稀天欲明) (13)

《过宋州》(睢阳陷虏日) (14)

《巫山高》(巫山十二峰) (17)

《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闻有华阳客) (20)

《溪行逢雨与柳中庸》(日落众山昏) (22)

《山中期吉中孚》(霁人路不同) (24)

《胡腾歌》(胡腾身是凉州儿) (26)

《听筝》(鸣筝金粟柱) (30)

- 《听夜雨寄卢纶》(暮雨萧条过凤城) (32)
- 《赠郭附马》(青春都尉最风流) (34)
- 《宿淮浦忆司空文明》(愁心一倍长离忧) (37)
- 《赠李龟年》(青春事汉主) (39)
- 《长门怨》(金壶漏尽禁门开) (42)
- 《瘦马行》(城傍牧马驱未过) (45)
- 《晦日同苗员外游曲江》(晦日同携手) (48)

于良史

- 《春山夜月》(春山多胜事) (50)

崔护

- 《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 (53)

韩翃

- 《送客之江宁》(春流送客不应赊) (57)
- 《送故人归鲁》(鲁客多归兴) (60)
- 《题荐福寺衡岳暕师房》(春城乞食还) (63)
- 《送客归江州》(东归复得采真游) (65)
- 《送冷朝阳还上元》(青丝乍引木兰船) (67)
- 《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 (70)
- 《寄柳氏》(章台柳) (72)
- 《寄哥舒仆射》(万里长城家) (74)
- 《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长簟迎风早) (78)
- 《同题仙游观》(仙台初见五城楼) (80)

耿纬

- 《陇西行》(雪下阳关路) (82)
- 《春日即事》(数亩东皋宅) (85)

《入塞曲》(将军带十围)	(87)
《上将行》(萧关扫定犬羊群)	(90)
《代园中老人》(佣赁难堪一老身)	(92)
《古意》(虽言千骑上头居)	(94)
《塞上曲》(惯习干戈事鞍马)	(96)
《慈恩寺残春》(双林花已尽)	(98)
《凉州词》(国使翩翩随旆旌)	(100)

皇甫冉

《春思》(莺啼燕语报新年)	(103)
《巫山高》(巫峡见巴东)	(105)

刘昫

《阙题》(道由白云间)	(108)
-------------------	-------

刘长卿

《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古台摇落后)	(112)
《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流落征南将)	(115)
《饯别王十一南游》(望君烟水阔)	(117)
《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	(119)
《新年作》(乡心新岁切)	(121)
《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汀洲无浪复无烟) ...	(123)
《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括当苗税充百官俸钱》(春草长河曲)	(126)
《赠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	(128)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130)
《江洲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生涯岂料承优诏)	(134)

《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 (136)

《弹琴》(泠泠七弦上)..... (139)

《送上人》(孤云将野鹤)..... (140)

刘晏

《咏王大娘戴竿》(楼前百戏竞争新)..... (143)

柳宗庸

《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 (145)

《河阳桥送别》(黄河流出有浮桥)..... (147)

戴叔伦

《江乡偶集客舍》(天秋月又满)..... (149)

《女耕田行》(乳燕入巢笋成竹)..... (151)

《屯田词》(春来耕田遍沙碛)..... (155)

《塞上曲》(汉家旌帜满阴山)..... (158)

《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 (159)

《兰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 (161)

韦应物

《杂体》(春罗双鸳鸯)..... (164)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兵卫森画戟)..... (166)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凄凄去亲爱)..... (170)

《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 (173)

《寄李儋、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 (175)

《寄丘员外》(怀君属秋夜)..... (177)

《长安遇冯著》(客从东方来)..... (179)

《夕次盱眙县》(落帆逗淮镇)..... (181)

《东郊》(吏舍跼终年)..... (183)

《送杨氏女》(永日方戚戚).....	(186)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	(189)
《赋得暮雨送李曹》(楚江微雨里).....	(191)
《观田家》(微雨众卉新).....	(193)
《幽居》(贵贱虽异等).....	(196)
《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	(198)
《西塞山》(势从千里奔).....	(202)
《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203)

张潮

《采莲词》(朝出沙头日正红).....	(206)
---------------------	-------

戎昱

《咏史》(汉家青史上).....	(208)
《苦哉行》.....	(211)
(彼鼠侵我厨).....	(211)
(官军收洛阳).....	(213)
《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	(216)

卫象

《古词》(鹊血瑯弓湿未干).....	(218)
--------------------	-------

司空曙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故人江海别).....	(220)
《喜见外弟卢纶见宿》(静夜四无邻).....	(223)
《贼平后送人北归》(世乱同南去).....	(225)
《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	(227)
《金陵怀古》(辇路江枫暗).....	(229)
《送郑明府贬岭南》(青枫江色晚).....	(231)

- 《送张炼师还峨嵋山》(太一天坛天柱西)…………… (233)
- 《过钱员外》(为郎头已白)…………… (236)
- 《寄胡居士》(日暖风微南陌头)…………… (238)

贾至

贾至，字幼邻，洛阳人。父曾，开元初掌制造。至擢明经第，为单父尉，拜起居舍人、知制造。父子继美，帝常称之。肃宗擢为中书舍人。坐小法，贬岳州司马。宝应初，召复故官，除尚书左丞。大历初，封信都县伯，迁京兆尹、右散骑常侍。卒，谥曰文。集十卷。今编诗一卷。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

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此诗是贾至任岳州司马时所作，原诗共三首，这是第二首。唐岳州又称巴陵郡。贾至贬谪岳州之日，正是李白长流夜郎之时，彼此相会巴陵，“日酣杯酒，追忆京华旧游，多见酬唱”。李白作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等诗。贾至诗虽不能说方驾太白，亦颇具神采气魄，表现不俗。裴

九,官御史,名字不详。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句意为:洞庭湖岸,枫树连绵,秋风过处,片片枫叶落入湖中;晚风吹起,湖面荡起缕缕波纹。这两句是写远景,上句写岸,下句写水,总写洞庭湖景色。“秋”字,点明诗人与友人泛舟湖上的时节,照应前面“落叶多”。因为起风了,所以枫叶纷纷落下,湖面荡起波纹,“纷纷落叶”与“晚来波”相互映照。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处化用其意,用来描写洞庭秋景,与下文的“吊湘娥”相联系。

“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句意为:与友人泛舟湖上,饮酒赋诗,兴甚舟轻,不知小舟驶向了哪里;抬头望月,明月在天,白云缭绕,于是感而凭吊湘娥。屈原被放逐江湘时,曾作《九歌》,内有《湘君》、《湘夫人》篇,都以洞庭湖作为描写的背景。此云“吊湘娥”,既写怀古之情,也寓有迁谪之感,这与李白同游诗:“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用意相同。湘娥,湘水女神,即湘夫人。传说尧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嫁于帝舜。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追踪而至,在洞庭湖边听到舜死的消息,痛苦南望,自投湘水而死。湘妃冢在洞庭青草湖中。此二句,一个“轻”字,写出了诗人游兴之浓。“轻”字既是实写所乘小舟之轻快,又暗承“乘兴”,显见诗人逸兴之浓。下句言风清月明之夜凭吊湘水之神。屈原遭放逐时,曾吊过湘娥。诗人与友人亦凭吊湘娥,暗寓了他们也是同遭贬谪之人。

贾至因事被贬岳州司马,虽与故友李白等舟游洞庭,相与唱和,“乘兴轻舟”,但心中迁谪之感终是挥之不去。此诗上用

楚辞语布景,下有湘娥之吊,即是以屈原自命之意。全诗托兴幽微,音律纯熟,语亦清婉,不须深语,白露深情,可谓得体。

谭 克

巴陵夜别王八员外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
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此诗作于诗人任岳州司马期间。巴陵,即岳州,贾至曾在唐肃宗时任汝州刺史。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唐军伐安史乱军,败于相州,贾至遂被贬为岳州司马。在岳州期间,又逢友人王八员外被贬赴长沙。由于诗人和友人在仕途上都经受了同样的挫折,因而这首送别之作格外感人。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句意为:在一个柳絮纷飞的时节,我告别了故乡洛阳,经过千里跋涉,在梅花开放的寒冬才到了三湘。诗人开头两句并没有立刻写送别,而是先写自己当年离开洛阳时的情景,表明自己也是被贬之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古时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诗人特地写到了“柳絮”。这里,时令、气候的变换也寄寓着诗人心理的变化。当年离别洛阳,柳絮飞扬,当是阳春三月,而到达三湘,却是梅花发后,春寒料峭,加之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更加重了遭贬之人的悲凉心绪。三湘,泛指湖南,此处指岳州,如今,诗人

的友人也同样遭到贬谪,要奔赴长沙,怎能不使诗人深有感触。

“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句意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盛衰荣辱,如同浮云一样,都是过眼云烟;可是,依依离情,却像那悠长的江水一样,绵绵不绝。诗人与友人都遭贬谪,仕途失意,甚感世情淡薄,人生如梦,都把世情看得很淡。但是,失路之人送贬谪之人,同病相怜,离情别绪愈发难以排遣,加上在这凄凉的夜里送别,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离恨随江水,绵绵不绝,江水已经远去,但离情仍在。“空随”二字,可以想见诗人此刻的无奈之情。

一对落难友人夜里相送别,自是感慨万端。诗人当年告别洛阳时的情景,而今朋友被贬时的情景,都给人以无限感慨。诗人由己及人,由情及景,把离情别绪写得意味深长。李煜《虞美人》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似从此诗化出。

谷 雨

严武

严武，字施鹰，华州人，工部侍郎挺之之子，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从明皇入蜀，擢谏议大夫。至德初，房琯以其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历剑南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转黄门侍郎，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最善杜甫，其复镇剑南，甫往依之。诗六首。

军城早秋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秋，严武镇守剑南，击破吐蕃军七万多。这首诗作于同吐蕃交战之时。诗中表现了严武作为一方统帅，在对敌斗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以及刚毅果敢，蔑视敌人的豪迈气概。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句意为：昨夜秋风萧瑟，卷入驻守的关塞；极目西望，但见边月西沉，寒云滚滚。诗人首句即破题，“汉关”照应“军城”，点明地点；“昨夜秋风”照应“早秋”，点明时间。汉关，指唐军驻守的关塞。古时四方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多是在秋高气爽、草黄马肥的时候。“秋风入汉关”暗示着吐蕃又将来犯，此前冠以“昨夜”二字，描述具体，显见出这位边关主帅对敌情的熟悉。西山，指今四川西部的岷山，是当时控制吐蕃内侵的要地。次句紧承首句，写诗人听到“秋风”后的反映。诗人夜闻秋风，立即登高远望，但见“朔云边月”，一片萧瑟。这是诗人眼中所见之景，着一“满”字，烘托出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强虏进逼、恶战在即的战争氛围。此二句一写所闻，一写所见。夜有所闻，暗示诗人的高度警觉。闻而后见，反应迅速，观察细致，显见诗人深谙用兵之道。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句意为：一再命令那些作战勇猛的将士追击敌人，不让敌人一兵一马返回。此二

句写战场主帅遣将下令的一瞬间。飞将，西汉名将李广曾被匈奴称为“飞将军”，这里泛指严武部下作战勇猛的将领。骄虏，指入侵的吐蕃军队。“飞将”与“骄虏”相比照，“更催”与“追”相呼应，既显示出敌军鏖战不支，全面溃退的态势，亦显示出我军主帅知己知彼，指挥若定的用兵艺术。末句不让敌人“匹马还”，写得斩钉截铁，一字千钧，表现出主帅果敢的魄力，其战果如何，不难想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诗前二句表明了诗人对敌人进犯的时间、地点和气势的把握，这就意味着主帅在运筹帷幄时，能够有的放矢，取得战争的主动权，预示着胜利在望，后二句略去如何部署，如何鏖战等细节，只写到主帅下令猛追穷寇，乍看似觉突兀、生硬，但结合上文，觉得理应如此。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评此诗说：“《军城早秋》，自写英雄本色耳。武《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云：‘腹中书籍幽时晒。’道得此语出，大非粗材。”诗中主帅洞察时局，见微知著，反应迅疾，从容调度，指挥若定，可见贺裳之评实属中肯。

谷 雨

李端

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纬、夏侯审唱和，号大历十才子。尝客附马郭暖第，赋诗冠其坐客。初授校书郎，后移疾江南，官杭州司马卒。集三卷，今编诗三卷。

留别柳中庸

惆怅流水时，萧条背城路。
离人出古亭，嘶马入寒树。
江海正风波，相逢在何处？

诗人告别友人，即将远去，故称“留别”。柳中庸，一作仲庸，名淡，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李端好友。李端写了很多赠柳中庸的诗，可见他们交游之深。柳中庸在当时与其弟中行皆有文名，其诗《征人怨》“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这首诗描写了与友人相别在战乱之时，感

到相逢无期的心情。

“惆怅流水时，萧条背城路。”句意为：在我心惆怅如流水，绵绵不绝之时，我告别友人远去；城北路旁，满目荒凉，一片萧瑟。惆怅，因失意或失望而伤感懊恼。萧条，寂寞冷落，毫无生气。背城，即城之北。背，北。如《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起句点明“惆怅”，为全篇定下悲凄的基调。惆怅如流水，惆怅何其多也！可见诗人告别友人，多么失落、伤感。至友分别，难分难舍之情自然流露而出。在这告别友人，心多烦愁之时，诗人又看到一片荒芜萧条之景，惆怅之情更为浓烈。此二句缘情写景，以景衬情，写得情景交融。

“离人出古亭，嘶马入寒树。”句意为：友人走出这古道长亭，我却向着远方奔去，马儿嘶鸣，消失在萧索凋零的密林之中。离人，即将分别的人，此指柳中庸。出，离开。古亭，即十里长亭，古时此为分别之所。寒树，意即寒天冷清凋残的树林。友人送别诗人，走过“背城路”，来到这十里长亭，尽管恋恋不舍，但终于还是要分手。此二句一写友人，一写诗人自己，有色有声，意蕴丰富。上句乃诗人所见之景，友人送别诗人，诗人终于远去，于是离开了长亭。下句之景则从柳中庸之目出之：人叫马嘶，其声凄凉，所送之人渐行渐远，消失于冷清凋残的树林之中。此二句以景衬情，古亭荒凉，马嘶悲凄，寒树凋落，烘托出一派冷落与萧条的环境气氛。从中可以想见二人分别之时每每回头，频频挥手致意之状，朋友真情何其浓郁！

“江海正风波，相逢在何处？”句意为：现在四处战火纷飞，你我颠沛流离，此番一别，何时才能相逢。这里，“江海”承前“流水”，“江海正风波”，比喻与友人离别，正值战火纷飞之时。

古时交通不便，一朝分离，不知何年方能聚首，况且诗人与友人都是四海漂泊的人。此番分手，又值世乱之时，与其说是生离，不如说几近于死别，怎能不让诗人慨叹不已。“何处”既有“何地”之意，又暗含“何时”，可见诗人用字之妙。诗篇以问句作结，这既是诗人对友人的发问，又是诗人对朋友真情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诗人对安定的社会的渴望。

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唐帝国内忧外患，国势衰微，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百姓颠沛流离。好友分别，本已愁惨，又值这世乱动荡之时，不知何年方能重聚，此情此景怎不让人老泪纵横。全诗用字凝炼，缘情写景，以景衬情，意境苍凉，悲慨之气，如空谷传响，回旋不绝，实乃诗人倾心之作。

谭 克

芜 城

昔人登此地，丘陇已前悲。
今日又非昔，春风能几时。
风吹城上树，草没城边路。
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

关于此诗的考证，多有不同。《极玄集》取此诗后四句，名为《芜城怀古》，此又为洪迈载入《绝句》之据。此四句又曾重载《全唐诗》卷五九四储嗣中集中，当属李端诗误入。芜城，一说

指广陵,故址在今江苏江都附近,隔河与扬州相望。古属扬州,所以有时又指扬州城。一说为泛指,凡因战乱、灾荒等原因造成的荒芜之地,都可称之为芜城。又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云:“刘宋鲍照有《芜城赋》,写广陵乱后景象以警临海王子项。诗题用其赋名,非指广陵也。二十字读之阴森逼人。唐自天宝乱后,藩镇弄兵,天下郡县,荒芜者多,故诗人作诗哀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姑且不妨认为诗题之“芜城”既指广陵,同时也暗含有荒芜之意。此诗感慨良多,所见之景极其破败荒芜,触目惊心,阴森可怕,读之让人思绪万千。

“昔人登此地,丘垅已前悲。”句意为:从前,曾有人登临此地,感慨于断壁残垣,其实,荒丘废垒,早就让更早的人悲哀不已了。丘垅,即废墟、荒地。如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徘徊丘垅间,依依昔日居。”同时,丘垅还暗含有坟墓意,以呼应末句之“精灵”鬼怪。《礼记·月令》言:“(孟冬之月)茝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孙希旦集注曰:“墓载曰茝,其封土而高者曰丘垅。”可见“丘垅”有坟墓之意。诗人登上芜城,满目疮痍,感慨万端,于是想到此前必有人登上此地,发出过千古浩叹。接着转念一想,这荒芜的“丘垅”早在“昔人”登临之前就已让人悲慨不已了。诗人语意层层递进,显见芜城何等荒芜破败,直让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哀思难禁。

“今日又非昔,春风能几时。”句意为:今日并非昔日,岁月悠悠,一年能有几次春风吹过。诗人登临芜城,想到登临的“昔人”,又想到“前悲”,以为经过了这么多时日,早该旧貌换新颜了。然诗人此番登临,所见之景的荒芜破败不减从前,于是发出“今日又非昔”的浩叹,感慨丘垅荒芜之惨不忍睹。而从这满

目春草中,又想到了岁月匆匆,一年能有几次春风,一生又有几次春风吹过。此二句慨叹深沉,无一悲字,读之却悲从中来。

“风吹城上树,草没城边路。”句意为:一阵风过,城墙上的树叶哗哗作响;城下荒草蔓延,淹没了城边小路。上四句诗慨叹芜城荒凉破败,但并无一字写芜城之景,行文至此,诗人方写登城所见,果然荒芜破败之至,了无人迹,已然空城。城上树高,可知城池荒废已久,而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似在提醒人们留意这荒凉之景。此“风”紧承上句“春风”,一下子把人的思绪从幻想拉回到现实。城边小路,已为野草淹没,不可辨认,可知人迹罕至,田园荒芜,芜城已成荒城。此二句一写声,一写色,一动一静,何其空旷荒凉。

“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句意为:芜城之中,月明之时,精灵鬼怪,来来去去。精灵,指神仙鬼怪。左思《吴都赋》言:“精灵留其山河。”吕向注曰:“精灵,神仙之类。”此处,“精灵”暗承前面“丘垅”而来。前两句诗人写到了芜城的“城上”、“城边”,此二句则进一步写到了“城里”。“草没城边路”,已知此地人烟稀少,而这里更言鬼怪出没其间,何其荒凉。一个“自”字,可以想见鬼怪来来去去,自由自在,何其多也。世间本没有鬼怪而诗人又分明于明月朗照的荒城中见之,多么阴森恐怖,多么荒凉无比,令人心惊肉跳,不敢久留。

这首诗前四句抒怀,今昔对比,感慨良多。后四句写景,极尽芜城荒芜破败之象,最后一句写神仙鬼怪在此出没无常,令人感觉阴森可怕。芜城何以荒凉至此,诗人并没有言及,而是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逼人思索。全诗构思独特,用字凝炼,意境深远,概括力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称此诗

曰：“明远赋意能以数言概括。”可谓见解深刻。

谭 克

闺 情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

大历十才子中女性题材的作品比较少，独李端以写闺情见长。他作诗善于通过细致的观察，摄取思妇一霎时的特有情态，加以刻画，形象非常鲜明，寄意味于言外。此诗语言朴实清新，表现委婉含蓄，真挚细腻，极为传神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盼夫的复杂心情，堪称李端闺情诗的代表作。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句意为：屋外，月落星稀，天色欲曙；屋内，孤灯未灭，思妇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落月、稀星、孤灯，诗人抓住这些富有典型意义的景物加以渲染，烘托出一派闺空夜长、寂寥冷落的特定环境氛围。所取之景，天上地下，屋外室内，远景近景，极具立体感。月、星、灯与人物“梦难成”的情状相配合，把女主人公幽居独处的苦情愁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是写月、星、灯等物象，暗地里却在写思妇。“月落”、“星稀”象征着思妇盼夫归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孤灯未灭”则是说这种希望还没有完全消失。希望与失望交织于心，可知思妇为何“梦难成”。此两句借物写人，通过环境

的渲染烘托出一位多情善感、孤寂愁苦的思妇形象。

“披衣更向门前看，不忿朝来鹊喜声。”更向，又到，再去。不忿，恼恨。忿，同“愤”。鹊，指喜鹊。民间有喜鹊能给人带来吉祥的传说。葛洪《西京杂记》云：“朝鹊噪，行人至。”六朝时期，诗人常将鹊噪与游人盼归的情绪联系在一起。梁萧纪《咏鹊》诗：“今朝听鹊喜，家信必应归。”“披衣”二句句意为：长夜难眠，思夫心切，披衣起身，再到门前远望，虽然传来了喜鹊的报喜声，却未见丈夫归来。对鹊喜声的“不忿”，表明女主人对“喜鹊报喜”的传说既信又疑的复杂心理。喜鹊给她带来了欢乐与希望，因而披衣出门，可是，虽有鹊声而丈夫并未归来。从中可以看出此诗的别具神韵。

此诗一反平常之法，表现人物内心情感不用第一人称，而改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入手，前两句通过环境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内心，托物寄兴，蕴藉含蓄；后两句写人物的动作，把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动作体现了出来，显得匠心独具，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谷 雨

过宋州

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
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
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

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

这是一首悼亡之作。诗人途经宋州，有感于安史之乱时张巡忠贞抗逆的旧事，遂作此篇示缅怀伤悼之意。宋州，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是当时的睢阳郡治所在地，又名宋城。安禄山叛乱时，张巡、许远坚守此城，后因无援兵相救而使该城陷落。在这首诗里，诗人严肃地指责了安史之乱，痛心地伤悼了两位将军。诗人在另一首《送王少府游河南》中也指出：“过宋人应少，游梁客独愁。鸟翻千室暮，蝉急两河秋。”从中可看出经过安史之乱，使宋城遭受到了多么惨重的破坏。

“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句意为：睢阳陷于叛军之手时，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救兵仍未到来。睢阳，即宋州。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义子安庆绪遣将攻睢阳城，张巡、许远二将军合力固守，求救于贺兰进明，贺不应。终因缺乏援助而导致城陷，二将皆不屈而死。同时遇害者有唐将三十余人。首句即指此事。外绝，与外面断绝了联系，指贺兰进明未能给睢阳增派援军之事。诗人开篇即写睢阳之所以落于叛军之手，惨遭蹂躏，是因为没有救兵，且在其城陷之日，仍未见到一个救兵，诗人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且诗人单单抽取城陷之时这一时刻描写，更增添了这种悲愤的力度。

“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句意为：遭逢乱世，忠臣惨遭屠戮；虽然现在叛乱已被平定，但仍然让英明的皇上为之感到悲哀。世乱，指安史之乱。忠臣，指张巡、许远等三十余名同时殉国的唐朝名将。“忠臣死”三字，表达了诗人的深深惋惜之情。时清，指叛乱已被平息。如司空曙诗《贼平后送人北归》：

“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时清”还有时势清明之意，正好与“明主”相对。明主，即英明的君主。李端作此诗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唐代宗在位，安史之乱的爆发同他无直接联系。但是此处既言“时清”，又言“明主”，与前面的“世乱忠臣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含诗人对昏庸的唐王室的激愤之情。不管怎样，连“明主”都感到“哀”了，于此也更可见忠臣的忠诚和悲凉。

“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句意为：时值初春，荒芜的郊外，杂草遍地；残垣废垒纵横，到处野花盛开。此二句乃诗人“过宋州”所见之惨景。断瓦残壁，旧时城墙，于荒草中依稀可辨。而此时又正值春草遍地，野花怒放，一派生机盎然，这一切却让诗人感到多么的不协调，多么的触目惊心，从中可以想见睢阳陷于叛军，遭贼人屠戮、蹂躏时之惨景，更让人哀叹忠臣之固守，救兵之不来。

“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句意为：我为将军之事痛苦流涕，可是往事悠悠，如水东流，永不回转，哭又有什么用。将军，指张巡等人。诗人感于乱后田园之荒芜，城陷时屠城之凄惨，将军之坚守不屈，救兵之久候不至，以及朝廷之昏庸腐朽，然而却欲哭无泪，往事已如流水逝去，永不回头，且时下朝政日坏，自己也无能为力。

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作为一名才气很高，“名响铮铮”却一生仕途不显，宦海浮沉的诗人，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深有感触。此诗写前时名将之事，题为“过宋州”，开篇却并未写“过宋州”所见之景，而是劈空感慨破城之时，救兵不至，复又言忠臣身死，以至君王悲哀。行文至此，方写“过宋州”时所见之荒

芜惨景,抚今追昔,让人悲不自禁,末尾却欲哭无泪,悲痛如流水不绝,留下无穷无尽的悲哀与思索。全篇慷慨悲凉,感人肺腑,用词浅淡,意蕴绵长。

谭 克

巫山高

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
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
猿声寒过涧,树色暮连空。
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

长江三峡之巫峡两岸,有着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它们都由石灰岩构成,挺拔陡峻,高出江面达两千米。这十二峰的名称,非常秀雅。而十二峰中,以“神女峰”最为秀丽。自从宋玉《高唐赋》中写了一段有关巫山神女的故事后,经后人渲染,逐渐成了一则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神女是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瑶王臣,她早晨散云布雾,傍晚主持下雨。当时三峡所在地是没有河谷的大山,河水流不出去而泛滥成灾,同时巫山上又有一群孽龙兴妖作怪。瑶王臣经过这里时,仗剑斩杀了孽龙,并且帮助大禹凿通三峡,使长江水得以顺利流出。最后,她自己化为神女峰,为来往的船只导航。巫峡的奇丽风光和神话传说,激发了唐代很多诗人的灵感,写下了大量咏唱的诗篇,以至唐

知一《书巫山神女祠》诗说时人“行到巫山必有诗”。李端此诗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

巫山高,乐府古题,汉饶歌名,属鼓吹曲。歌辞说江淮水深,无桥可渡。临水远望,不得东归。似是游子思乡之诗,但后来诗作中掺杂了阳台神女的故事,便无望远思归之意了。这首诗借巫山神女故事以寄兴,将神话传说与巫山凄迷渺茫的景色相结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句意为:著名的巫山十二峰,都高耸在云霄之中。巫山,在今重庆巫山县东,有十二峰,峰下有神女庙。巫山以上,群峰连绵,其尤著者有十二峰。其初本无确指。元刘壎《隐居通议》二九《十二峰名》据《属江图》举其名为:独秀、笔峰、集仙、起云、登龙、望霞、聚鹤、栖凤、翠屏、盘龙、松峦、神女。其中以神女峰最为著名。巫山十二峰高出江面达两千米,高耸入云,故诗人称其“皆在碧虚中”。碧虚,指碧蓝的天空。杜甫诗《秋野》曾云:“秋野日疏芜,寒光动碧虚。”这两句,出语自然,点题中之“高”。着一“皆”字,更显其高。

“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句意为:太阳常藏在回旋密合的云雾中,迷濛的细雨夹着阵阵山风。回合,环绕之意。元好问《善应寺》之一中有“平冈回合尽桑麻,百汊清泉两岸花”句。云藏日,一作“云藏月”。巫山十二峰云雾缭绕,所以遮住了日月,这是紧承“皆在碧虚中”,继续写巫山之高。霏,云雾之气。欧阳修《醉翁亭记》言:“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霏”承“云”,因山上有风,风吹雾散,故称“霏微”。山中云雾缭绕,微雨迷濛,这既是承前之“碧虚”,又是写山之秀美如画。

“猿声寒过涧，树色暮连空。”句意为：寒秋的猿啼声传过江面，傍晚时分，树色与天空苍茫一片。此联写舟行江上之所闻所见，写得有声有色。猿声凄厉，在峡谷中久久不绝。这是写声。此处，诗人用一“涧”字，写出了巫峡的高山峡谷之状，用字极为精准。诗人遥望远处，时值傍晚时分，树色依稀朦胧，与天色融成一片。这是写色。这里，“暮”字既是写时间，又照应了上句之“寒”字，让人感到阵阵寒意，不禁发起愁来，引出下文。

“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句意为：带着愁思向着高唐眺望，只有这清秋时节的楚王离宫历历在目。高唐，即战国时楚国台馆，在楚地云梦泽中，相传楚襄王游此地时，梦见巫山神女。宋玉《高唐赋》云：昔先王游高唐，梦神女愿荐枕席，临去自谓居巫山之阳。见，同“现”。楚宫，一为楚丘的宫殿，一为楚国之宫，此指高唐宫。寒秋时节，暮色苍茫，猿声凄厉，不禁勾起了诗人的愁思。他舟行至此，不会不知道巫山神女的传说，所以凭船远望，但见楚王离宫，如在眼前。“见楚宫”承“清秋”，秋高气爽，故所见辽远。同时，“楚宫”又勾起了诗人无限的怀古之思，愁绪更加惘然。

据《云溪友议》载，唐时题巫山诗多达千余首，刘禹锡罢夔州刺史路过，悉去之仅留四章。此四章即以“巫山高”为题的沈佺期、王无竞、李端、皇甫冉的四首诗。白居易过巫山时，“但吟四篇”，可见他对此诗也甚为欣赏。全诗前三联写景，末联触景生情，代表了李端诗“清空流丽”的风格。其中，首联清空，颌联空灵和朦胧，颈联清空中带有凄寒，尾联则是清空中含有悲凉。整首诗构成的是一种清寒空朦的艺术境界，而语言与声韵

的美丽流转,又与之共同构成了一种清空流丽的艺术风格。

谭 克

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

闻有华阳客,儒裳谒紫微。
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
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
还乡见鸥鸟,应愧背船飞。

吉道士,即吉中孚,大历十才子之一。其生年不详,楚州(今江苏清江)人,久居鄱阳。初为道士,后还俗,到长安求仕,“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辛文房《唐才子传》赞他:“神骨清虚,吟咏高雅。”卢纶赞他:“侍郎文章宗,杰出楚谁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瓴。”(《酬畅当博士感怀前踪五十韵》)可见当时吉中孚才学诗赋颇负盛名。还俗,意即出家为僧尼后又再回家为俗人,也作“归俗”,这里指吉中孚弃道从政。诗人亦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对吉此举表示不满,闻之而作此诗。

“闻有华阳客,儒裳谒紫微。”句意为:听说有一位华阳道士,脱下道袍,换上儒裳,进京博取功名。华阳客,即道士,此指吉中孚。儒裳,儒生穿的衣服。紫微,星座名,三恒之一,古时以此喻帝王宫殿,此处指皇帝。谒,进见,拜见。诗人开篇点题之“闻吉道士还俗”。华阳客以儒裳谒紫微,表示其弃道从政。

因为道士穿的应该是道袍,如今进京觐见皇上,换上了儒生打扮,自然是还俗了。

“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句意为:吉中孚隐居之山,连药带山,都卖与他人;道士已经还俗,野鹤只好独自乘云归去了。此二句详写吉中孚还俗一事。旧山,乃吉中孚隐居之山,主人已经走了,山自然成“旧山”了。道士修炼仙丹妙药,故山多种药材,但道士却把山连药都卖了,可见还俗之彻底。鹤乃道士常伴之物,道士已去,鹤自然只有乘云而去。这里,一个“孤”字,显见了道士去后鹤之孤单,暗含诗人对吉中孚还俗的不满之情。

“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句意为:你多年修道,讲求礼仪,雅名至今仍然广为传颂,只是你归隐世外桃源的理想已经暗淡,早成昨日之梦。柳市,即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因食邑柳下,故称柳下惠。他“坐怀不乱”,以善讲宗族礼节而著称。桃源,即桃花源,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的一个世外桃源。言其地人人丰衣足食,怡然自乐,不知世间有祸乱忧患。后因称这种理想境界为世外桃源。此二句仍然是写吉中孚“还俗”。柳下惠夜有妇人坐怀而不乱,不移其志,诗人用此典故,暗寓吉中孚已移其志,应愧其名。吉中孚不再隐逸,弃道从政,求取功名,桃源之梦早成昨日黄花。此二句,一“名犹在”,一“梦已稀”,可见诗人对于吉中孚还俗求仕、沽名钓誉颇有微词。

“还乡见鸥鸟,应愧背船飞。”句意为:你自京师回来,看到那没有随潮而翔,而是相背而飞的鸥鸟,应该感到羞愧。此二句,“还乡”承前“谒紫微”。言鸥背船而飞,逆潮而翔,吉中孚还

乡见到此景,应有愧于此。着一“应”字,表明此非武断之言。说其“应愧”,更是表示了诗人对吉中孚还俗求仕的嘲讽和不满。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国势日微,给士子们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宁,朝政的日益腐败,加之佛教的兴盛,时代精神的压抑,使得诗人们厌倦官场,寄情山水,向往隐逸。因而,此诗作者对于友人弃道从政,博取功名,颇多微词。当然,是该出世还是入世,人各有志,诗人之言仅是一家之言而已。全诗语风近于白描,婉转淡雅,言浅意远,很难体现大历诗风。

谭 克

溪行逢雨与柳中庸

日落众山昏,萧萧暮雨繁。
那堪两处宿,共听一声猿。

柳中庸,一作仲庸,名淡,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李端好友。他在当时与其弟中行皆有文名。其诗《征人怨》中“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乃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李端的诗集中有多首赠柳中庸的诗,可见他们交游之深。这首诗写作者在旅途中怀念友人的心情,写得情真意切。诗题中“与柳中庸”一作“寄柳中庸”。

“日落众山昏”,句意为:夕阳西沉,群山渐渐黯淡,天地一

片寂静。此句乃诗人行于山间溪畔时所见之景。此时西边太阳慢慢落下,远处连绵的群山渐渐变得昏暗,天地杳然寂寥。

“萧萧暮雨繁”,句意为:日暮时分,下起了密密麻麻的小雨,风声、雨声,草木摇落声,响成一片。萧萧,即风雨声。如屈原《九歌·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此句紧承上句“昏”字而来。昏既是日落使然,亦是雨云纷纷使然。此句写题中之“逢雨”。夜幕降临,诗人行于山中,急于投宿,偏偏又下起了萧萧暮雨,且雨还不小,风雨之声,夹杂成一片,怎能不让诗人心烦。一个“繁”字,可见暮雨之密,且“繁”与“烦”谐音,可见诗人炼字之精深。

“那堪两处宿”,句意为:怎能忍受与你两处分宿,难诉衷肠。那堪,即哪能忍受。诗人与友人不在一起,言不堪忍受,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共听一声猿”,你我虽身居异地,却都听着凄厉的猿啼,难以入眠。上句说到“宿”,可知此时已是夜里,听到猿声,可知诗人思念友人,辗转难眠。夜雨萧萧,猿声凄厉,挚友身居异地,闻猿声益觉悲哀凄凉,愈发思念友人。诗人与友人宿于两地,却说友人能听到此处猿声,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首诗,情由景生,以景衬情,情景交融,独具特色。前两句写景,一动一静,烘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环境气氛,景中含情。后两句抒情,点明与友人身居两处,彼此相思,情中有景。全诗构思精巧,用词简淡,近于白描,朋友之情如潺潺溪水,自然流泄其间。

谭 克

山中期吉中孚

行人路不同，花落到山中。
水暗蒹葭雾，月明杨柳风。
年华惊已掷，志业飒然空。
何必龙钟后，方期事远公。

吉中孚，大历十才子之一，生卒不详，楚州（今江苏清江）人。久居鄱阳，初为道士，后还俗，到长安求仕，“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李端与吉中孚同为大历十才子，但志向多有不同，此诗可见一斑。期，期待，等待。此诗乃诗人在山中等待吉道士，有感而作。李端曾有《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一作《闻吉中孚还俗因而有此赠》）诗，对吉中孚还俗一事已有微词，表示出不满情绪。这首诗不仅仍有这种情绪流露，而且脱俗归隐之心表现得更加明朗。

“行人路不同，花落到山中。”句意为：路有千条，行人各异，自然所走之路不同；一路上落花相伴，陪我来到山中。诗人开篇回顾来时之路，语意双关，寓意深刻。路，有人生之路的意思。花落，有人到老年之意。到山中，暗含归隐山林之意。“行人路不同”，诗人起句即说人各有志，表现了对吉中孚的不予苟同。此句提纲挈领，全篇皆围绕此句着笔。

“水暗蒹葭雾，月明杨柳风。”句意为：江水暗淡，芦苇丛

生,雾气沉沉;明月朗照,杨柳垂枝,微风吹拂。蒹葭,指芦苇。《诗经·秦风·蒹葭》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二句,乃诗人在山中等待吉中孚,眼前所见之景。一乃水中景象,一是陆上风物,六种景色,一暗一明,反差强烈,紧承首句之“不同”。诗人借自然之物以喻人,说明每个人所处的条件与环境不同,其所选择的目标也会不同,正所谓“行人路不同”。

“年华惊已掷,志业飒然空。”句意为:青春年华,早已逝去;志向事业,皆已成空。年华,时光。掷,扔,投。此联上句,有虚度年华、空抛时光之意。飒然,像风吹一样迅速。志向事业,已随风而去,如今一事无成,两手空空。此句紧承上句“年华已掷”,乃所“惊”内容。此二句,“惊”、“掷”两个动词表示的动作都很短暂,而“飒然”也有迅速、短暂的意思,这就生动地表现出了诗人回首往事,猛然发现自己年华已逝、光阴虚度、一事无成时的惶恐不安、惊慌失措之情状。

“何必龙钟后,方期事远公。”句意为:为何一定要等到老态龙钟,年老体衰之时,才学习慧远高僧,归隐山林。龙钟,指行动不灵活。方,才。期,等待。远公,即晋代高僧慧远。事远公,指归隐。上联诗人感叹自己虚度华年,此联由己及人,想到友人的还俗之事,表示自己的不认同,正好照应首句的“行人路不同”。“龙钟”则暗承前之“花落”、“年华已掷”,承接紧密。此诗题中“期”字,既有等待意,同时暗含期望之意,因而此联可视为是诗人对友人的规劝和期盼。

李端才气甚高,驰名都下,然一生官职不显,曾归隐衡山,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对于友人有还俗出仕之意,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全诗婉转清新,情真意挚,意简意远,

难怪《唐才子传》说他“诗更高雅，于才子中名响铮铮”。

谭 克

胡腾儿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胡腾，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舞蹈。出自中亚的古石国，唐时传入。由男子独舞，以跳跃腾踏为主。胡腾儿即是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善于胡腾歌舞的青年。这首诗虽用大段笔墨描写胡腾儿的舞姿，主题却是“安西旧牧收泪看”。意在提醒人们陇右之地的沦陷。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河西、陇右二十余州陷于吐蕃。后吐蕃又侵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从此唐失去了对陇右之地的控制，隔断了西北边州的交通。诗人在观赏胡腾儿的舞姿，为他们的装束和舞蹈惊异的同时，注

意到安西旧牧的黯然神伤,想到了陇右的沦陷。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凉州,唐州名,州治在今甘肃省武威县,时已为吐蕃所占据。此地民风尚歌舞,著名的凉州曲即产生于这一带。鼻如锥,形容鼻梁饱满挺直,像锥子一样。句意为:跳舞的胡腾儿本是凉州人,他们肌肤洁白如玉,鼻翼挺直,面容姣好俊美。首句点明胡腾儿为凉州人,因家沦陷而被迫流落中原,以歌舞为生,并非一般的江湖卖艺之人。这便暗示出特定的时代背景,为全诗定下了感情基调。第二句是描写胡腾儿容貌俊美。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桐布,用桐花织成的白色而不受污的布。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葡萄长带,一种系在腰间有葡萄纹饰的装饰带。句意为:胡腾儿身穿桐布制成的轻衫,前后卷起,腰间系着绣有葡萄图案的长带,从一边垂下。这两句是描写胡腾儿朴素的服饰,从中透露出诗人的怜爱与同情。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帐,一种犹如蒙古包的帐篷,用帆布或兽皮连缀搭成。跪,此处指胡腾儿舞蹈的动作。本音语,本民族的语言。拾襟,用手整理衣襟长袖。拾,一作“拈”。君,此处指观众。句意为:胡腾儿整理衣襟长袖,在帐篷前舞将起来,用其地方语言诉说着家乡沦亡的悲苦之事。这两句写胡腾儿表演前的自述和表演的开始。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安西,指安西都护府,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事重镇及月氏等九十六

个州府。牧,州的行政长官,上古时把管理奴隶的官员和放牧牛羊的牧民一样看待。安西旧牧,指以往担任过安西节度辖区州牧的官员。洛下,指洛阳城。句意为:歌舞悲切,曾在安西任过职的官员们抑制不住伤心的泪水,不忍卒看;洛阳地区的词人们将抒发自己悲慨的歌词抄与他们。观众中,曾任安西地方官的人与边地人民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洛下词人的心也最富同情,因而他们最受感动;而他们的激动情态也点染出整个表演场面的热烈气氛,胡腾儿与观众间情感上的融洽也尽在不言中。这些为胡腾儿的继续表演作了气氛和情感上的铺垫。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扬眉动目,指胡腾儿舞蹈时的面部表情。花毡,一种舞蹈时铺在地上的地毯。红汗交流,胡腾儿跳舞时脸上的汗水伴着红粉流淌。句意为:胡腾儿踏着花毡,扬眉动目,舞得脸上的汗水伴着红粉流淌,头上所戴的饰有珠宝的帽子都偏了。这是正面描写胡腾儿的表演。胡腾舞以跳跃腾踏等动作为主,而舞者又满怀激愤,尽情尽力,因而“扬眉动目”、“红汗交流”。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醉,指胡腾儿舞姿轻盈飘逸,如同醉酒者。柔弱,此指鞋尖轻盈之意。句意为:胡腾儿舞姿轻盈,如同醉酒,东倒西斜;足尖轻盈,灯前全是舞影。胡腾儿的表演一方面是对观众热切同情的回应,而更主要的则是抒发心中激动悲愤之情。其婉转急促的节奏,东倾西倒、腾踏旋转的舞姿都融贯着鲜明的情感,不妨视为其悲慨身世的舞蹈表现。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却月,原指双眉如平月,此指舞蹈者反叉的手臂如同半月。句意为:胡腾儿来回

旋转,脚步急促,但都紧扣音乐节拍;一曲终了,反手叉腰,如倒悬之月。此两句写表演结束。“环行”句是对整个表演的总括描写,“反手叉腰”一句则写曲终造型。

“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丝桐,指琴,古人削桐为琴,拣丝为弦,因而得名。画角,古管乐器,传自西羌,形如竹筒,本细末大,以竹木或皮革等制成,因表面有彩绘,故名。发声哀厉高亢,古时军中多以警昏晓、振士气、肃军容。发,城头响起号角声。句意为:琴声突断,一曲终了,寂静无声,只听到城头上哀厉的画角声在空中回荡。曲终舞罢,而观众尚沉浸在其余韵之中,衬托出胡腾儿舞蹈的扣人心弦,感人至深。而“呜呜画角”,则烘托出一派凄凉哀怨的氛围,既是对表演场面及情韵的渲染,同时又照应篇首,再一次点出时代离乱的局面:不仅边地沦陷,中原地带也并不安宁。这便自然引发出篇尾的深层慨叹。

“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句意为:可怜的胡腾儿,你归乡的路程已被战火阻断,你知不知道?“家乡路断”突出时局的艰危,不仅边事失利,中原也已经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致使胡腾儿返乡之路被断绝。一呼一问,这不是在问胡腾儿,胡腾儿焉能不知,这是诗人对朝廷的愤怒质问!

全诗并未精心刻意描述胡腾儿的表演技艺多么高超精奇,而是着力抒发情感。且不说对胡腾儿身世的介绍、胡腾儿“跪作本音语”的哀怨情状、“呜呜画角”的气氛渲染以及结尾的呼告叹问等都具有鲜明的叹惋悲切情味,就连正面描写舞蹈的“扬眉动目踏花毡”以下六句也侧重表现其动人之处。“应节”并不显示舞技的超群,而应该是舞蹈表演的基本要求。胡

腾儿表演的独到之处、其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情感的投注。胡腾儿与观众,包括诗人的情感交融不止是观众对胡腾儿的同情,更在于双方对时局的共同感慨,这也是诗人的用意所在。

谷 雨

听 箏

鸣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这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小诗,笔触委婉细致,描写一位怀春少女为博取意中人的青睐而故意弹箏出错的情景,写得维妙维肖,情真意浓。箏是古时一种弹拨乐器,战国时流行于秦国。古为十二弦,唐时改为十三弦,现已增至二十五弦。诗题一作《鸣箏》。

“鸣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金粟柱,用金色小圆点装饰的华美的琴柱。柱,箏上用以系弦的部件。素手,洁白的手。玉房,玉饰的闺房屋,亦指华丽的房舍。句意为:叮咚清脆、潺潺如水的乐音久久回荡在装饰华丽的房里,一位少女含娇带嗔地微倾颌首,轻拂琴弦。开场诗人便以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手法带读者走入鸣箏场景。然而诗人这种介绍和描写并不是直接的白描,他简略地用了“金粟柱”、“素手”、“玉房”三个词,间接巧妙地将人、事和环境交待得清清楚楚。“金”、“玉”二字,投射出拂琴

人家世之殷厚、技艺之不凡与品味之高雅。而“素手”一词，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女子：弄弦拨音的是一双玉指纤纤之手。仅仅是这纤纤玉指，便可让读者浮想联翩：何人能生得？必是一位美丽聪慧、纯洁善良的年轻姑娘吧。诗人巧于精作，以特写“素手”来引介全人，角度新、空间足，让人回味无穷。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周郎，即三国东吴名将周瑜，他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为著名美男子。据《三国志·吴志·周瑜》载：“瑜授建威中郎将，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里借指弹筝女子属意的知音者。句意为：弹筝女子为了引起心中情郎的注意，时时错拨琴弦。意中人在哪儿呢？或许正匆匆循声而来？或许因曲误之音正伫立停留？少女心绪纷乱难宁，因而指法不断出错，曲误更多。这“时时”有意无意的错误曲调，倒并没有让人觉出乐音的遗憾，倒是陡增了一分谐趣，原来为了意中人的留意注目才故意时时错拂琴弦！虽则指法曲调时时误，但曲曲声声总关情，一个痴情少女形象至此已跃然纸上。

人说热恋中的人往往最“蠢”、最“傻”，其实，恋爱中的人最聪明，如若不信，请细味此诗。清人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评论此诗时说：“妇人卖弄身分，巧于撩拨，往往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沈德潜也赞道：“呈缓眉谓因病致妍语，妙！”此诗以“误拂弦”这一典型细节的描绘，极为传神地刻画出了少女微妙的内心世界。

谷 雨

听夜雨寄卢纶

暮雨萧条过凤城，霏霏飒飒重还轻。
闻君此夜东林宿，听得荷池几番声。

卢纶与诗人同属大历十才子。这首诗写诗人由夜听雨声想起了朋友卢纶，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李端赠卢纶的诗不少，比如《早春雪夜寄卢纶兼呈秘书元丞》、《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长安感事呈卢纶》、《长安书事寄卢纶》等。卢纶与李端唱和的诗也很多，如《酬李端长安寓居偶咏见寄》等。李端和卢纶于大历中聚于长安，这些酬唱大都写于此时。在李端《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诗中有“一卧漳滨今欲老”句，可见当时李端的年龄已不小。

“暮雨萧条过凤城”，句意为：日暮时分下起了濛濛细雨，夜里刮起了一阵风，把雨儿吹过了长安城。诗人起句点题，叙写“夜雨”。这里，称雨为“暮雨”，可知夜雨是从黄昏时开始下起来的。萧条，意即散漫飘流的样子。《汉书·扬雄传上》云：“羨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夜雨萧条，可知这是濛濛细雨。着一“过”字，可见夜里起风了。凤城，即京都的美称。杜诗仇兆鳌注引赵次公曰：“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诗人短短七字，却写了雨落、雨状，及降雨之地点，可见其笔力之锋芒。

“霏霏飒飒重还轻”，句意为：风声飒飒，夜雨密密麻麻，时重时轻，时断时续。霏霏，形容雨雪之密。《诗经·小雅·采薇》：“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飒飒，风雨声。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诗：“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此句中“霏霏”是写夜雨之貌，照应上句“萧条”；“飒飒”表示夜里刮起了风，照应上句之“过”字。重还轻，意即夜雨时急时缓，正好与夜里起风相呼应。因为诗人是“听”雨而非“看”雨，故只能从雨打屋顶树叶等物所发出的声音的轻重缓急的变化来感知雨的大小，这又正切题中“听”字。可见诗人遣字用词之精妙周密。诗人夜闻雨声，也暗示了他辗转在床，难以成眠，思绪万千。

“闻君此夜东林宿”，句意为：听说你此夜宿于僧寺禅房之中。东林，原指庐山东林寺，此泛指僧寺。诗人辗转难眠，于是想起友人来。这里，“闻”字暗承题中“听”字，显见了友人夜宿僧寺他都知晓，暗含着他对友人一举一动的关注之情。而友人宿于寺中，可见友人之雅洁，又知其是漂泊异乡之人，时李端也是客居长安，二人同为天涯沦落人，可谓患难之交。此句虽不言情，而朋友真情却溢于言外。

“听得荷池几番声”，句意为：长夜漫漫，思念友人，难以入睡，不时传来雨打荷叶之声。番，一作“度”。此句，“几番声”乃“听”之所“得”，且照应上句“重还轻”。几番声，表示夜雨时断时续，同时，它还暗示了诗人夜里几番睡去，又几度醒来，似睡非睡，苦苦思念着友人。这正是上句“闻君”之思的延续。而此句既是诗人自己说的，又似出自友人之口，可见诗人思念友人，几乎与其融为一体了。

这首诗看似结构疏散,实则字字设伏,处处呼应,交为互文,结构紧密,且涵蕴深刻丰富。全诗虽诉友情,却无“情”、“思”、“念”等字,而情义自见。诗中仅有的是飒飒风声,萧萧雨声,风吹雨打荷叶声,触物及人,一切皆在不言中。全诗淡着墨痕,貌似浅白平淡,然久品愈觉其甘,回味无穷。

谭 克

赠郭附马

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
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
熏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
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凰楼。

李端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才气甚高,时与文人雅士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其在京师时,与钱起等才子经常出入豪门,在郭暧酒宴上赋诗擅场的佚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郭暧即郭附马,中唐名将郭子仪少子,升平公主驸马。这是一首在郭暧酒宴上即席赋韵的七律,原诗共二首,此为其一。原诗下自注:“郭令公子暧,尚升平公主。令于席上成此诗。”此诗夸赞了郭暧英雄年少、风流俊赏。

“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句意为:将军你青春年少,最为风流倜傥,二十刚刚出头,便功成名就,封侯拜

将。青春都尉，指青年将军郭暖。都尉，古代武官名。郭暖曾任检校散骑常侍。《新唐书·郭子仪传》载：“（暖）以太常主簿尚升平公主。暖年与公主侔，十余岁许婚，拜驸马都尉。”拜侯，即拜将封侯。郭暖曾因军功二十多岁就封清源县侯。诗人开篇即点明郭驸马少年得意，风华正茂，堪为风流人物。“风流”二字可说是全篇的中心字眼，全篇皆围绕此二字而写。且“风流”二字涵盖面大，无论怎么着笔都能与其意脉相承。诗人为了夸赞郭驸马，在“风流”前冠以“最”字，更显其风流无比。“二十”承“青春”，“拜侯”接“功成”，而这些都是为了映衬“最风流”。

“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句意为：你带着装有金距的斗鸡，前呼后拥地走过上林宫苑；你手执玉鞭，骑着宝马，从那长信宫中信步出来。金距，指装在斗鸡距上的金属假距。斗鸡，以鸡相斗的博戏，唐代十分盛行此种游戏。上苑，指上林苑，古宫苑名。这里指帝王园囿。长楸，汉宫名，即长信宫。汉为太皇太后居住之地，因用以为太皇太后的代称。郭驸马鞭饰珠玉，鸡安金距，骑着良驹，玩斗鸡之戏，出入于上林、长楸等皇家宫苑，可见其声势煊赫。此处，言郭驸马“出长楸”，暗点郭暖乃升平公主驸马。此二句对仗精工，浓墨重彩，写得富丽堂皇，但又恰切郭驸马身份。

“熏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句意为：那以异香薰衣的尚书令荀彧，纵然怜香惜玉，也比不上将军你知人善解；那不解人之烦愁、粉不离手的魏国驸马何晏就更比不上你了。荀令，即荀彧，字文若，为侍中，官尚书令。传说他曾得异香，用以薰衣，余香三日不散。《太平御览》卷七〇三引晋习凿

齿《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傅粉何郎，指三国魏驸马何晏，其性自喜，如修饰，平日粉自不去手，行步顾影，人称“傅粉何郎”。诗人举出两位“薰香”、“傅粉”的高雅之士，都言其美中不足，不堪为论，是暗赞郭驸马之风流洒脱。“便怜少”的“便”字，作纵然解，言其犹有缺憾。又如杜甫诗《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马》：“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郭暖乃升平公主驸马，诗人又举了一个前朝驸马来反夸他。言“傅粉何郎”都不解忧愁，可见郭暖之善解人意。此二句用了两个典故，都用得恰到好处。

“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凰楼。”句意为：日暮时分，雾霭沉沉，杨柳婆娑，有人吹箫其间，乐声高雅勾人，引得路人探问是谁在吹箫，原来是居于凤凰楼中的郭将军。杨柳陌，即路旁栽杨柳的道路。凤凰楼，帝王宫中的池台楼阁及宫殿名。如南朝陈徐陵《杂曲》诗：“宫中本造鸳鸯殿，为谁所起凤凰楼。”诗人写郭驸马于日暮之时吹箫于杨柳陌中，可见其飘逸优雅之趣。而箫声引起路人驻足观看、探问，可见将军吹箫技艺之高超。复言吹箫人居于凤凰楼中，既是点明郭暖驸马身份，又是映衬其雅洁，居于凤凰所居之楼。再言路人认出了吹箫之人，并且知道其所居之处（尽管其居所并不在附近），可见将军雅名远播，将军乃最风流之人也。

这首诗乃应酬之作，从思想上来说内容泛泛。但从艺术上看，则对偶工整，音韵铿锵，用典贴切，蕴藉丰富。而且即席赋诗也绝非易事，在这样的场合，李端竟能完成此作，可以看出诗人才思多么敏捷，文不加点，立马可就。难怪辛文房《唐才子传》说他“诗更高雅，于才子中名响铮铮”。此诗也深得郭暖赏

识。《旧唐书·李虞仲传》载：“暖曰：‘此愈工也。’”

谭 克

宿淮浦忆司空文明

愁心一倍长离忧，夜思千重恋旧游。
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
诸溪近海潮皆应，独树边淮叶尽流。
别恨转深何处写，前程唯有一登楼。

淮浦，即淮河入海处。从诗中“楚天凉雨在孤舟”、“诸溪近海潮皆应”句看，具体地点是在江苏淮阴一带的淮河入海处。司空文明，即司空曙，文明是他的字。李端与司空曙皆为大历十才子，二人才气相当，交往甚厚，多有唱和。诗人夜宿淮浦，凉雨孤舟，愁绪扰扰，辗转难眠，思念起友人来。

“愁心一倍长离忧，夜思千重恋旧游。”句意为：寒雨之夜，客居异乡，愁思更甚，离忧更长，让我更加思念旧时友好，辗转在床，难以成眠。愁心一倍，即愁思倍增。离忧，离别的忧愁。时诗人以不得志而客楚，故愁心加一倍，而离忧日长也。“夜思”，写题中“宿”字。诗人愁绪日长，思绪亦无穷也，故称“夜思千重”。旧游，指昔日交游的好友，此指司空文明。“恋旧游”是诗人“夜思”中的一事。这两句是写诗人愁绪绵绵，夜不能寐的苦思之情景。

“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句意为：我思恋长安故友，但长安既远，思而不得，终成远梦；楚天高渺，夜雨寒凉，只有在这孤舟之中独自叹息。秦地，指秦国所辖的地域，此指长安附近。秦地楚天，相距千里，诗人思念友人，终成一梦，这是写离愁，也是点题中之“忆”。淮浦属楚地，故称楚天。凉雨，秋雨。孤舟夜雨，孤舟怀人，这是呼应“夜思千重”。这两句，是写诗人独自在“凉雨”“孤舟”之中，与遥远的“秦地故人”只能在“梦”中相会的愁苦心情。长安淮浦，相距遥远，故诗人只能在梦中与友人相遇。但夜雨凄寒，诗人梦中惊醒，回到现实之中，发现与自己相伴的唯有“凉雨”“孤舟”。“凉”、“孤”二字，写出了诗人独宿异乡、思友不得的凄凉与孤独。而“楚天”二字，可以想象出诗人凭舟远眺，遥望秦地，但故友不见，唯见楚天浩渺，寒雨迷濛，心中不免怅然，更觉凄恻的情景。

“诸溪近海潮皆应，独树边淮叶尽流。”句意为：淮浦溪水，邻近大海，海潮汹涌，众溪应声而涨，浩渺淮水，独树临江，片片落叶，尽随水漂零流落。这两句是写淮浦之景物，乃诗人舟中之所见。淮水近海，故每当潮至，诸溪皆应。此水亦知朝宗于海也。时值深秋，林叶凋落，独树在淮水边，其叶随水流去，孤身漂泊，零落何堪？这里，虽然是实写诗人眼前所见实景，但经过诗人眼睛的过滤，却尽是凄凉之景。诸溪随潮涨起，溪水汹涌，诗人心中自是汹涌澎湃，思绪万千，愈发思念友人。独树临江，为何诗人言其“独”树？树叶尽流，既应上句诸溪涨潮，又写叶落江中，漂零流落，正是诗人内心愁苦心情的映照。着一“尽”字，更衬树之孤“独”，人之孤“独”，实乃妙笔。

“别恨转深何处写，前程唯有一登楼。”句意为：思友不得，

满目凄惻，离愁别恨愈益转深，难以自释，唯有像王粲那样，更登高楼而已。别恨，分别的遗憾。诗人既少同声相应之人，又当秋气可悲之际，忆及友人，所以别恨转深。何处写，乃言愁心难写。“何处”二字，开启下句之“唯有”。前途，即前去之途。登楼，指汉末王粲避乱荆州思归而作《登楼赋》一事。《文选·王粲（登楼赋）》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刘良注引《魏志》载：“王粲，山阳高平人也。少而聪惠有大才，仕为侍中。时董卓作乱，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临城楼，因怀旧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旧时常将此作为文人思乡怀亲，怀才不遇的典故。今诗人欲写离忧别恨故想到了登楼之举。

这首诗寓情于景，以景状情，情景交融，诗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得真挚可信，朴素动人，很富有人情味。但诗的格调不高，悲观消沉，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在大历十才子中，李端才气是很高的。但其所处时代，尤其是安史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国势日微，整个社会风气悲观消沉，加之诗人终身仕宦不显，怀才不遇，仕途失意之思屡屡露于笔端。故本诗比起盛唐之作来，少了些许气势。

谭 克

赠李龟年

青春事汉主，白首入秦城。

遍识才人字，多知旧曲名。
风流随故事，语笑合新声。
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

李龟年，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唐开元、天宝时期的著名乐师。通音律，能自撰曲，善歌唱，专长羯鼓。《唐书·李龟年传》载：“李龟年善羯鼓。”少年时被征入宫，进入教坊，后曾任梨园总管，很得玄宗信宠。《明皇杂录》卷下载：“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李龟年流落江南时，大约在大历五年（770），杜甫曾写下了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李端大历五年才中进士，此诗当是他从秘书省校书郎调杭州司马期间所作。此诗通过对李龟年这一著名艺人悲惨生活遭遇的描写，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青春事汉主，白首入秦城。”句意为：青春年少时，你侍奉玄宗皇上；鬓发斑白时，你流落到了江南。青春，青年。事，侍奉、侍候。白首，白发满头。秦城，或曰指长安，若按此义讲，则李龟年晚年又回长安，似不妥。《辞源》李龟年条载：“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不知所终。”并未见到李龟年晚年又回长安的记载。且如前所述，李端见到他时大约是在任杭州司马期间，怎么可能在长安见到他而赠诗呢？西汉时，西域诸国都称整个中国为秦，且在汉语中，凡以“秦”字为词头的许多词多不能实指

“秦”为秦国。因此，秦城似应指江南某城，且此城似被秦始皇巡视过，故称。在这两句中，诗人回顾了李龟年的人生经历，以其“青春”、“白首”对比。青春年少时，侍奉唐玄宗，并得到其信宠，何其惬意，意气风发。如今，满头白发，飘零憔悴，流落异乡，何其凄凉。在反差强烈的今昔对比中，深深地寄寓了诗人的关切与同情。

“遍识才人字，多知旧曲名。”句意为：你多才多艺，梨园弟子，你无人不知；旧时名曲，你无曲不晓。才人字，一作“时人号”。才人，指宫中嫔妃，也泛指梨园弟子。旧曲，旧时名曲。此二句紧承首句“青春事汉主”而来。李龟年少事唐明皇，深得其宠信，曾任过梨园总管，对梨园弟子自是无不知晓。“遍识人字”，既是回顾其“青春”往事，又是对李才气的赞赏。李龟年乃著名乐师，自是“多知旧曲名”。此诗题作《赠李龟年》，此句既切合李的身份，又是对李的称赞，可谓得体。

“风流随故事，语笑合新声。”句意为：你的风流才气、青春年华都伴随着你的往事一起消逝了，纵然你的欢声笑语依然切合你新近谱写的乐曲。故事，旧事、往事。新声，新近谱写的歌曲。此联上句意承“白首入秦城”写诗人所赠之人的风流往事已烟消云散，多么让人惆怅、惋惜和凄凉。“语笑合新声”，写诗人见到李龟年时的感受，这又是称赞李的音乐才华，句中“新声”正好与上一联的“旧曲”相对。纵然友人才华依旧，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句中仍然含有淡淡的惆怅和惋惜。此联先抑后扬，不着联词，但总体语意却是抑，可见诗人笔法之老到。

“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句意为：独有那枝条飘垂的

杨树,伤感那落日黄昏的凄清之情。日暮,日落之时。此指李龟年年迈衰老。此联景由情生,寓情于景。“垂杨”、“日暮”乃诗人眼前所见之景,被赋予了无限深情。李龟年老来流落江南,“日暮”既是眼前之景,又是李龟年境遇之写照,且与首联“白首”相照应。上联写到“语笑”,此处诗人笔锋一转,着以“独有”、“偏伤”四字,情绪陡落,以“笑”写“伤”,更显其“伤”。

这首赠诗,通过对所赠之人悲惨境遇的描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景象。像李龟年这样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仍未能逃脱厄运的袭击,普通百姓的遭遇景况就可想而知了。此诗虽为赠诗,但情真意挚,不落俗套。李端不愧是酒宴上赋诗擅场之人。

谭 克

长门怨

金壶漏尽禁门开,飞燕昭阳侍寝归。
随分独眠秋殿里,遥闻语笑自天来。

长门怨,古琴曲名,原曲是抒写陈皇后被汉武帝废弃长门宫时哀怨愁恨的情绪,汉魏乐府“相和歌”有此题。陈皇后名阿娇,故又名《阿娇歌》。《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七·长门怨》宋郭茂倩题解曰:“《长门怨》者,为陈皇后作也。后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之文章,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

如为作《长门赋》，帝见而伤之，复得亲幸。后人因其赋而为《长门怨》也。”这首诗模仿陈皇后被弃后在长门宫所见，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一生遭遇不幸的哀怨。李端在《长安感事呈卢纶》诗中曾叙写自己“十五事文翰，大儿轻孔融。长踞游邸第，笑傲五侯中”的才华和气度，但他仕宦并不称意，“蹉跎潘鬓至，蹭蹬阮途穷。”因此才有此联想，写下此诗。

“金壶漏尽禁门开，飞燕昭阳侍寝归。”句意为：金饰的漏斗里的水滴干了，天色已亮，皇宫中的禁门也打开了，原来是貌若赵飞燕的陈皇后夜侍皇上，从昭阳宫里回来。金漏，即金饰的漏斗，为古时滴水计时的器具。漏尽，水滴完了，即天亮了。禁门，宫中之门。古代宫中又称禁中。禁，即禁人妄入的意思。飞燕，指赵飞燕，汉成帝刘骘的皇后。入宫，被封为婕妤，能歌善舞，因歌舞时体轻如燕，故称“飞燕”。此处借指陈皇后。昭阳，汉宫殿名。《三辅黄图未央宫》载：“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等殿。”又云：“成帝赵皇后居昭阳陵。……昭阳舍兰房椒壁，其中庭彤朱，而庭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来尝有焉。”这里的昭阳泛指皇帝嫔妃及其所住的宫殿。侍寝，指侍候皇帝睡觉。诗人开篇即写“金壶”，先给诗篇涂上一层黄金彩饰，以烘托气氛。又言皇后貌若飞燕，可见其年轻貌美，正是皇上宠爱之时。皇后在富丽堂皇的昭阳殿里得到皇上的宠幸，又值青春貌美之时，可见其是何等的春风得意。

“随分独眠秋殿里，遥闻语笑自天来。”句意为：安守本分，孤单一人，睡在这秋夜冷落凄清的宫殿里，隐约可以听见，有窃窃笑语自遥远的天外传来。随分，即安分，守本分。秋殿，长

信宫。《三辅黄图》载：“长信宫，汉太后长居之。按《通灵记》：‘太后，成帝母也。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后泛指冷落的宫殿或秋日的宫殿。此二句诗人调转笔头，转而描绘另一幅凄清寒凉的画面，与上幅满纸金色的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皇后遭到冷落，寒夜独眠，还被称为“随分”，守本分，意即这是应该做的，命中注定之事。“随分”二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激愤之情。寒冷的秋夜，曾被皇上无限宠爱的人儿如今独宿于偌大的长信宫中，还被说是安守本分，何等的孤独凄凉。寒夜之中，皇后听到天外之声，表明她辗转在床，孤苦零丁，彻夜难眠。遭人冷落，最忌人言，偏偏又在这寒夜之中听到这窃窃耻笑之声，似在嘲笑自己，更让人悲凉欲绝。天上本没有声音，可皇后又分明听到了笑语声，可见她已被世间的冷嘲热讽折磨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其心中悲苦可想而知，更与何人说！

全诗四句，前后对比鲜明、强烈。前两句写受宠的陈皇后“侍寝”而归时的满面春风，后两句写一旦被弃后的孤独、悲惨，抒情宛转，生动感人。诗篇虽是写西汉皇后旧事，但“后宫佳丽三千人”，悠悠百代，诗人所指又何止陈皇后一人？而人生世间，通达落泊，何尝不是如此？此诗可以说是写出了沦落之人的共同心声，故能引起强烈共鸣。诗中将由恩宠转为冷落的这一过程略去，这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余地，同时更增加了此诗的蕴含，可谓构思巧妙。

谭 克

瘦马行

城傍牧马驱未过，一马徘徊起还卧。
眼中有泪皮有疮，骨毛焦瘦令人伤。
朝朝放在儿童手，谁觉举头看故乡。
往时汉地相驰逐，如雨如风过平陆。
岂意今朝驱不前，蚊蚋满身泥上腹。
路人识得名马衰，畴昔三军不是骑。
玉勒金鞍既已远，追奔获兽有谁知。
终身枥上食君草，遂与驽骀一时老。
倘借长鸣陇上风，独期一战安西道。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行，乐府和古诗的一种体裁。如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魏晋有《燕歌行》、《从军行》，唐有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这首诗描写了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被遗弃后的种种不堪和困境，并表现它不甘心于与驽骀劣马一起老死槽中的下场，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期望着能有那么一天，长鸣塞上，再现“一战安西道”的雄心和抱负。

“城傍牧马驱未过，一马徘徊起还卧。”句意为：城旁边，有人在放马，牧人驱赶马儿，马儿却不走动；其中有一匹老马，站起来了，又倒下去，徘徊不前。傍，即旁边。徘徊，徐缓移动貌。

诗人先描写了一群马，然后抽出其中一匹老马着力叙写。马“徘徊”，显见其胸有不平，心事重重。“起还卧”，既是照应“徘徊”，又暗示了此马身体瘦弱。这里，“徘徊”二字可以说是总领全篇，全诗所写景况，全是由这“徘徊”所含的满腹心事引伸开去。诗人写景由大及小，先看见群马，再看见一匹老马，接下来便仔细叙写这匹老马。

“眼中有泪皮有疮，骨毛焦瘦令人伤。朝朝放在儿童手，谁觉举头看故乡。”句意为：马儿眼中含着泪水，皮上满是疮疖；瘦骨嶙峋，毛色干枯，让人哀伤。马儿每天都为无知小儿所放养，又有谁觉察到它抬头远望，遥看故乡的情景。焦瘦，即干枯，瘦弱。朝朝，每一天。“眼中”两句，状写老马的哀伤、瘦弱，“骨毛焦瘦”照应前次句的“起还卧”。“朝朝”两句，乃是写马儿的心中所感，是其“眼中有泪”的缘由。此句用反问句式“谁觉”，更增加了哀伤的语气。

“往时汉地相驰逐，如风如雨过平陆。岂意今朝驱不前，蚊蚋满身泥上腹。”句意为：过去曾在广阔的原野上冒着暴风骤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追逐强敌，为国家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谁能想到这匹昔日驰骋沙场的名马，如今是如此的衰老不堪，满身都是蚊蚋和泥土呢？汉地，汉朝地域。此代指唐王朝国土。驰逐，奔驰追逐。平陆，平坦的陆地。岂意，怎能想到，出乎意料。蚊蚋，两种叮咬人、畜并吸食其血的小飞虫。此四句往昔今朝对比，反差强烈，又是写马为何“眼中有泪”。马儿从前疾驰如雨如风，过山间如履平地，而今朝鞭打它都不动，非不愿动，实年老体衰，已不能动也！“蚊蚋满身”，正好与前“皮有疮”呼应。“岂意”二字将马儿（亦即诗人）的哀伤之情尽

显无余。

“路人识是名马衰，畴昔三军不得骑。玉勒金鞍既已远，追奔获兽有谁知。”句意为：路上行人认出这是匹衰老的名马，从前普通的将士是没有资格骑它的。然而嘴衔玉勒，背铺金鞍的日子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随将军驰骋疆场，追猎猛兽的昔日壮举又有谁知道呢？路人，行路之人。名马衰，衰老的名马。衰，一作“儿”。畴昔，过去，以往。金鞍，金制的马鞍。兽，借代凶猛残忍的敌人。昔日“三军不得骑”，此马岂止是“名马”！“玉勒金鞍”，往日多么辉煌，然这一切早成过去。“既已远”三字，显得多么惆怅和无奈。再着“有谁知”，满腔悲愤，溢于言表。此四句仍是“眼中有泪”的缘由。

“终身枥上食君草，遂与驽骀一时老。倘借长鸣陇上风，犹期一战安西道。”句意为：我一生享用着朝廷赐给的槽中草食俸禄，没想到至今朝却要与驽骀劣马一块荒老病死此间。倘若有一天，能借着陇上风，长鸣于塞上，我将一战安西，以身报国。枥，槽。食君草，吃皇粮。驽骀，劣马。陇上，泛指边塞。犹期，还希望。安西，唐代六都护府之一，此泛指我国西北部地区。马儿终身承蒙皇恩，无从报效，如今荒老于劣马之中，更心有不甘，因而希望有朝一日，能驰骋沙场，报效祖国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全诗通篇哀伤之语，行文至此，语气转为激昂之词，读之为之一振，可谓豹尾。

这首诗，诗人运用了睹物（马）思人，以物（马）喻人，托物（马）言情，卒章显志的手法，使得诗篇寓意深邃，情感真切。诗中交错用了“谁觉”、“岂意”及“有谁知”三个反问句式，更增加了诗篇的力度。全诗不仅表现了诗人晚年被迫隐居的无奈心

态,而且还抒写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在社会精神风貌日显沉闷的大历诗坛,乃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谭 克

晦日同苗员外游曲江

晦日同携手,临流一望春。
可怜杨柳陌,愁杀故乡人。

这是一首游记诗。晦日,指阴历每月的月末。苗员外,即苗发,他与诗人同为大历十才子。员外,指正员以外的官员。苗发,潞州(今山西长治)人,生卒年不详。曾官秘书丞、都官员外郎、驾部员外郎,乐平县令。其父苗晋卿曾在肃、代二朝任宰相,地位显赫。曲江,即曲江池,为当时京都长安人在盛节时的游览胜地,凡考中的进士,放榜后亦大宴于此,称曲江会或曲江宴。本来游览胜地美景,会令人赏心悦目,然而诗人却悲从中来,愈发增加了思乡怀亲之苦。

“晦日同携手,临流一望春。”句意为:月末之时,我与友人携手来到曲江,赏玩春色;临江远望,只见青山绿水,春意朦胧。诗人开篇即点明是“晦日”,虽是实写游览曲江的具体时日,但是也暗含了诗人心有郁结。诗人与苗员外游曲江,“同携手”三字,可见二人情谊之深。临流,意即来到曲江。曲江虽是当时著名游玩胜地,且春来万物竞发,天地一片勃勃生机,而

面对如此胜地春景，诗人却心有苦闷，无心观赏，只是略略扫了一眼春景。“一望春”三字，写出了诗人心含郁闷，无意赏春之貌，虽是写赏看春景，其实并未看到春景。到底诗人为何如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诗人暗设伏笔，留下悬念，开启下文。

“可怜杨柳陌，愁杀故乡人。”句意为：远处道路纵横交错，路旁长满杨柳树，树枝翠绿飘拂，极为喜人；然而这大好春色却勾起了我的思乡情丝，使我痛不欲生。可怜，可爱。杨柳陌，两旁有杨柳树的道路。史载曲江两岸尽植杨柳，每逢春日，杨柳尽翠，绿披全江。杨柳陌乃诗人“一望春”所见之景。言其“可怜”，可见诗人嘴角已闪过一丝笑意。然而诗人笔锋一转，说这如画美景却“愁杀故乡人”。愁杀，极言愁之甚。故乡人，诗人思念故乡，故称。诗人家在河东（今山西），求仕长安，难道仅仅是思念故土就让他言“愁杀”，怕还有其他苦衷吧。此二句以美景写悲情，情愈发悲愁。

本来游览胜地美景，会令人赏心悦目，古人这样的游记诗可谓数不胜数。尤其是与知心至友携手同游更是如此。可是，在大历诗人这里，由于心理负担太重，他们每遇佳节面对良辰美景，倒反而更增添了思乡怀亲之苦。这首诗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读起来婉转动人。全篇寥寥数语，用词陡起陡落，戛然收笔，但意蕴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

谭 克

于良史

于良史，徐州张建封从事。诗七首。

春山夜月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
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

这首诗描写春夜山中赏月的乐趣。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幅清幽淡远的春山夜月图，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纵情山水的畅快心情。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句意为：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诗人满怀游春逸兴来到山中，但见山中万叶竞发，花草欣欣向荣，溪水潺潺而流，鸟鸣清脆悦耳，诗人倍感赏心悦目，欣

慰无比,以至夜幕降临后仍留恋不已,竟而忘返。此二句破题,首句扣“春山”,次句扣“夜月”。“多胜事”是因,“夜忘归”是果。春天山中令人快意的事真是太多了,以至诗人沉湎其中不愿归去,可见胜事之吸引人。“胜事”是什么?诗人于此设下悬念,开启下文。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掬,双手捧起。《礼记·曲礼上》云:“受珠玉者以掬。”句意为:诗人捧水在手,月落掌中;轻拂山花,清香满衣。此两句“月”暗承“夜”,“花”暗承“春”。春日山中“胜事”很多,但诗篇幅有限,诗人选取了两件事加以描述:掬水、弄花。以手掬水,手中之水倒映出一轮明月,其水之明净清澈可以想见;玩赏山花,花味满衣,花味浓郁可以想知。一是视觉,一是味觉,正表现出诗人全身心的投入和陶醉。此二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夜间春山明月高照,水清花香的美好景色和诗人回归到大自然怀抱时物我融合的妙趣。

“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句意为:游兴正浓真是不忍离去,哪管它归程迢迢;几番下定决心离开,却又依恋山中一草一木。此二句承“夜忘归”,亦是三、四句的自然延伸。夜静春山空,诗人“赏玩”得如痴如醉,忘乎远近,这是从“忘”字着笔;而夜深了,家总是要“去”(回)的,这是从“归”字着笔。此二句写“赏玩”“胜事”后的主观感受,一写入境,一写出境,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充分展示出诗人痴迷的心境。

“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翠微,指山腰青翠幽深处,泛指青山。庾信《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诗云:“游客值春辉,金鞍上翠微。”句意为:怀着矛盾的心情,诗人在山道上慢步徐行,这时一阵幽远的钟声传来,诗人抬头望那钟鸣之处,原来是隐

于翠绿丛中、月色之下的山中楼台。此二句上接“欲归”二字，写归途中的所见所闻。这是写远景，是对“春山夜月”变换角度的描绘。写得有声有色，动中有静，意境深远迷茫。末句以景结情，情韵悠长，怀恋之意，依稀可见。

月亮似乎是古代文人特别钟爱的尤物，被赋予了不同意义上的感情。此诗围绕诗题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对赏玩“春山夜月”作了多角度的描述。首联从面的角度概述游历过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中二联从点的角度分述赏玩的具体情形和感受，上联侧重于述事状物，是直接描写；下联侧重于意致情思，是对赏玩的间接描写。末联又从远距离的角度着笔，以写景之笔叙事抒情，用回荡于山谷中的钟声映衬诗人回家时对春山眷恋之情的悠长，使全诗的情致与佛家超尘脱俗的意蕴相衔接，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诗中“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一联，实属神来之笔。

谷 雨

崔护

崔护，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诗六首。

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全唐诗》收录崔护的诗六首，而他作为诗人传誉后世，却完全因为这首“人面桃花相映红”。这首诗广为流传当然主要靠诗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有关本诗的传奇故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事是这样的：诗人应试长安，未第。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春日，他来到城南郊外散心，因口渴，向村边一户人家敲门借茶，于是见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两情脉脉，却未便深通款曲。少女与桃花交相辉映虽然是短暂的一瞥，却给诗人留下美妙无穷的印象，令他回味不已，难以忘怀。翌年同一时日，

诗人又来踏寻这一年来让他梦牵魂绕的地方,却见这户人家门扉紧闭,已杳无一人,只有桃花依旧在春风里孤独寂寞地开放。他不胜惆怅,在门上题写此诗而去。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句意为:去年的今日,正是在这个门中,姑娘你美丽的面孔,与红艳的桃花交相辉映。“去年今日此门中”,首句看似平平而起,却分外沉挚。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篇幅短小的律、绝,大都略于对具体时间地点的指示,但这一句却实实在在地交待时间是去年,去年之今日;地点则就是这一门户之中。这种强调性的指实,可以看出诗人对“去年今日”发生在

“此门中”的事情已刻骨铭心,隐隐透现出一种怅惘的追忆,从而造成悬念,使读者期待了解,究竟是什么事情,使诗人如此感触深长呢?“人面桃花相映红”,原来是此中一位青春少女。诗人不说人如桃花,而说“人面”与“桃花”相“映红”,桃花是庄中所植,人面是庄中之女,是实写;而相映红又化实为虚,庄院丛萃的天天桃花与少女嫩红的脸庞相衬相映,是春桃为少女添美,还是少女为春桃增色?是花映人,还是人照花?诗人初见少女时的惊眩之感,至此又化作此际追忆时的似实似虚、似真似幻的印象。如果说庾信的原句“面共桃而竞红”,设拟巧妙,得其形相;那么这一句,因着起句深挚的情韵与虚虚实实

的写法,更使桃花之神融和到少女之中,花与人已浑然不可分。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句意为:姑娘你美丽的倩影呵,已不知在哪里,只有那桃花依然笑迎着春风。诗人在过了一年之后的今年今日来到庄前,梦想再能看到那如花似玉的人面,但是“人面不知何处去”,寻艳不遇,是多么的令人扫兴。在他面前的只有春风中盛开的桃花。“桃花依旧笑春风”,“笑”,是开的意思,是唐时的口语。桃花“依旧”开,也“依旧”红,但没有了“人面”的映衬,便失去了灵魂,变成了无感情的“物”。物在人去,而且不知去了哪里,可想诗人的内心该是怎样的怅然若失呀!也正因为这无边的失望,一年前的旧事旧情才显得更加鲜明,更令人留恋,更令人解不开放不下。

关于这首诗,究竟是先发生崔护与城南女子的恋情,崔护才写了这首诗,还是先有了诗,才有好事者编出这则传奇故事,今已无从考证,但这首四句二十八字七言绝句却演绎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之中又以晚唐孟棨的《本事诗》所载最早,最详,最富传奇性,迻录于下: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房舍),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座椅)命坐,独倚小楼斜倚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回答),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下略)”。

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许配)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失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哭吊)之。(女)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这里),某在斯!”须臾(女)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嫁)之。女子为情而死,又为情而活,情之感人如此。无怪到了元朝,白朴、尚仲贤均据此写了杂剧《崔护谒浆》,明人孟称舜又改编为《桃花人面》传奇。1920年欧阳予倩又改编为京剧《人面桃花》。

谭 克

韩 翃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登天宝十三载进士第，淄青侯希逸、宣武李勉相继辟幕府。建中初，以诗受知德宗，除驾部郎中、知制诰，擢中书舍人卒。翃与钱起、卢纶辈号大历十才子。为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野珍之。集五卷。今编诗三卷。

送客之江宁

春流送客不应赊，南入徐州见柳花。
朱雀桥边看淮水，乌衣巷里问王家。
千闾万井无多事，关户开门向山翠。
楚云朝下石头城，江燕双飞瓦棺寺。
吴土风流甚可亲，相逢嘉赏日应新。
从来北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味可人。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诗人所送之人，已不可考。之，即前往。江宁，县名，治所在今南京市，秦淮河流贯全境。据《元和

郡县图志》载：“隋开皇九年平陈，于石头城置蒋州，以江宁县属焉。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改江宁为归化县。九年，改为白下县，属润州。贞观九年，又改白下为江宁。至德二年，于县置江宁郡。乾元二年改为升州，兼置浙西节度使。”此诗写诗人送客前往江宁。诗作先写送行时节，客人途经路线，接着再写江宁名胜古迹、山川景色、风土人情及友人到任后政绩清明等，劝慰“客”欣然赴任。

“春流送客不应赊，南入徐州见柳花。朱雀桥边看淮水，乌衣巷里问王家。”句意为：春江流水，你载着友人的小舟远去赴任，你不要迟滞；友人你乘舟南下，途经徐州，你可观赏到那里漫天飞扬的柳絮。江宁城中，朱雀桥畔，你可以静看那千年流淌的秦淮河水；悠悠乌衣古巷中，你可以探访旧时王谢大家。诗人先点明送别时节及客人南下所经之地。春流，即春天的水流。赊，延缓。不应赊，意即应尽快赴任。徐州，此指古南徐州，与江宁同属润州。古人有折柳送别习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柳花，切题之“送客”。春流送客，可以想见友人赴任，春风得意之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写友人徐州见柳花，亦有此意。朱雀桥，即朱雀桁，横跨秦淮河上，东晋时王导谢安等豪门巨宅多在其附近。淮水，水名，其纵贯今南京市部分曰秦淮河。乌衣巷，在今南京市秦淮河南。三国吴时在此置乌衣营，以士兵著乌衣而得名。东晋时王谢等望族亦居此，因而闻名天下。王家，即指王导。朱雀桥、秦淮河、乌衣巷皆江宁之名胜，骚人墨客多有咏之。如刘禹锡著名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处诗人写此名胜古迹，乃点题“之江宁”赴任。言其

在此“看淮水”、“问王家”，写出了客人的悠闲、得意之状。不过，此处朱雀桥、乌衣巷等只是作为专有名词出现，而非用典，故其联想值较低。

“千间万井无多事，闭户开门向山翠。楚云朝下石头城，江燕双飞瓦棺寺。”句意为：城里乡下皆无多少事，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片悠闲；打开门窗，就可看见对面苍翠的青山。江宁城中，朝霞红艳满天；瓦棺寺旁，江上燕子双飞，一派恬然。此四句乃叙写江宁之山川景色。间，原指里巷里的门，此处代指城市。井，田地，此处借指乡下。城里乡里皆无事，可见江宁百姓安居乐业，正好与上两句客之“看淮水”、“问王家”意相联。江宁百姓门对青山，这里用了一个复数，言“闭户开门”皆对青山，可见青山之多，无处不在。复着一“翠”字，更见青山之翠。生活在如此美景中的江宁百姓，怎能多事？江宁古属楚国，故称楚云。石头城，古城名，故城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城负山面江，南临秦淮河。六朝时为建康军事重镇。唐以后，此城已废。瓦棺寺，亦名瓦官寺，在故金陵凤凰台。寺有瓦官阁，高二十五丈。江宁朝霞满天，一个“下”字，满天红霞呼之欲出。而燕子双飞，莺歌燕舞，一派大好春景，烘托着江宁百姓的怡然自得，“无多事”。到如此地方去任职，多么惬意，这正好与首句春流送客不应迟缓相呼应。

“吴士风流甚可亲，相逢嘉赏日应新。从来北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味可人。”句意为：吴地才子，风流倜傥、平易近人，与之相遇，自是高谈阔论，相见恨晚，岁月也因之日日变新。从来北方夸赞羊酪味美，其实江南的莼羹味才更加可人。江宁古属吴国，故称此地读书人“吴士”，风流，即洒脱放逸，风雅潇洒。江

浙自古多才子，友人到这里去做官，言其与吴地才子相逢嘉赏，此情此景多么让人羡慕，同时，言友人交往之人的高雅，也反衬了友人的雅洁。这里，“日应新”既是言与吴士相逢嘉赏的惬意，同时也暗寓了友人到任后，吴地日日变新，赞其政绩清明。羊酪，用羊乳制成的一种食品。莼羹，用莼菜烹制的羹。《世说新语·言语》载：“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武子向陆机夸羊酪，陆机向王武子赞莼羹，遂成一典。友人南下赴任，因而诗人结尾处又劝慰其不要担心水土不服，江宁之莼羹比中原之羊酪味更可人，友人只管放心而去。

这首诗写诗人送友人到江宁赴任。诗人先是粗略叙写了送行时节及友人所经之地，接着就浓墨重彩地叙写江宁的名胜古迹、山川景色、风土人情及美味佳肴等，说江宁乃江南名城，风景如画、民风淳厚、人杰地灵、食甘味美，劝友人不要迟缓、担忧，应从速欣然赴任，同时也暗赞了友人的高雅和此去赴任后的政绩。全诗洋洋洒洒，语言繁富，然内容较为空疏，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乃应酬之作。

谭 克

送故人归鲁

鲁客多归兴，居人怅别情。
雨余衫袖冷，风急马蹄轻。

秋草灵光殿，寒云曲阜城。
知君拜亲后，少妇下机迎。

此诗可能作于诗人晚年，时诗人或在长安，或在汴州，以作于长安可能性最大。鲁，周代诸侯国名，故地在今山东兖州东南至江苏省沛县、安徽省泗县一带。又指地区名，春秋时鲁国故地，秦汉以后仍沿称这些地区为鲁。此指地区名。韩翃本河南南阳人，但他后来实际上是安家山东鄆州，故称鲁客为故人。诗中所送故人已不可考，但由诗看，与诗人感情较笃。深秋时节，诗人送故人归乡，意气萧然。

“鲁客多归兴，居人怅别情。”句意为：旅居异乡的鲁客，尤多归乡的情怀；我送别故人归乡，不禁心中怅然若失。鲁客，即所送友人。归兴，归乡的情怀。居人，一作“故人”，诗人自指。唐代宗永泰元年七月，韩翃幕主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为其部将所逐，返回长安，韩翃也随侯返回长安，“闲居将十年。……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见《本事诗》）。此诗极有可能作于这一时期，故诗人的“怅别情”是很自然的。此二句，上句写送别缘由，下句写别情。思家念归，本是客居他乡的游子的共同情怀，这里，诗人用一“多”字，写出了“鲁客”归心之浓重。诗人仕途失意，又在这雨冷风急的寒秋时节送别故人，故别情依依，心中格外怅惘失落。

“雨余衫袖冷，风急马蹄轻。”句意为：淅淅秋雨，绵绵不尽，衫薄袖短，感到阵阵凉寒；秋风急骤，马蹄飞奔，送着友人归乡而去。余，未尽意。此有绵长意，形容秋雨绵绵。急，猛烈、剧烈。马蹄轻，指马跑得快。此联写送别时令、环境气氛，写得

情景交融。“雨余”、“风急”，渲染出了一种萧瑟凄凉的环境气氛。“衫袖冷”，意承“怅别情”，进一步刻画送别的惆怅凄寒。而马蹄轻快，正好送归心似箭的故人赶回家去。

“秋草灵光殿，寒云曲阜城。”句意为：巍巍灵光殿，秋草丛生；茫茫曲阜城，寒云笼盖，那正是故人你要去的地方。灵光殿，汉景帝鲁恭王所建的宫殿，故址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曲阜，乃孔子故里，故城在今山东省曲阜市西北。此联乃诗人想象故人所归之地之景象，点题中“归鲁”二字。灵光殿乃鲁地著名景观，曲阜乃圣人故里，诗人叙写这两处景象，暗赞故人所归之地是文化之乡。而点写“秋草”、“寒云”，则是为了进一步渲染送别时的气氛。

“知君拜亲后，少妇下机迎。”句意为：我知道你回到家中，拜见双亲之后，你那年轻貌美的夫人便会走下织机，出来相迎。拜亲，一作“亲觐”，指拜见父母。亲，指双亲。此联仍是想象之景，写故人归家后亲人团聚，一派天伦之乐的情景，与首句的“多归兴”遥相呼应。因此诗乃赠别之作，此联也暗含临别祝福之意。

韩翃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仕途多有失意，半生辗转幕府，以文笔事人，写作了大量送别诗。送别诗占其诗作总数一半以上。由于缺乏真情实感，这些送别诗大多内容苍白，形式不免雷同，以致形成俗套。此诗亦未能幸免。此诗首联点题送别，颔联叙写送别时的风物，渲染气氛，颈联遥想故人所往之地的景色，尾联预祝平安，同诗人其他送别之作多有类似。全诗情绪散淡，结构松散，没有起伏，字句平易，诗意疏朗，缺乏含蕴。诗中颔颈两联属对精工，属可观之辞。

题荐福寺衡岳暕师房

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
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
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
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

荐福寺，原指唐睿宗文明元年所立之大献佛寺，武后灭授元年改为荐福寺，中宗景龙中起塔，高十五层。有欧阳洵所书荐福寺碑。日暕，僧名。一作“禅”。这首诗是诗人给僧人衡岳禅师住所的题诗，赞其环境清雅及禅师道行之高。

“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句意为：春日你从城中化缘归来，闲坐此中，高谈阔论。乞食，即乞讨食物，此指僧人化缘。高论，不同凡响的谈论。此诗既为赠送禅师之作，故诗人起句即点出法师身份。言“高论”，是夸赞禅师道行高深，乃饱学之人。禅房变“闲”，可见禅师之超凡脱尘，心定神闲。

“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句意为：你的年岁犹如禅房阶前的参天古树，你清静的心境如同江中静穆的青山。僧腊，僧尼受戒后的年岁。清褚人获《坚瓠二集·僧腊》言：“僧家言僧腊者，犹言年岁也。”又明宋濂《孤峰德公塔铭》云：“世寿七十又九，僧腊六十有二。”禅心，佛教用语，谓清静寂定的心境。如南朝梁江淹《吴中礼石佛》诗：“禅心暮不杂，寂行好无私。”

此二句中，“阶前树”与“江上山”乃禅房所见之景，一近一远，错落有致。此景又分别比喻禅师受戒之早和修行之高，此间并无一字相连，而意蕴不断，实乃妙笔。

“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句意为：透过疏落的门帘，可看见庭中清风吹卷落花；禅房深深，落花满地，一片寂然。雪卷，花片为风吹卷之意。风卷落花，然禅师却于帘后观之，何等气定神闲，可见“禅心”之静。“帘”前着一“疏”字，既是实写，帘疏方能看春风卷如雪落花，同时又映衬了禅师的雅洁。禅房白花映照，门户深锁，花关其间，何等寂静杳然，这既是照应次句之“闲”字，同时也是写“禅心”。

“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句意为：日暮之时，送门人弟子出禅房去；寺院钟声悠扬，一直传到那遥远的暮霭中去。门人，指弟子、僧徒。出，一作“去”。杳，遥远。霭，云雾。此二句一写视觉，一写听觉。傍晚时分，只见禅师送门人出去，这时耳畔响起了悠扬的钟声。言钟声传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实是暗赞禅师道行高深，声名远播。

全诗紧紧围绕“禅房”下笔，以禅房的清幽寂静来衬托禅师的高雅。诗中一二句写禅师生活；三四句用比喻写禅师受戒之早和道行之高；五六句极写环境静雅，以景衬人，境界幽邃；末两句写晚送弟子门人。全诗回旋着一股静穆之气，结句钟声响起，却让人更觉静穆，虽不看诗题，亦可体味得出此篇乃是送禅师之作。“钟声杳霭间”一句，极富情韵，回味无穷。

谭克

送客归江州

东归复得采真游，江水迎君日夜流。
客舍不离青雀舫，人家旧在白鸥洲。
风吹山带遥知雨，露湿荷裳已报秋。
闻道泉明居止近，篮舆相访为淹留。

此诗题一作《还客归江东》。江州，州名。春秋时为吴之西境，吴为越灭，后复为楚地。秦属庐江郡，汉属淮南国。晋太康十年，以荆、扬二州疆域旷远，难为统理，分豫章、鄱阳、庐江等郡之地置江州，因江水以为名。治所初在豫章，后移浔阳。客，其姓名及事迹不详，似为一位弃官归隐者。此诗写送客归江州隐居，是韩翃的一首七律佳作。

“东归复得采真游，江水迎君日夜流。”句意为：你此番东归故里，又可以作庄子所说的采真之游了；日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哗哗作响，是在欢迎你回去，为你高兴。采真，道教语，指顺乎天性，放任自然。《庄子·天运》言：“古之至人，假道于人，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后多指求仙修道。诗人开篇点明题旨，送客东归故里。“复”字，写出了客人隐居乡里学采真之游的喜悦心情。言“江水迎君”，更是以景衬情，以水助兴。江水日夜东流不停，寓涵着客人归心

似箭,归程片刻不能迟缓,其终得还家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客舍不离青雀舫,人家旧在白鸥洲。”句意为:你食宿不离那画有青雀的船舫,你的家就在那白鸥翔集的沙洲之上。青雀舫,即画有青雀的船只。《方言》卷九载:“舟……或谓之益鸟首。”郭注:“益鸟,鸟名也。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后因称船首画有青雀之舟为“青雀舫”,泛指华贵游船。白鸥,水鸟名。鸥,一作“蘋”。白鸥洲,指白鸥翔集的沙洲。此处借指客之家乡。诗人称客人吃住在船上,亦即“不离青雀舫”,正好照应次句之江水“日夜流”,可见其归程迅疾,恨不得早日即到家乡。船为“青雀舫”,家在“白鸥洲”,这是诗人称赞客人旅舟华美,家乡景色喜人。实际上亦是称赞客人自己。

“风吹山带遥知雨,露湿荷裳已报秋。”句意为:清风吹拂着山间如带的白云,那是要下雨了,露珠沾湿了你荷叶做成的衣裳,提醒着你秋天已至。山带,指环绕峰岩的带状白云。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载:“张野《庐山记》:‘天将雨,则有白云冠峰,或亘岩中,故谓之山带,不出三日,必雨。’荷裳,即用荷叶做的衣服,以示高洁。又指隐逸者之服。刘长卿《喜朱拾遗承恩拜命赴任上都》诗:‘诏书征拜脱荷裳,身去东山闲草堂。’此二句乃诗人想象客人回到家中后,赏玩山野的隐逸情景。风吹山带,这是客人看到的如画美景;遥知雨,乃是其心中感受。合在一起,显见其已与自然融为一体。客身着荷裳,何其雅洁。荷裳为甘露沾湿,可见他对山野美景的喜爱。而寒凉的露水也在提醒他寒秋已至,对其关爱有加。自然与客人的界线已淡然消去,客人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化境。

“闻道泉明居止近,篮舆相访为淹留。”句意为:听说陶渊

明居住的地方就在附近,你乘着竹轿,前往拜访,久久不愿离去。泉明,指晋陶渊明。其为彭泽令时,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此称其为泉明,乃避唐高祖李渊之讳。篮舆,古时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形制不一,一般以人力抬着行走,类似后世的轿子。据《宋书·隐逸传·陶潜》载:“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輦篮舆。”淹留,停留。为,一作“会”。此二句化用典故,写客人亦效仿陶渊明,乘着“篮舆”,并去探访陶的故居,乐而忘返。这既是呼应起句之“采真游”,又点明客人是辞官归隐,回归自然,身心多么愉悦。

综观全诗,前两联点明主旨,写归途中的情景,写景叙事明白晓畅。后两联写归后隐居中的生活情景,照应起句的“复得采真游”。其中,“风吹山带遥知雨,露湿荷裳已报秋”两句,文笔省净,意境深幽,既有杜甫七律遗风,又有王维山水诗之韵味,颇见锻锤之功。尾联扣合渊明,用典贴切。全诗境界清新,淡然有味,回味悠长,不愧佳篇。

谭 克

送冷朝阳还上元

青丝绾引木兰船,名遂身归拜庆年。
落日澄江乌榜外,秋风疏柳白门前。
桥通小市家林近,山带平湖野寺连。
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乃一首饯别之作。冷朝阳,生卒年不详,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唐代宗大历四年,冷朝阳登进士第,不待授官,即归金陵,亦即上元省亲,韩翃、李端、钱起、李嘉祐等为之饯行,赋诗赠别。此诗即作者为冷朝阳进士及第归家省亲的送别诗。

“青丝细引木兰船,名遂身归拜庆年。”句意为:青丝绳牵引着幽雅的木兰船,船中之人是进士及第,正归家省亲。细,一作“纆”,本为竹绳,此作绳解。木兰船,指用木兰树材制成的船,又叫木兰舟,有时用作船的美称。拜庆,即拜家庆,唐时称归家省亲为拜家庆,亦称家庆。诗人首联即写冷朝阳进士及第(名遂)乘船归家省亲。冷朝阳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得拜家庆,其春风得意不在马蹄,而在乌榜,故刻意写归舟,舟饰以“青丝”,又称其为“木兰船”,正为衬托其得意之状,烘托气氛。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曾评价说:“看他将异样妙笔,只从自己眼中画出一船。只画一船者,便是从船中画出一冷朝阳,从冷朝阳心头,画出无限快活也。”

“落日澄江乌榜外,秋风疏柳白门前。”句意为:波光粼粼的澄江上,斜日依偎着乌黑发亮的归舟;巍峨的白门前,秋风阵起,吹拂着萧疏的柳条。乌榜,即用黑油涂饰的船。榜,船桨,借指船。宋梅尧臣诗《登舟》云:“向起风沙地,暂假乌榜边。”白门,六朝皆定都建康,其正南门为宣阳门,俗称白门,后用以代指金陵。此联是诗人遥想冷朝阳归家省亲的沿途景色。落日归舟,景色多么诱人,正与冷朝阳金榜题名相照。写到“秋风”、“白门”,则是点明送别的时节和友人所去之地。古有摘柳送别之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疏柳”,“疏”字照应“秋”,而“柳”又

暗承题之“送”别。可谓衔接紧密,构思奇巧。

“桥通小市家林近,山带平湖野寺连。”句意为:所居庄园,小桥流水,通往附近的集市;庄园的附近,青山绿水,湖光山色,闲云野寺,一线相连。冷朝阳家住在东田附近,于是诗人状写其秀美景色。家门,自家的园林,泛指家乡。此联短短十四字,却描绘了“桥”、“市”、“林”、“山”、“湖”、“寺”共六种景向,其笔力可谓深厚,而冠以“小”、“野”、“平”等字眼,则衬托出了诗人所送之人的高雅。

“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句意为:此去一别,何日才能相见,恐怕只有在寒夜的梦里与君携手共游东田的大好山色。寒梦,寒夜的梦,一作“寒食”。东田,在金陵城外。《南史·齐郁陵王纪》载,文惠太子立楼馆于钟山下,号曰东田,屡游幸之,此地“弥亘华远,壮丽极目”,为游览胜地。此联是抒写别后两地相思之情。“梦”中与君“携手”同游,可见感情之真切;而“梦”之前着一“寒”字,可见别后之凄凉,反衬相思之苦,友情之深厚、浓郁。

韩翃半生辗转幕府,以文笔事人,写作了大量送别诗。由于缺乏真情实感,这些送别诗大多内容苍白,形式雷同,大抵首联叙行色,颌联用人名典故恭维行人,颈联遥想沿途景色,尾联预祝平安或抒写两地相思,即有变化也只是用词稍加改换或四联倒错,以致形成俗套。但不管怎样,此诗却是韩翃诗萧疏之风的代表。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中评论道:“情绪是散淡的,喜未尽欢,思不致愁,只是淡淡的惆怅和眷恋;结构是散淡的,四联之间联系松散,情景平列展开,没有波折起伏;遣词造句也是散淡的,字句平易,少用典故,节奏平滑而舒缓,全

诗给人的感觉,恰像诗中描绘的‘秋风疏柳白门前’这样一幅图画,萧散、疏朗而又明晰清新。”

谷 雨

寒 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节日名,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两天。古代风俗,于寒食前后禁火三天,据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夫介子推。有人因《史记》未记载介子推自焚事,并据《周礼·秋官》载司火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推论禁火之俗“周制已然”。总而言之,这一节日由来已久。每到这一天,家家禁火,只吃现成食物。时又值暮春,景色宜人,所以寒食又是春游的节日。唐人写寒食的节日很多,此诗是广为传诵的一首。晚唐孟棨《本事诗》载,德宗即位后,知制诰缺人,中书省提名,德宗批道:“与韩翃。”当时江淮刺史亦名韩翃,中书省不知指哪一个,再请批示,德宗御书此诗,并批道:“与此韩翃。”可见此诗在当时已是家喻户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句意为:暮春的长安城,落花漫天飞舞;寒食时节,宫柳随风飘扬。这两句是写白日。起句以“春”字领起,又用“无处不”双重否定强调语气,描

述出长安城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意境深远迷濛。当时风俗,每于寒食日折柳插门,以示纪念,因此,诗的第二句特意写到了柳。起句是个全景镜头,第二句的“御柳”则点明镜头已由长安城全景集聚到皇城,着一“斜”字,描绘出“御柳”的动态美。“寒食东风”上贯“飞花”(可作柳絮解),下启“柳斜”,紧扣诗题,如影随形,不仅以轻盈的笔触表现出优美的意境,而且抓住寒食节的风俗特点表现出精湛的构思。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意为:黄昏时分,汉宫分赐蜡烛,袅袅轻烟,飘散在五侯家。这两句是写傍晚。汉宫,汉代的宫廷,唐诗中多采用以汉喻唐的手法,此处暗指唐宫。五侯,有多个出处,在诗歌中用“五侯”这个典故,一般都是指最煊赫的贵族,或者是皇亲国戚,或者是皇帝近臣。寒食禁火,夜间不得燃烛,但皇宫及贵戚近臣可以例外。按照唐代制度,到寒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清明这一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以示皇恩。此二句描写的正是这一情况。傍晚时分,烛火从皇宫频频分传到贵戚近臣的府第,顿时,这些府第亦与皇宫一样灯火通明起来。一个“传”字,既表示动态,还含有“依次”意,展示了一幅形象鲜明、有色有声的中宫走马传烛图。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与贵戚近臣的殊遇亦由此可见一斑。

此诗像一幅风俗画,绘形绘色地描述出唐代长安寒食节的旖旎风光,无怪乎广为流传。当然,此诗除可作为一幅风俗画观赏外,还可作为一首讽谕诗来体味。诗题一作《寒食即事》,如此则讽谕意明显。诗前二句写春光处处相同,后二句写寒食节家家禁火,唯皇宫贵族独异,二者对比,暗喻对特权的

讽谕意味。有的进而谓“五侯”指宦官，中唐以来，宦官专权如汉末之世，以汉喻唐，专讽宦官擅权的政治弊端。如从唐德宗赏爱此诗的情形看，说诗人有明显的讽谕意恐怕不符合实际。但“形象大于思维”，诗人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各求所需，各从所好，这也是此诗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此诗通过审视寒食节皇宫传蜡，轻烟袅袅，直入五侯宦官家中的场景，写出了宦官炙手可热的权势，却又不失寒食春城的独立审美意义，或者说，前者加深了后者的内涵深度，后者加强了前者的艺术感染力。

谷雨节

寄柳氏

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韩翃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以其诗《寒食》被唐德宗御笔点批和与柳氏的曲折恋情而闻名士林。这首诗，顾名思义，就是一首寄给柳氏的诗作。此诗之所以广为流传，除了其本身的艺术力量外，更得益于它包含了诗人与柳氏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据唐人许尧左《柳氏传》和孟棨《本事诗》载，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者皆当时名士。一富家子李生，负气爱才，因看重韩翃，遂将家中一歌姬柳氏

赠于韩翃。安史乱起,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士女奔骇。柳氏以色艳独居,恐不免,便落发为尼。时韩翃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府中书记。京师收复后,韩派人到长安寻柳氏,并准备了一白口袋,袋装沙金,袋上题了这首诗。

“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句意为:柳氏啊!柳氏!过去你是那样美丽可人,如今你尚在人世吗?章台,汉长安城中街名,街中多柳树,章台是诗人与夫人以前常游之地,而夫人又姓柳,加之唐时有折柳送人的习俗,所以诗人称柳氏为“章台柳”。安史乱起之时,诗人与柳氏身居两地。长安城陷,柳氏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此诗作为给柳氏的问候信,所以诗人言其是否尚在人世。诗人语意双关,以柳写人,起句重叠,直呼其名,表现了诗人对柳氏的深深眷念之情。“青青”二字,既是实写杨柳秀色,又是写柳氏的娇美,同时也蕴含了诗人对柳氏的深深爱意。“今在否”三字,辅以问句,显见了诗人对柳氏的牵挂与担忧。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句意为:即使章台柳颜色青青,长长柳条,飘垂如故,恐怕已为他人所攀折。这两句仍然是语意双关,真正含义是:即使柳氏你还像当年那样可爱,也会流落到别人的手中啊!上两句写诗人担心柳氏是否尚在人世,这里,又递进一层,意思是说:即使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侥幸得存,可是,柳氏是否已嫁他人呢?“纵使”、“也应”四字,写出了诗人的深深忧虑之情。

全诗语意双关,表面上写的是柳树,实际上是对柳氏的问候,问候了两件最关切之事:是否在人世?是否已嫁人?通篇用词浅白,但言简意丰,跌宕起伏,表达了对柳氏的眷念,写得

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当柳氏在长安接到这个装沙金的口袋后，捧诗呜咽，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不久，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劫，“宠之专房”。翊后随希逸至京师，已失柳氏去向，叹想不已。一日，偶逢于龙首冈，柳氏自车中问：“得非韩员外乎？某柳氏也。”使女奴告诉已失身沙吒利，让翊明早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柳氏则自车中投一红巾包小盒子，哭着说道：“当遂永诀，愿置诚念。”翊悲痛欲绝，在淄青诸将宴会上，告诉虞侯许俊。许俊单身匹马至沙吒利宅，设计得柳氏归韩翊。“柳氏与韩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这的确是一个悲欢离合、传奇感人的爱情故事，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的状况。

谭 克

寄哥舒仆射

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
腰垂紫文绶，手控黄金勒。
高视黑头翁，遥吞白骑贼。
先麾牙门将，转斗黄河北。
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
辘轳宝剑初出鞘，宛转角弓初上弦。
步人抽箭大如笛，前把两矛后双戟。

左盘右射红尘中，鹞入鸦群有谁敌。
杀将破军白日余，回旆舞旆北风初。
郡公楯鼻好磨墨，走马为君飞羽书。

哥舒仆射，即唐天宝名将哥舒翰。据《旧唐书》卷九《玄宗记》下载：天宝十五载五月，“甲子，哥舒翰进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此可知该诗当作于天宝十五载(756)正月以后。安禄山于上年冬发动叛乱，向南进兵，并很快占领了东都洛阳。哥舒翰此时正奉命在潼关防守。后来，由于唐玄宗、杨国忠等人的昏庸和猜忌，使得潼关防守战役完全失败，哥舒翰本人也为安史叛军所俘。韩翃此诗写于哥舒翰带兵前往守关之际，盛称哥舒翰的武功与军容之盛，既表现出对其所抱的希望，也意在鼓励其守关抗敌。

“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腰垂紫文绶，手控黄金勒。”句意为：你如同万里长城，乃是国家依赖的重臣；你一生唯以精忠报国为己任。你腰间挂着用紫色花纹丝带系着的大印，手里握着用黄金制成的马衔。万里长城，比喻国家所依赖的大将。这里借喻哥舒翰。紫文绶，紫色花纹丝带。古代高级官员用作印绶，或作服饰。黄金勒，用黄金制成的马衔。诗人开篇即写哥舒翰是国家依赖的“万里长城”，并一心报国。在当时安史叛军大兵压境，形势十万火急的情势下，此二句显得多么有份量。接着，诗人又夸赞哥舒翰身居高位，地位显赫。

“高视黑头翁，遥吞白骑贼。先麾牙门将，转斗黄河北。”句意为：你英年即居高位，仰天长望，气吞那安史叛贼。你调遣军中将士，即将转战黄河之北。高视，从高处往下看。黑头翁，指

少年而居高位者。《晋书·王珣传》载：“珣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黑头翁，一作“黑矛肖公”。黑矛肖，古代兵器，长矛。北魏大将栗碑好持黑矛肖，人称“黑矛肖公”。后用以作大将的代称。此借指哥舒翰。从哥舒翰生平看，作黑矛肖公意义似更为贴切。吞，消灭之意。白骑贼，语出《梁书·侯景传》。侯景初为后魏定州刺史，后降高欢，再降梁武帝。后谋反，武帝被逼饿死。景立简文帝，复弑之，自立为汉帝，后为王僧辩等讨平。初，于武帝普通中，童谣曰：“青丝简马寿阳来。”后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此借指安禄山及叛军。麾，指挥。牙门，古时驻军，主帅帐前牙旗以为军门，称“牙门”。转斗，转战。此四句，夸赞哥舒翰雄姿英发，指挥若定。诗人称安禄山及叛军为“白骑贼”，谓其反复无常，为无耻小人，终遭剿灭，厌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帐下亲兵皆少年，锦衣承日绣行缠。辘轳宝剑初出鞘，宛转角弓新上弦。”句意为：将军手下兵士皆英雄年少，身穿绣有天日的锦衣，足缠绣花绑腿布；腰间辘轳宝剑刚刚出鞘，缠绳宝弓新近上弦，整装待发。亲兵，随身的卫兵。锦衣，精美华丽的衣服。行缠，绑腿布。辘轳宝剑，良剑名，剑首以玉作辘轳形为饰，故名。宛转，缠弓的绳。角弓，以兽角为饰的弓。此四句是夸哥舒翰所部军士装备精良，整装待发，即将转斗黄河北岸。

“步人抽箭大如笛，前把两矛后双戟。左盘右射红尘中，鸛入鸦群有谁敌。”句意为：步兵所用之箭，大如竹笛，前拿戈矛，后握画戟，在烟尘滚滚的战场上左冲右突，如鸛入鸦群，无人

能敌。步人,即步兵。矛、戟,均为古代兵器名。盘,盘旋。射,射箭。左盘右射指兵士动作。红尘,车马扬起的灰土。鹞,鸟类的一种,也叫隼,善于袭击其他鸟类。鹞入鸦群,比喻骁勇无敌。此四句写哥舒翰的精兵强将,将把安史叛军杀得落花流水,用辞浅显,却酣畅淋漓。

“杀将破军白日余,回旆舞旆北风初。郡公楯鼻好磨墨,走马为君飞羽书。”句意为:将军剿除叛军,半日尚且有余;北风吹拂,旌旗飞舞,将军班师回朝。从军文人,研墨草写胜利檄文;战马飞驰,传递着将军胜利的消息。白日余,即叛军顷刻可破,半日有余。这当然是夸张之语。旆旆,军旗。旆,赤色,无饰曲柄的旗。旆,有燕尾垂旒的旗。回旆舞旆,指胜利回师。郡公,爵名。晋始置,亦称开国郡公。历代因之。明初尚有郡公之封,后废。楯鼻,盾牌的把手。楯鼻磨墨,语出《北史·文苑传·荀济》:“济初与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当王,然负气不服,谓人曰:‘会楯上磨墨作檄文。’”后因以“楯墨”为文人从军研墨草檄的典故。走马,骑马疾走,驰逐。羽书,即羽檄,征召士兵的紧急檄文,加上羽毛以示急速。此四句写哥舒翰率军剿灭叛军,指日可待,不久就会胜利班师,得胜檄文将传遍海内。同时,也暗点诗人作此诗的意旨。

哥舒翰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难时刻前往镇守潼关,诗人对他寄予厚望,此诗洋洋洒洒,浓墨重彩,多处用典,盛赞哥舒翰及其军士,并描绘了扫除叛军、取得胜利的动人前景,显示了诗人关心国家,力主平乱的爱国思想。全诗尽是想象之景,然景象壮阔,气势雄健,痛快淋漓,读之振奋人心。

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

长簟迎风早,空城澹月华。
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
节候看应晚,心期卧亦赊。
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

这是答程延《秋夜即事》诗的应酬之作。程延,为诗人朋友,生平不详。应酬之作每每被诗人用来逞才夸能,造句炼字,追求奇警。但情感单薄,难免套语较多,因此这类诗多数成就不高。但这首诗虽为应酬,却写得情真意切,艺术上很有特色。

“长簟迎风早,空城澹月华。”句意为:秋风来临,吹动长长的簟竹;月光如水,在静谧的空中荡漾。簟,竹名,即簟竹。迎风早,即早迎风之意。簟竹节长一丈,其长如松,故称“长簟”。首句是说秋风已经来了,切题中之“秋”。澹,水摇动貌。此指月光流照。次句“空城”言静,“月华”言色,这是点题中之“夜”。程延的诗是《秋夜即事》,韩翃也以“秋夜即事”回答,想来诗人读了程延的诗,难以入睡,夜深人静,又感到城“空”。诗人从触觉、听觉、视觉出发,将秋夜特有的季节特征和人的特殊感受逼真地写了出来,这也便是所“即”之“事”了。

“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句意为:银河已斜,雁阵南行,家家户户忙着将新织的布帛捣平捣软赶制寒衣。砧杵,此

指捣衣声。砧,捣衣石。杵,捣衣棒。砧杵一片作秋声,季节确实已入秋天了,此联是写“秋”夜的又一景观。联中“秋”字,用法奇特。“秋”既属“星河”,状银河已“秋”,即由南北斜向东西;又属“一雁”,言秋来雁阵南行。一字在同一位置能有多种功能,参与不同的意境创设,这虽是古典诗歌语言独具的弹性美,也反映了诗人调字遣辞的艺术才华,难怪此联向来为人欣赏。乔亿《大历诗略》赞其“新警”。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又称其:“‘秋’、‘夜’二字极寻常,一经炉锤,便成诗眼。”

“节候看应晚,心期卧亦赊。”句意为:看来时令已到秋天,我和友人期许已久,所以今晚睡得很迟。心期,即两相期许,相互尊重和向往。语出《南史·向柳传》:“我与士逊(颜竣)心期久矣,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此处用以表达与程延神交而不能相见的遗憾。赊,迟。诗人“心期”而“卧”迟,即相会的愿望得不到实现,自然十分惆怅。

“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句意为:吟诵着友人秀美的诗句,不知不觉间,乌鸦啼鸣,已是黎明。向来,即刚才。秀句,秀美的文句,此指程延的诗。鸣鸦,黎明啼叫的乌鸦。诗人接到朋友的诗,一边吟诵,一边思念,将所见、所闻、所感赋于笔墨,酬诗作答,居然一夜未眠,可见诗人与友人情谊之真挚、深厚。

在“大历十才子”中,韩翃的官位最高,诗也独具“华美”特色。此诗前四句写秋夜,绘景言情,凝炼隽永。后四句写怀念友人,情真意切。全诗首尾照应,上下连属,中间二联不但对仗工整,且用字工巧,已开中唐诗歌风气。

同题仙游观

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
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闲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

这首诗是诗人游道家宫观时，与友人一起题咏之作。诗中盛赞了仙游观的宁静和清幽。

“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仙台：指仙游观。仙游观，唐高宗时建，潘师正所居，遗址在今陕西麟游县城北，传说道教赤脚仙曾游于此，故名。五城楼：传为仙人居处，亦称五城十二楼。句意是：夜雨初停，景物凄清，诗人来到仙游观，看到了五城楼。首联点明在宿雨初收，风物凄清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仙游观。

“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秦：唐京兆府一带，古属秦地。秦树：指长安一带的树。砧声：捣衣声。句意为：暮霭中，山色与长安的树影遥遥相连，捣衣的砧声，似在报告着秋天进入了汉宫。此联由远及近，山色远连，砧声近报，且不入观门，先将观前观后，观左观右，无限风物，无限凄清，一律收来，写得有声有色，凝炼开阔。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闲小洞幽。”坛：道观的法坛。

闲，淡雅。句意为：疏疏落落的青松投下纵横的树影，道坛上空寂宁静，细草生香，洞府幽深。此联写道观的幽静。这是一处远离尘嚣的所在。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方外，世外，指仙境或僧道的生活环境。丹丘，亦作“丹邱”，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昼夜长明。句意为：何必再去寻找方外之地呢，人世间本来就有这样的仙境！此联写作者游览道观的感想。

整首诗，有远景，有近景，着力刻画的是道观幽静的景物。前六句写景，后两句抒怀，文笔简炼，对仗工稳，用典贴切，章法井然。中间两联尤为人们称道，体现出中唐七律特有的格调。此诗构思精巧，语言清新华美，音韵流转，充分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派清空流丽的艺术风格，当属韩翃七律中的上乘之作。

欧亚戈

耿 玮

耿玮，字洪源，河东人。登宝应元年进士第，官右拾遗。工诗，与钱起、卢纶、司空曙诸人齐名，号大历十才子。玮诗不深琢削，而风格自胜。集三卷。

陇西行

雪下阳关路，人稀陇戍头。
封狐犹未翦，边将岂无羞。
白草三冬色，黄云万里愁。
因思李都尉，毕竟不封侯。

陇西行，乐府曲名。属“相和歌瑟调曲”旧题。此诗对戍边将领未能平定边关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对此进行了深深的思索。

“雪下阳关路，人稀陇戍头。”句意为：大雪纷飞，铺满了阳

关小路；边关城头上，戍人稀少。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以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为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隘。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阳关即指此。陇戍，泛指戍守西部边疆。如李益《观回军三韵》诗：“万里将军没，回旌陇戍秋。”漫天大雪，纷纷扬扬，淹没了阳关路，诗人开篇即勾画出了一幅苍凉旷远的塞外风雪图。又言戍楼上兵卒稀少，这是诗人实见之景，照应起句大雪纷飞，边地酷寒，士卒多在营中不出来。同时，一个“稀”字，暗含了边关疏于战备，引起下文。

“封狐犹未翦，边将岂无羞。”句意为：强敌劲虏仍然没有被消灭，边关将士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封狐，即大狐。屈原《离骚》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只好射夫封狐。”此指西北边陲尚未消灭的强劲敌虏。翦，同“剪”，此指灭除，消灭。戍头人稀，故而封狐未翦，此句承接自然。强虏未灭，边境未定，将士岂能无羞？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边关将士应为未能消灭强敌而感到羞耻，再则是难道他们真的不感到耻辱吗？诗人一语双关，提出了深深的疑问。

“白草三冬色，黄云万里愁。”句意为：塞外整个冬天皆是这白草的颜色；黄沙遮天蔽日，绵延万里，让人心愁。白草，沙漠中的一种草。三冬，指冬季的三个月。黄云，沙漠地带空中一种带黄沙的云。白草、黄云，乃塞外特有之景；三冬、万里，一言时间，一言空间；色，愁，乃是诗人心中所感。此二句短短十字，蕴藉却极为丰富，塞外之苍凉，时空之无限，心中之忧愁，诸般意象，皆熔铸这十字之中，塞外三冬仅有一白草之色，何其单调，荒凉；黄沙万里，强虏未灭，边关未定，将帅不知羞辱，

怎能不让人心生悲愁，“万里”二字，既是写“黄云”，又可以修饰“愁”，用得精巧，不露痕迹。

“因思李都尉，毕竟不封侯。”句意为：我心中烦愁，因而愈发怀念飞将军李广；虽然他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却毕生未被封侯，反自杀身死。李都尉，即汉代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李广。他善骑射，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犯境，号曰“飞将军”。广为将，与士卒共饮食，家无余财，众乐为用。都尉，官名，汉武帝时都尉是掌管全郡军事的武官。不封侯，指没有封为侯爵。李广一生与匈奴前后作战七十余次，然未能封侯。元狩四年（前119）随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因迷失道路受处分，耻对刀笔吏，愤而自杀。此二句紧承上句“愁”字而来。边境未能平定，诗人因而想起了使敌人不敢来犯的飞将军李广。然李广毕生未能封侯，这既是诗人对李广不幸遭遇的愤愤不平。同时也暗寓了强敌之所以未灭，边关之所以未平定，是因为朝廷昏庸腐朽，对边关将士赏赐不公。这正好呼应“边将岂无羞”一句。

耿纬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他深切地关注着社会现实。其所处时代，唐朝已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朝政腐败，已渐渐失去了对边境的控制。作为一名忧国忧民、满腔抱负的中下层官吏，耿纬对此深有感触。强虏未除，边关未定，这有边将的原因，更有朝廷的原因，这首诗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全诗用字凝炼，意境苍凉，写景壮阔，发人深思，不让盛唐之作。

谭 克

春日即事

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
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
强饮沽来酒，羞看读了书。
闲花开满地，惆怅复何如。

耿沛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他依附权臣元载多年，但终究未获提拔。他饱经世态炎凉，对贫贱生活和白眼冷遇感受尤深，所以毫无保留地将这种心情吐露在诗中。耿沛《春日即事》诗共有两首，此诗是第二首。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的描写，把罢官赋闲者的无聊岁月和自悲自嘲的心态表现得异常细致深刻，不仅在大历诗中属罕见，就是在整个唐诗中也可以说是很独特的。

“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句意为：我住在东岭之野，方宅几间，薄田数亩；虽值青春年少，却独自闲居于此。东皋，东岭、田野或高地的泛称。青春，春季，此喻少年。屏居，隐居、退居。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诗人开篇即点明他居于偏荒之所，薄田数亩，家业不多。接着，说他在这大好春光之时，以青春年少之身独自隐居，字里行间显得多么无奈。

“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句意为：家道清贫，屋中僮仆

多有怠慢；罢官归来，亲友宾朋自然疏远。慢，怠慢。官罢，失去官职。疏，疏远。此联写世态人情，入木三分，且对仗精工，言浅意远，向为人们所激赏。“家贫”是“数亩东皋宅”的概括，“官罢”呼应“青春独屏居”。连家中僮仆都怠慢白眼，可见诗人家境的寒贫；官罢于家，友朋疏远不来，诗人只好独屏居了。此联可谓看透写尽人情世故，非饱经世态炎凉、屡遭白眼冷遇、贫贱交加者所不能为！

“强饮沽来酒，羞看读了书。”句意为：勉强喝一些买来的清酒，羞于翻阅这些读过了的诗书。强饮，勉强喝一点。沽，买。羞看，怕看，懒于看。读了书，一作“读破书”。诗人赋闲在家，僮仆欺人，亲朋不来，无聊之至，只好借酒浇愁。“强饮”二字，写出了诗人想喝不喝，浅饮一下却难以下咽的凄苦之状。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诗人却耻于翻书，是啊，看书又有什么用呢，到头来还不是“官罢”“独屏居”。此言“读了书”，可见书看过一两遍，但不想再看，诗人可谓无聊透顶，凄苦难当。

“闲花开满地，惆怅复何如。”句意为：庭中花儿，不解风情，开得遍地都是；我心中惆怅，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开，一作“更”。诗人言花为“闲”花，可见其与人一样，不关人情。“闲”字既写出了花儿无精打采的样子，又正是诗人闲得无聊的映照。“闲花”可恨，却又偏偏开得遍地皆是，更是让诗人气恼不已。诗人惆怅苦闷，可这又有什么用？这里，一个“复”字，写出了诗人已然惆怅，对于命运是多么的无可奈何，惆怅之余，复又归于孤寂无聊。

表现贫困的生活处境和苦闷的心情这类内容的诗，在耿

沛以前并不乏其人,但耿沛却能将这些一般性的内容,开掘得更深,表现得更为透彻。在那个颠沛流离、饱经患难的时代里,诗人不幸的一生贫病交加,这种怨恨与惆怅的心情,在他的诗作中多有表现,而此诗刻画得更为深刻。全诗工于白描,刻写细腻,对仗工整而出之自然。其中“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为时人所传诵。

谭 克

入塞曲

将军带十围,重锦制戎衣。
猿臂销弓力,虬须长剑威。
首登平乐宴,新破大宛归。
楼上诛姬笑,门前问客稀。
暮烽玄兔急,秋草紫骝肥。
未奉君王诏,高槐昼掩扉。

入塞曲,乐府《横吹曲》名。内容多军人从边塞返回的情景。这首诗写一位早年勇武过人、威风凛凛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到后来竟门前冷落,甚至被姬妾嘲笑的遭遇。诗人对此寄以沉重的感慨。

“将军带十围,重锦制戎衣。猿臂销弓力,虬须长剑威。”句意为:将军膀大腰圆,腰带长有十围;所穿甲衣乃重锦制成。他

臂长如猿,力大无比,以至拉弓会销减弓的弹力;他腰佩长剑,而脸上浓密卷曲的胡须更增加了他的剑威。十围,形容腰身粗壮。如《北史》曾称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围”。猿臂,谓臂长如猿,能自由运转。《史记·李将军传》云:“广为人长,猿臂,善射天性也。”虬须,卷曲的胡须。长,助长也。诗人笔力老到,短短二十字,一位虎背熊腰,身着锦衣,臂长如猿、力大无穷,腰佩长剑,胡须浓密卷曲,威风凛凛的将军形象便已跃然纸上。

“首登平乐宴,新破大宛归。楼上诛姬笑,门前问客稀。”句意为:平乐酒宴,将军第一个入座,原来是他刚大破大宛国,从西域归来。然而将军府中,妻妾责骂、嘲笑他;门前车马稀疏,无人拜访。平乐,观名,在洛阳西门外,为汉唐富豪显贵的娱乐场所。李白《将进酒》曾有“陈王昔时宴平乐”句。大宛,古西域三十六城国之一。此地北通康居,西临大月氏,盛产名马。诛,责求。姬,妾。笑,嘲笑。将军新破大宛归来,在富豪显贵交游娱乐的平乐举行庆功酒宴,而将军又第一个入席就座,可见破大宛功劳之大。这里,由一个“登”字,可以想见其气宇轩昂,从容入席的大将风度。前着一“首”字,更显其鹤立鸡群、战功赫赫。然而,诗人笔锋陡转,略去诸多世事,转叙将军家中小妾耻笑,门外宾客冷落,可谓内外交困,凄苦难当。此二句与上两句反差强烈,对比鲜明,情势陡落。功臣不被重用,门庭冷落,遭人耻笑,何等落魄悲凉,诗人激愤之情,溢于言外。

“暮烽玄兔急,秋草紫骝肥。未奉君王诏,高槐昼掩扉。”句意为:日暮时分,戍楼烽火连绵,原来是辽东敌人入侵,情势紧急;秋高草长,厩中紫骝良马膘儿正肥。然而未得到君王的诏书,只有闲坐家中;庭中槐树高耸,直入云霄,遮掩住了房舍,

即使在白日里家中也暗淡无光。玄兔,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似指玄兔郡,为汉武帝灭朝鲜所置。如元赵孟頫《上都》诗:“飞鹰玄兔碛,饮马白狼湾。”关外外敌内侵,形势急迫,傍晚时分戍楼上燃起烽火,更让人心急如焚。古时边疆少数民族内侵,多是在秋高马肥之时。言“秋草紫骝肥”,可见敌人马儿正肥,可谓强虏压境,形势更是逼人。同时,此句也暗示了将军不受重用,荒闲家中,良马坐骑空自精心调养得膘肥体壮。紫骝,良马名,又名枣骝。坐骑乃名贵之宝马,良马配英雄,可见将军固一世之英雄耳。然而将军并未得到君王的任用,而是闲坐家中。庭中槐树参天,正与前“门前问客稀”相照应。槐树太高太密,以致把屋舍都遮得严严实实,不见天日。白昼尚且如此,夜里屋内光线之暗可想而知。前线紧急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而英雄却赋闲家中,这是为什么?一个“昼”字,可是对朝廷“清明政治”的辛辣嘲讽,意蕴深长。

耿沛是大历十才子中较多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其所处时代,安史之乱已过,唐帝国朝政日坏,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多舛的耿沛对此深有感触。这首诗写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得不到朝廷任用,以至门可罗雀,连家中小妾都耻笑,在深表同情的同时,也对朝廷的昏庸腐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意蕴深长,言简意丰,慷慨悲凉,感人肺腑,实乃诗人得力之作。

谭 克

上将行

萧关扫定犬羊群，闭阁层城白日曛。
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
旌旗四面寒山映，丝管千家静夜闻。
谁道古来多简册，功臣唯有卫将军。

此诗题又作《上裴行军中丞》。上将，军中主将，统帅。行，古诗的一种体裁。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载：“古诗或名曰乐府，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因扫除强虏，才迎来“丝管千家静夜闻”的和平安定局面的由衷欣喜，对建立这种不朽功勋的上将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并坚信这位“上将”的大名一定也像西汉名将卫青那样，永载史册。

“萧关扫定犬羊群，闭阁层城白日曛。”句意为：在萧关边塞，消灭了进犯的强敌；落日余晖笼罩着大地，边关重城的城楼已经关闭。起句一作“胡尘已灭天山外”。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从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卢照邻《上之回》诗：“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候多。”闭，关闭。层城，高层、重城。曛，落日的余晖。层城白日，一作“阴阴日复”。起句称强敌为“犬羊群”，对敌人何其藐视。用一“扫”字，可以想见将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武情状。而“定”字则显示强虏已破，

边患肃清。次句乃实写边关之景。楼阁层城,落日余晖,涵括了天上地下之景,景象壮阔。“闲”字暗示了边关将士的严阵以待,防卫谨严。

“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句意为:槽中良马嘶叫,与军中战鼓号角声响成一片;门前一白发老将军,正看着天上的风起云涌。枥,饲养牲畜的槽。骅骝,良马名。嘶,马叫声。鼓角,战鼓和号角。风云,此指战争形势。此二句一写耳之所闻,一写目之所见,写得有声有色。军中鼓角齐鸣,警惕的槽中战马也跟着嘶声阵阵,声音震天。在如此雄壮的气氛中,一老将正昂首仰望,观看着天气的变化,亦即注视着战局的发展。言“老将”,寓含其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与“识风云”相呼应。马是良马,将是“老”将,可见边关将士装备精良,能征善战。

“旌旗四面寒山映,丝管千家静夜闻。”句意为:军中彩旗,四处飘舞,映照着萧瑟的山川;城中夜深之时,仍有千家万户响起了丝竹管弦之声。旌旗,军旗。寒山映,一作“高秋见”。丝管,管弦乐器的代称。丝,一作“竹”。上两句,先写声,后写色;此二句则变为先写色,后写声。称山为“寒山”,既点明时节,又写出了山的萧瑟与寥廓。旌旗寒山,两相映衬,场面多么恢宏,军威多么雄壮。千家万户于静夜之中,响起了丝竹之声,这是多么安定和平的景象,而这正是边关将士竭力戍卫换来的。这两句是从侧面写边关军威的强盛及领军“上将”的雄才大略与忠勇卫国。

“谁道古来多简册,功臣唯有卫将军。”句意为:谁说从古至今,这么多的史书,只记载了西汉骠骑大将军卫青一个人的

大名。此二句异文甚多。一作“更想他时看竹帛,功成不独霍将军。”简册,一作“计策”。臣,一作“成”。有卫,一作“是李”。卫将军,即西汉名将卫青。卫青本为平阳公主家奴,后为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他曾先后七次出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此二句的言外之意是:“上将”也一定会像卫青那样青史留名的。此处采用疑问句式,更加强了这种语气。

此诗场面恢宏,写景壮阔,气势雄健,慷慨苍凉,声色俱美,直追盛唐高适、岑参。从诗人对建立不朽功勋的边关将领的热情歌颂中,可以看出,诗人多么希望国家没有战乱,人民安居乐业啊!

谭 克

代园中老人

佣赁难堪一老身,幡幡力役在青春。
林园手种唯吾事,桃李成阴归别人。

代,即摹拟的意思。本诗是代一位从少年起就被人役使的老人说话,对老人的一生遭际深表同情。在封建社会里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是极为普遍的事,难得的是诗人对这种普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抗议,这是不甘为奴者的共同心声。

“佣赁难堪一老身，皤皤力役在青春。”句意为：年迈体衰，难以忍受沉重的劳动；满头白发了，还在大好春光中为他人辛勤劳作。佣赁，被人雇用。难堪，难以忍受。难，一作“谁”。皤皤，满头白发的样子。班固《东都赋》云：“皤皤国老，乃父乃兄。”力役，被人役使着进行劳动。青春，此指春天。《楚辞·大招》言：“青春受谢，白日昭之。”诗人开篇点题，“佣赁”点明“园中老人”身份。这两句诗承接紧密，环环相扣，“皤皤”承“老身”，“力役”呼应“难堪”，而满园青青春色与老人满头白发相映照，对比鲜明，让人触目惊心。

“林园手种唯吾事，桃李成阴归别人。”句意为：我终年所作之事，就是亲手侍弄满园果木；可是，桃李长成林木，开花结实，却全归了别人。手种，即亲手种植。桃李，这里是举桃李而概括其它果木。扶侍满园果木，这是“老身”所作之事，着一“唯”字，既写出了老人终年勤苦劳作，一心扶侍侍候之状，又显示这是老人生计唯一之依托。“桃李成阴”，这是老人终年劳作之果。用一“阴”字，可以想见满园桃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样子，而这也是老人经年“难堪”之所得。可是，一年所得全“归别人”，自己一无所获。这两句是园中老人的血泪控诉，读之令人动容。

耿纬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忧国忧民，仕途坎坷，安史之

乱后的创伤,人民的苦难,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这首诗是诗人代替一个被人雇用,终年勤苦劳动却不能享受劳动果实的老人的控诉,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本质。全诗用语浅淡,朴质无华,但言简意丰,感人肺腑。

谷 雨

古 意

虽言千骑上头居,一世生离恨有余。
叶下绮窗银烛冷,含啼自草锦中书。

这是一首闺怨诗,诗中道出了幸福的爱情与功名富贵之间的矛盾。题为《古意》,说明这是一个亘古已有的老问题。室中“绮窗银烛”的华贵陈设,也遣不去女主人哀怨、绵长的相思之苦,只好在凄凉的秋夜,眼含热泪,给那个身居高官而遥在异地的“一世生离”的人写信,盼他早归。

“虽言千骑上头居”,句意为:虽说那夫婿官居千骑位居上头,荣华富贵。千骑,唐武官名。此处有汉乐府《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之意。上头居,意居上头,有夫婿位居高官之意。夫婿高官加身,位列人上,得之殊为不易,让人欣羡。但是,前面加以“虽言”二字,将其压了下去。这里,“虽言”有两层含意:一是夫婿位居人上,很让女主人骄傲;二是夫婿纵然荣华富贵又能怎样呢?诗人设下悬念,开启下文。

“一世生离恨有余”，句意为：夫婿远在他乡，一生难得几次相见，纵然他富贵荣华，也只能让我空觉离恨悠悠不绝而已。古时交通不便，对于分居两地的人来说，常常是数年难得一见，与其说是生离，无异于死别。言其“一世生离”，可见相见之少之难，怎能不让人苦苦相思。“一世生离”之恨已经够多的了，再着以“有余”二字，更见离别愁恨之繁多，绵绵不绝。

“叶下绮窗银烛冷”，句意为：屋外树叶婆娑，室内窗饰绮罗，银烛光亮，却减不去女主人心中的寒凉。绮窗，雕画美观的窗户。如王维《扶南曲歌辞》：“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银烛，喻明亮的灯光。此处又有灯饰华美之意。室中“绮窗银烛”的华丽陈设，正好与女主人夫婿“千骑上头居”的地位相呼应，但这些都无法排遣去女主人心中之“冷”。这冷既是节令环境使然，更是女主人与夫婿一世生离使然；这冷是恨有余的延续。此句，“绮窗银烛”的华贵与女主人的“冷”两相映衬，正好与首句之“虽言”意相联。

“含啼自草锦中书”，句意为：寒夜漫漫，辗转难寐，思夫不得，女主人噙住泪水，修书远在异乡之人。草，起草。锦中书，即信，借用前秦苏惠在锦上织回文诗给丈夫窦滔的典故。此句，“啼”是前面“恨”和“冷”的深化，冠以“含”字，写出了女主人强止啼哭，噙着热泪，起草家书之情状，而这封满纸是泪的“锦中书”，夫婿看到之后，又将作如何感想，诗人没有叙写，而是戛然收笔，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去思索。

这首诗，诗人把真挚的爱情看得比统治阶级用来作钓饵的功名利禄更有价值。唐人闺怨诗中多有此题意，例如王昌龄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此诗题为《古

意》，诗中一暗一明，化用两个典故，既增加了诗作的深度，又显现了此诗题意古亦有之。全诗构思精巧，遣词精当，刻画细腻，情真意挚，感人肺腑。

谭 克

塞上曲

惯习干戈事鞍马，初从少小在边城。
身微久属千夫长，家远多亲五郡兵。
懒说疆场曾大获，且裴年鬓老长征。
塞鸿过尽残阳里，楼上凄凄暮角声。

塞上曲，新乐府辞，由汉横吹曲辞演化而来，其曲多写边塞战事。此曲描写一位少小就在边陲“事鞍马”，却未得到应有的赏赐，临老仍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千夫长”的兵士的故事。诗人一方面对老兵一生悲苦的遭遇深表同情，一方面斥责了统治者长期的边疆战争，写得凄凉感人。

“惯习干戈事鞍马，初从少小在边城。”句意为：我常年征战，戎马一生，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边城之地。干戈，指战争。事鞍马，从事军旅生活。边城，边塞之地。这里，言老兵“惯习干戈”，点明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同时暗寓其精于武艺，应多有战功。此“惯”字，用得极为凝炼准确，提纲挈领，全篇可以说是皆围绕“惯”字着墨。老兵从少小的时候来到边城，习干

戈、事鞍马，“少小”二字，既是照应“惯”字，又显示了老兵从军时间之长。

“身微久属千夫长，家远多亲五郡兵。”句意为：我官卑位微，临老了仍是一个千夫长；故乡遥远，家中多有征戍之人，都在全国各地当兵。千夫长，下级军官，又称“百夫长”。如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五郡，即“五都”，五大城市。历代所指不同，汉时以长安以外的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市。此泛指全国各地。“身微”一句，“千夫长”承“身微”，“久”照应首句之“惯”，老兵久属千夫长与其惯习干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千夫长这个官已经够小了，且自己年龄早已不小，加一“久”字，老兵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家远”一句，“家远”照应“边城”，点明老兵惯习干戈，常年征战，有家难还。更言“多亲五郡兵”，显示了家中不仅是只有老兵一人征戍在外，还有很多人也常年征战，且散居各地。可见徭役之繁重，老兵之孤苦。

“懒说疆场曾大获，且裴年鬓老长征。”句意为：久经沙场，也曾战功卓著，可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已是鬓发斑白，但依然要常年征战戍守。大获，大胜。长征，意即远行，常用指军旅征戍。如王昌龄《从军行二首》之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老兵惯习干戈，疆场大获乃意料中事。此处言其“大获”，可见战功之著，但他临老身微，久属千夫长，因而他懒于提起此事。虽然曾经疆场大获，但久属千夫长，且年老发白，仍要无休止征战戍守，这一切，怎能不让他悲从中来呢？“老长征”中“老”字，既照应首句之“惯”，又显见了老兵对于朝廷赏赐不公，鬓发尽白仍要征戍的愤慨之情。

“塞鸿过尽残阳里，楼上凄凄暮角声。”句意为：长空万里，飞过一队塞外鸿雁，秋空中只剩下一抹如血残阳；秋风萧瑟，耳畔传来戍楼上凄凉的鼓角声。凄凄，一作“呜呜”。暮角声，指傍晚军中的鼓角声。鸿雁从塞外飞来，故称“塞鸿”，而“塞”字正好与前面“边城”相呼应。这里，“过尽”二字用得极为精妙。过，表示飞过一队鸿雁。尽，表示老兵遥望鸿雁，雁越飞越远，消失在残阳之中。此二句，一写色，一写声，色是如血残阳，声是凄凄暮角声，残阳、暮角，与老兵悲凉凄苦的境遇何其相似！诗人寓情于景，景由情生，情景交融。

这首诗，紧扣“惯”字行文，前四句概述老兵一生，后四句写景抒情，残阳暮角的凄凉与老兵晚景的悲惨交织在一起，真切感人。全篇回旋着一种哀婉的声韵。此诗用辞精当，承接紧密，意境苍凉，感人肺腑，不愧佳作。

谭 克

慈恩寺残春

双林花已尽，叶色占残芳。
若问同游客，高年最断肠。

慈恩寺，乃唐代著名寺院，在今陕西西安市南郊。唐贞观二十一年（647）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在隋代无漏寺旧址上重建此寺，以追念其母文德皇后，故名为“慈恩”。当时寺内阁楼耸

峙,禅房多处。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尉迟工僧、伊林等人又为各院画了许多壁画,使之更为富丽堂皇。寺内又另建翻经院,玄奘曾在此住了八年,专门翻译经、论。寺内有雁塔,专门用以收藏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塔高64米。时至今日,这里仍为游览胜地。残春,晚春。这首诗写安史之乱后的慈恩寺萧条破败之景象,乃一首游记诗。

“双林花已尽”,句意为:暮春时节,慈恩寺百花落尽,一片凋零,满目萧条。双林,原指释加牟尼涅槃处,此指慈恩寺。花已尽,点题之“残春”。寺院百花已经开尽、凋落,一片残败景象,这既是实写诗人游览慈恩寺眼前所见之景,同时也饱含了大好春光不再的怅惘之情。

“叶色占残芳”,句意为:寺院里树叶葱茏,遮住了尚未凋谢的花朵。残芳,残败的花草。此句紧承“花已尽”而来,虽然花已开尽,但尚未凋落完,还剩下一些,故称“残芳”。这里,“残”字既照应题之“残春”,又是诗人内心感受的映衬。慈恩寺草木葱葱郁郁,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然而如此春意盎然之景并未能减少诗人内心的愁苦,诗人反而怨它遮住了这最后一点“残芳”。一个“占”字,显见了诗人心中美好之物被人霸占去的痛苦和无奈之情。

“若问同游客”,句意为:假若询问一起来慈恩寺游玩的客人。至于“问”的具体内容,诗人没有点明,而是留下悬念。或许是诗人看到慈恩寺百花凋落,一派残败景象,心中凄然,想问一下同游之人的感受吧。

“高年最断肠”,句意为:同游之人中,高龄之人最为伤心。高年,老年人,高龄的人。断肠,亦即肠断,形容悲痛之极。如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断肠人在天涯。”此句是上句的回答。但是，上句诗人问的是什么内容，这里依然没有点明，而是继续留下悬念，让人们自己去想象。其实，前面已经写明慈恩寺“花已尽”，且“残芳”又被“叶色”“占”去，一派萧条破败，满目疮痍，任何人看到此景都会若有所思，都会“断肠”的。这里，言“高年最断肠”，有两层意思：一是年高之人历经沧桑盛衰荣辱，故最为伤感；再则就是同游之人皆触景伤情，只不过“高年最断肠”而已。

这首诗，构思精巧，言简意远，短短二十个字，却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一首游记诗，此诗写景甚少，而且也缺乏特色，仅是“概述”而已，但结句用“高年最断肠”煞尾，人们就会发出疑问：这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是历史的见证，是慈恩寺兴衰的见证，使诗人及同游之人心里多了一杆秤。这就令人深思遐想，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安史之乱造成的种种破败景象的惋惜之情。

谭 克

凉州词

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
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

凉州词,乐府《近代曲》名。一名《凉州歌》。原是凉州(州治在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民歌。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歌词,描写西北边塞风光和战争情景。其中以王翰和王之涣之作较为著名。这首诗描绘唐朝使者出使吐蕃时的一路见闻,给人们展现了一幅西部边境的风俗画。

“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句意为:旆旌大旗迎风招展,翩翩汉家使者,出使吐蕃;陇西之地,岔路很多,荒城绵延。国使,国家的使者,此指唐王朝出使吐蕃的使者。翩翩,飞快的样子。旆旌,大旗,旗帜中最大的一种。旆,古时旗末状如燕尾的垂旒。陇西,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有时也具体指陇西郡。陇山西部为当时去吐蕃的必经之路。陇山,今六盘山的南段,古称陇坂,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岐路,岔路。足,多。荒城,边陲之城。这两句,写唐朝使者出使吐蕃及其沿途所见之景。诗人开篇即推出一特写镜头,日暮时分,大原之上,军旗招展,人叫马嘶,原来是唐朝使臣出使吐蕃。“翩翩”二字,既写出了使节行色匆匆,又显现了其翩翩风度。接着,诗人把这一特写镜头放大,只见陇西原野上,岔路纵横交错,时见荒城。此处点出荒城,可见此处乃征战之地,此前曾发生过战事。荒城、国使,两相映照,遥相呼应。

“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句意为:日暮时分,晚霞满天,莽莽原野,马儿遍地,牧人胡儿,三三两两,时闻牧歌声。毡裘,用毡作的衣服,此处代指牧人。牧马,放马。胡雏,胡人的小孩。胡,古时对中国西北及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雏,幼禽,比喻幼儿。杜甫《彭衙行》诗:“众雏烂漫睡。”蕃,指吐蕃。此二句,一诉诸视觉,一诉诸听觉,写得有声有色。毡裘、牧马、

胡雏、日暮,乃是目之所见。“小”,则是心中所感。“蕃歌三两声”,乃耳之所闻。时闻牧歌三两声,可见牧歌声此起彼伏。好一幅宁静悠闲的边民《牧马图》!而边民的安居乐业正好与国使的出使吐蕃、寻求和平相映衬。可见全诗看似疏散,实则意旨紧紧相连,正所谓“笔断意不断”也!

这首诗恰如一幅边地风俗画。毡裘、牧马、胡雏、蕃歌,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意气盎然,生机勃勃。全诗剪裁精当,别具一格,紧紧抓住最具陇西特色的人、物、景,如儿童放牧,晚霞归歌等加以描写,给人留下了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时边境的祥和安宁的生活。

谭 克

皇甫冉

皇甫冉，字茂政，润州丹阳人。晋高士谧之后。十岁能属文，张九龄深器之。天宝十五载，举进士第一，授无锡尉，历左金吾兵曹。王缙为河南帅，表掌书记。大历初，累迁右补阙，奉使江表，卒于家。冉诗天机独得，远出情外。集三卷。今编诗二卷。

春 思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
家住秦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反旆勒燕然。

春回大地，万物勃发，一片盎然，很容易勾起人们的万千思绪。此诗写的就是一位长安少妇，触春景而伤情，思念出征塞北的丈夫的情景。唐时以《春思》为题的诗作不少，这是比较

有名的一首。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句意为：黄莺啼唱，燕子呢喃，温暖的春天来了；可我的丈夫，从军在千里外的边疆。马邑龙堆，《搜神记》载：“秦筑长城于武川塞，有马驰走其地，依以筑城，因名马邑。”又据《汉书·西域传》：“楼兰国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尝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言马邑隔龙堆之路，有几千里之遥。”这里诗人化用典故，将其泛指边地。此二句，开篇点题，先叙春思。上句是写“春”，下句是写“思”。正是新春黄莺啼唱，燕子呢喃的时候，丈夫不在身旁，因此这位少妇想到了马邑和龙堆，不知道有几千里路程。此联是写日里思夫。

“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句意为：春风吹拂着我的高楼，春风吹绿了汉宫，我的心已随着明月，飞到了遥远的地方。层城，《水经注》载：“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大帝之居。”这里借指京城。唐朝诗人，常以汉喻唐，此诗亦不例外，以“汉苑”代指唐时宫城。此联又紧扣“思”字着笔，写少妇虽身在长安，但心却随着明月去了遥远的边塞之地。此联是写夜里思夫。

“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句意为：谁了解我的悲痛？只有锦织的诗文诉说着丈夫远离的哀愁；谁又知道高楼上的花枝，都在嘲笑我的孤独。此联上句化用典故。《晋书》载：“窦滔妻苏氏善属文。符坚时，滔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诗寄滔，循环宛转以读之，词甚凄切。”“机中锦字”，系指此事，机中织锦织成的诗篇，字字诉说

着离别的愁怨；楼上鲜艳的花枝，似在嘲笑她独自孤眠。“楼上花枝笑独眠”一语，可见少妇思念丈夫，辗转在床，夜不能眠。

“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句意为：请问，窦大将军何时才能战胜敌人，何时才能凯旋归来？元戎，意指统帅。窦车骑，指东汉车骑将军窦宪。返旆，班师。旆，军旗。燕然，山名，即今蒙古杭爱山。此处诗人化用典故。《汉书·匈奴传》载，“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窦宪北击匈奴，大败其师，“温犊须日逐等八十一部，率众降宪军，（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此二句结出春思正意。其问语似痴，实则活生生地写出了少妇渴望与丈夫一起过平和安定生活的愿望。

此诗写春来少妇思夫，行文紧扣“春思”二字，分别描写了少妇白天、夜里、机织时、睡梦中思夫的场景，描写细腻。诗中用了多处典故，用得贴切自然，既增加了诗的深度，又显得更加婉转含蓄。这首诗也从侧面反映了唐时开边拓土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谭 克

巫山高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
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
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
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

此诗题一作“巫山峡”。本诗咏怀古迹，清颖秀拔。刘禹锡曾誉之为唐代咏巫峡的最佳诗篇之一，白居易曾称之为“千古绝唱”。据范摅《云溪杂议》载，唐时题巫山诗多达千余首，刘禹锡罢夔州刺史路过，悉去之，仅留此诗及沈佺期、王无竞和李端的诗。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句意为：那巫峡在古代巴国的东边；高峻的巫山似在半空之中。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因巫山而得名，峡谷绵延八十里，有“巫山十二峰”矗立江边，尤以神女峰（望霞峰）最为引人注目。见，同“现”。巴，古国名，大约在今重庆一带。迢迢，高高的样子。《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首联诗人点明巫峡的方位及巫峡的高耸云霄，气势雄浑。

“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句意为：云雾遮蔽了神女庙，雨水洒到了楚王的离宫。此联化用典故。宋玉《高唐赋》序云：“王曰：何谓朝云？玉对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神女馆，楚王宫，俱在今重庆市巫山县东巫山上。此处化用云雨巫山的典故，化得不露痕迹，既是实写巫峡之景象，更是为了渲染巫峡的神奇。

“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句意为：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泉水声音，无论冬夏树色总是那样苍翠。寒暄，冬寒夏暄，泛指一年四季。暄，暖和。徐陵《报尹义尚书》云：“淹留赵魏，亟历寒暄。”此联写朝暮四时的胜景，状巫峡之奇丽。上句写声，下

句写色,声色并茂。

“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句意为:那悲哀的猿啼声本来就使人不忍听,偏偏在这深秋时又不断地传来。九秋,即秋季。巫峡多猿猴,酈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猿声凄厉,“不可听”,偏偏又在深秋时节听到,多么让人怅惘。诗人无限的落寞情怀,融注在这短短的十字之中。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称赞皇甫冉说:“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怀。”这首诗就很能体现这一点。全诗词采清丽,情意深婉,写尽了巫山之雄伟,巫峡之神奇,四时之胜景,猿声之凄清。写景抒情,声情并至,言有尽而意无穷。

谭 克

刘脊虚

刘脊虚，江东人。天宝时，官夏县令。诗一卷。

阙 题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此诗原有题目，但在流传过程中遗失掉了，后人只好题以“阙题”。诗写暮春山居，景物明丽，襟怀怡悦，情与境谐，中含灵气，很能代表刘脊虚“情幽兴远，思苦语奇”的风格。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句意为：满山白云缭绕，从白云穿过，才能走到山路的尽头；春色遍野，山花夹岸，随青溪走去，青溪无尽，春色亦无尽。诗人的“读书堂”在深山之中，在去

读书堂的路上,白云缭绕,仿佛封住去路,路旁的青溪很长,水源很远,这是一条“春”和“溪”一路作伴的山路,一个“长”字把“春”这个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了。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句意为:微风吹拂,花瓣轻轻飘落,落入水中,芳香随小溪一起流向远方。此二句精细地刻画了青溪之春景。诗人状写花之盛,花香之浓,并未直接描述,而只写溪中的花瓣,用“时有”、“远随”二词,即可以使人想象青溪上那繁花似锦、芳香四溢、落英缤纷的景象,深具禅意。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句意为:清寂的屋门,正对着悠悠的山路;稠密的柳条,遮掩着雅静的读书堂。此二句写山居本身。山居门前清静异常,只有两扇门对着无人过往的山路,书斋隐在柳林之中,这是一种多么恬淡的生活趣味。着“闲门”二字,可以想象环境之清幽,俗客之不至。此联仿佛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之“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两句,“亦有禅谛”。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句意为: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照射进书斋之中,淡淡的光线落在诗人的衣裳上。山居幽雅静谧,辅以白日之清辉,一派明净,直使人产生羡慕之情。

刘脊虚可归入王孟山水诗派中,他的诗歌诗境清淡,从这首《阙题》中,可以见出诗人恬淡的思致。全诗前四句写暮春,后四句写山居,通过对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充满感情的描绘,在淡雅和闲适中透露出自己的感情。一切情意的传达,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诗情画意尽在其中。诗人面对落花、流水,既没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遐想,更没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喟然长叹,而是“时有落花至,远随

流水香”，大有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境界。清人俞陛云评此诗“起结皆不用偕律，弥见古雅”，风格与孟浩然诗很相近。

谷 雨

刘长卿画像

——〔清〕上官周

刘长卿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至德中，为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邑尉。会有为之辩者，除睦州司马。终隋州刺史。以诗驰声上元、宝应间。权德舆尝谓为五言长城。皇甫湜亦云：“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其见重如此。集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卷。

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
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
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

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吴公台，在今江苏省江都县，原为南朝沈庆之所筑，后陈将吴明彻重修。安史之乱爆发后，刘

长卿长期居住的洛阳落入贼手,诗人被迫流亡到江苏扬州一带,曾于秋日登高,来到吴公台,写下此吊古之作。

“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句意为:草木凋零,树叶飘落,我独自一人登上吴公台;秋境萧疏,令人悲伤,思乡愁绪涌上心头。这二句写古台荒废,秋日登临,思念故乡,叙明作诗之本意。摇落,零落。此处诗人化用典故。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以“草木摇落”喻自身遭谗被黜,怀才不遇。而诗人更以“古台摇落”感叹国家破败,包括诗人家乡在内的北方大片国土落入敌手;感叹民不聊生,包括诗人在内的大批难民流落南方;当然也和宋玉一样感叹怀才不遇。诸多悲苦,在这萧条凄凉的深秋时节,一起袭来。“秋日望乡心”,短短五字,千古游子与落魄文人的哀曲和愁怨,尽在其中。

“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句意为:寺院荒凉,人踪稀少;远望对岸山峦,皆在云罩雾缭之中。此联一写近景,一写远景。近处,野寺游人罕至,可见寺之隐僻;远处,云峰隔水,层层掩映,可知山之深远。

“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句意为:夕阳缓缓西沉,依傍着旧时壁垒;寒磬声声传响,在空寂的山林中回荡。此联以夕阳衬旧垒,以寒磬衬空林,旧日辉煌的场所如今是衰草寒烟,十分凄凉。这里上句写夕阳残照废垒,用一“依”字相连,无情之物立显有情;下句写空林寂静,时闻磬声,用一“满”字,正状秋林之空。清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两句“试以慢声诵之,不仅写出荒寒之意且神韵绝佳”。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自今。”句意为:南朝往事已化为陈

迹，登临怀古，令我心中惆怅；惟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水，日夜奔流不息。这两句写远眺所感。南朝，陈在南，故称南朝。陈宣帝时，陈伐北齐，陈之名将吴明彻率军攻克淮南江北一带。后与北周作战，兵败被俘，忧愤而死。此句照应题中之“吴公台”，表现诗人对吴公的缅怀之情。台上吴公，早已作古；南朝旧事，而今安在？所存者，仅台下之长江耳。末句给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这里不仅吊古，而且伤今。既感伤吴公兵败，更担忧国家及个人前途。“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两相较之，可谓异曲同工。

此诗将凭吊古迹和写景、思乡融为一体。对古今兴废的咏叹苍凉深邃。全诗写“远眺”，而主导情绪则是“悲秋”。它通过对深秋景象的描绘，融铸了诗人对人生、社会、时代的凄凉感受。诗开篇即以“古台摇落后”这撼人心魄的一声长叹奠定了全诗基调，紧接着将登台、望乡等最动感情的人类活动融入古台、野寺、夕阳、旧垒、寒磬、空林等景物之中，而这些景物都注入了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冠以“古”、“野”、“夕”、“旧”、“寒”、“空”等凄冷字眼，营造出极浓厚的悲秋氛围。结句融古事、今事、国事、家事于一体，用意颇深。此诗文笔简淡，意境深远，乃“五言长城”之上乘之作。

谷 雨

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

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
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
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
茫茫江汉上，日暮复何之。

此诗大约作于大历七年(772)，这是一首送别诗。李中丞，生平不详。中丞，官职名，御史中丞的简称，唐时为宰相以下的要职。汉阳，今武汉。李中丞昔日披坚执锐，统领三军镇守边关，而今朝被罢免而归，老来飘零，诗人对此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

“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句意为：飘零流落的征南将军，曾经统领过十万雄师。诗一开篇，就塑造出一位曾驰骋沙场而今却流落飘零的老将形象。这两句是提起全诗的关键之笔。“征南将”而今不在前线杀敌，却“流落”汉阳，又用一“曾”字，点出老将昔日沙场征战的威风，也照应今日的“流落”。今昔对比，令人慨叹，发人深思。诗人的同情惋惜之情也在对比之中得以体现。

“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句意为：罢职归来家无旧业，到老还留恋政治清明的时代。罢官而归，原籍并无田园庐舍，可见李中丞为官清廉。“无旧业”点出题目的“归汉阳别业”。因

为是“罢归”，而非告老还乡，所以才无限怀念政治清明之时，诗人作此诗之时，藩镇势力日益骄横，唐王朝内忧外患严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而权相元载却打击忠臣，排挤贤良，所以诗人借李中丞的遭遇，表达了对权奸的不满，为受排挤的忠良鸣不平。

“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三边，汉时指幽、并、凉三个州，因在边地，故称，后用为泛指边疆。轻生，指御边保国，不虑个人生死。句意为：你横刀立马，威镇边关，边疆得以安宁；你不畏牺牲，报效国家的忠心，却唯有随自己多年征战的利剑才了解。一个“静”字，写出老将独镇边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一剑知”则隐寓当权者对其报效国家、出生入死的赤胆忠心毫不体恤。这两句诗既塑造了李中丞忠勇卫国立功三边的高大形象，又反衬出无端被逐的不幸命运。

“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江汉，即汉阳，是汉水注入长江之处。日暮，天晚，语意双关，暗指朝廷不公。句意为：在这茫茫的江水上，日暮后你将去何方？如今李中丞要归汉阳别业，诗人在茫茫汉江边为他送行，不知道李中丞的前途如何，此处又是回应首句的“流落”。此联从茫茫汉江写起，绘出一片苍凉景致；而以问句作结，又表现了诗人对朝廷小人当道，罢黜忠良，致使功臣无所归依的不平，读来悲愤感人。

此诗以李中丞的流落无依始，以流落无依终，中叙李中丞的赫赫战功，字面上无一字明写诗人的感触，而是着力塑造李中丞的形象，但又处处暗含着诗人对世事不平的慨叹。语言含蓄，形象鲜明，结构上则承接严谨，首尾呼应，回环激荡，确为佳作。

谷 雨

饯别王十一南游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
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
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王十一，排行十一，生平不可考，是诗人的一位友人。此诗题为“饯别”，字面上却无一离别之语，融情于景，显得独具一格。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句意为：遥望友人乘坐的小舟，在浩渺的水烟上漂浮，向着烟水迷濛的远方驶去，诗人挥手作别，手巾已被泪水湿透。这两句是全诗的点意之笔，整首诗意都从此而来。友人已登舟远去，诗人满怀离情别绪，依然站在江岸频频挥手，徘徊遥望，但见长江浩渺，烟水茫茫，不由得涕泪沾巾。诗人惜别之情深厚而浓重。

“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句意为：友人渐行渐远，江面上鸟在飞翔，不知它们要飞往何处？只有远处静默的青山对着友人。此二句紧承“望君”，友人已经看不见了，诗人眼前只剩一江春水，两岸青山，几只飞鸟。此处“飞鸟”隐喻王十一南游。而一个“空”字，既显示友人已经远去，江面空空如也；又显示

友人离去,诗人内心的空寂。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句意为:友人的一叶风帆,渐行渐远,江水滔滔,天水茫茫,一直延伸到夕阳返照的太湖岸畔,在那里,友人你可饱赏春日的美景。此联依然照应“远望”。五湖,即太湖,友人乘坐的船儿沿长江向远处去了,诗人在斜阳里伫立,心似乎也随着友人泛舟南下,想象着他即将游览五湖山色的情景。

“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句意为:又有谁能看见,我孤孤单单伫立在小洲上,眼望着开着小花的白蘋,心中满是相思的惆怅。白蘋,生于浅水中,五月开白花,叶圆小,古诗多有关于采蘋的描写,以表达赠别友人之意。此联呼应首联,写诗人独立汀洲,眼前流水白蘋,更增加了友人离去后的空寂,于是愈发怀念友人,久久不忍归去。

此诗写送别友人,但纯从送别后的景和情处着笔。诗人调动了眼前所见之物,为送别增悲,寓情于景,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中间两联,句句写景,字字含情。既有动态的飞鸟、风帆,又有静态的青山、五湖,动静交错,画面生动。诗人在行文上,叙述句与疑问句交替使用,很有起伏感,而问句的使用更加强了抒情气氛和感染力度,很好地体现了诗人浓重的离情。如“飞鸟没何处”,用疑问口气更能体现诗人对友人的关切;“谁见汀洲上”,则用反问句强调了诗人的孤寂感。

谷 雨

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

一路径行处，莓苔见屐痕。
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刘长卿擅长五言诗，被时人称为“五言长城”。他生长于开元盛世，但一向被视为大历诗人。在大历诗坛，堪称翘楚。其诗颇具画意，没有王维诗的那种禅意，却更多生活气息。此诗写寻访一位住在南溪姓常的道士，写寻访这位道士的过程，其实也即写道士隐处的清幽景色。

“一路径行处，莓苔见屐痕。”句意为：寻访道士，一路所经之处，满是莓苔，上有点点屐痕。莓苔，即青苔。屐痕，木屐的印迹，此处指足迹。既然一路上莓苔遍布、间有屐痕，可见这里是人迹罕至之处。路有莓苔，可见人踪稀少；莓苔中现出足迹，可想莓苔之厚。而一路上都是如此。可以想见山之幽深，隐士隐居之处不染俗尘。

“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句意为：悠悠白云缭绕着静谧的沙洲，萋萋芳草遮住了紧闭的屋门。渚，水中的小洲。此联一写远景，一写近景，而远景近景可用一个字来形容：静。白云漂浮不定，但是紧紧依偎着静寂的沙洲，一个“依”字，把动

景写静了。以动写静,更显其静。道士门外芳草萋萋,遮住了屋门,呼应了上联的一路莓苔,人迹罕至。一个“闭”字,把“芳草”拟人化了、写活了,可这依然还是静景。此联可谓营造了一个静谧无声的境界。而“芳”、“闲”二字,烘托出了道士的雅洁和超尘脱俗。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句意为:我观看雨后的苍松翠柏,又循山路走到溪水源头。诗人在寻找道士的过程中,饶有兴致地看着雨后松林之色。雨后的松林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诗人没有说出。雨后青山,苍翠欲滴,虽然没有说出,但读者自然领会。上联说到“芳草闭闲门”,暗含道士不在家,所以诗人顺着雨后的潺潺溪水,随山万转,寻找道士。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句意为:溪边的花草深通禅意,面对它们,你不再需要任何言语。禅意,此指道士。诗人随山来到溪水源头,找到了道士。溪水与道士,相对无言,一幅安闲的景象。山林安闲,道士安闲,诗人自然也是安闲的。溪花禅意,相对无言,一切尽在不言中,真可谓再现了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境界。

全诗紧扣“寻”字着笔,寻找道士只是个由头,诗人赏玩道士的隐居环境才是目的。而从道士所居环境的清幽,又衬托了道士的超尘雅洁。诗的中间两联清新如画,显示了刘长卿过人的写景才能。全诗意境静穆幽远,让人屏气凝神。无怪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评云:“刘长卿诗细淡而不显焕,观者当缓缓味之,不可造次,一观而已也。”

谭 克

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这首诗是诗人被贬为南巴尉时所作。刘长卿“刚而犯上，两遭贬谪”，仕途坎坷。唐肃宗至德三年(758)，刘长卿摄海盐令，因事陷狱，贬南巴尉，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前后才得以回京。每逢佳节倍思亲，适逢贬谪，又临新岁，诗人自是感慨万端。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句意为：新岁新年，思乡心更切；我独自在天涯泣流伤心泪。潸然，流泪貌。天畔，天边，指播州南巴，即今广东茂名，时诗人被贬为南巴尉。又是新年了，新年里诗人特别思念家乡，但他却被贬在天边之地，距家遥远，欲归不得，只好独自潸然泪下。首句“乡心新岁切”，真乃肺腑之言，下文皆扣“切”字而作。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句意为：年纪老大，还屈居人下；春又归来，我还不曾回家。诗人遭到贬谪，新年归家不得，加上自己垂老之年却官职卑微，居人之下，心情就更黯然了。人不能归家，新年的春风却已归家了，诗人不由得羡慕起春风

来,所以说其“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句意为:山中猿猴,朝夕与我为伴;江边柳树,与我同赏水上的风烟。诗人被贬巴南,只能和岭猿同度日夜,和江柳同赏风烟。这里,诗人虽然不明说自己悲苦孤独的心境,但身既然只能与岭猿、江柳相类,那么这种孤独和悲苦就不言而喻了。与猿作伴,可见巴南地之荒芜,而猿声凄厉,声声啼叫回响在贬谪之人耳畔;纵有风烟可赏,但无人作伴,此情此景,何等凄然。此联可说是写尽了诗人心中的凄凉孤苦。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句意为:我就像当年的贾谊,不知还要淹没多少年。长沙傅,即贾谊,贾谊才华卓绝,命运多舛,汉文帝时会遭大臣妒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整,但回到京师仍不受重用,抑郁而死。刘长卿曾写过很多伤吊贾谊的诗文。诗人写此诗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唐王朝国势危艰,百姓流离失所,诗人满怀报国之志,却被贬往偏荒之地,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只能悲叹自己像贾谊被贬谪长沙的日子不知还要等待多少年才能结束。

此诗虽题为新年之作,但不仅仅是表达新年怀乡。诗人以贾谊自比,对身受的遭际怀着深深愤慨之情。全诗意境悲凉寥落,行文与诗情的推演都环环相扣。首句提纲挈领,全诗皆紧扣首句之“切”字着笔。因切而潸然,因切而益感耻居人下。因切而怨春之先归,因切而哀同啼猿,因切而怜于江柳,因切而有感于贾谊三年之谪,或又多几年!正如清顾安《唐律销·夏录》所评:“句句从‘切’字说出,便觉沉着。”

谷 雨

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
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
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
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这首诗当是诗人在唐肃宗至德年间任鄂岳转运留后，出巡到夏口一带时所作。诗中对贬于岳阳的元中丞，表示了怀念和同情。夏口，唐时指湖北武昌，后指湖北汉口，这里当指武昌。鹦鹉洲，位于汉阳西南二里长江中，后渐被江水冲没。东汉末年，黄祖杀祢衡埋于洲上，祢衡曾作过《鹦鹉赋》，后人因称此洲为鹦鹉洲。岳阳，今湖南岳阳。中丞，即御史中丞的简称。元中丞，一作“阮中丞”。名不可考，据此诗可知他是诗人的朋友，曾在朝廷做过御史中丞，后被贬到湖南一带。“望岳阳”是诗人表示对他的思念。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句意为：静静的汀洲，没有风浪，没有烟霭，只有我浩渺的思念，漂泊的影子。汀洲，水中沙洲。楚客，居留楚地的旅客，这里指诗人自己，也暗指屈原。颜延之曾有诗云：“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渺然，遥远的样子。诗人开篇先叙夏口感怀屈原。诗人舟至汀洲，凭船瞭望，见江水之上，寂然无浪，亦复无烟。一片清静景象，便

想起自己所思念的友人元中丞在那遥远的地方。

“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句意为：在汉口的残阳中，不时可见斜飞渡江的鸟雀；洞庭湖中，秋水溢出湖面，远处水天相接。此联上句写诗人自夏口至鹦鹉洲所见的晚景，下句是写“望岳阳”，想象元中丞所在的洞庭湖一带的景象。此二句写景气象雄阔，但透着一种凄凉的况味。

“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句意为：背山的孤城，画角吹出凄寒；临江的独树，夜里停着我的小船。此二句写题中“夕”字。孤城，指汉阳城，城背靠龟山，故称背岭。角，指画角，古乐器名，其声哀厉高亢，古时军中多用以警昏晓、振士气。此联上句写山，下句写水，一诉诸听觉，一诉诸视觉。边城吹角以警夜，闻角声，更觉孤城之寒寂，这是写所闻。临江的小树旁，泊着诗人的旅舟，此是写所见。城曰孤，树曰独，寒夜之中，传来凄厉的画角声，使人平添了几分寒意。此二句，“寒”应“秋水”，“夜”接“夕阳”，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句意为：贾谊上书表达的是赤子的忧患；却无辜被贬往长沙，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叹惜。贾谊才华卓著，曾上书汉文帝，指陈天下大事。但汉文帝听信小人谗言，把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整三年。后来贾谊被召回京后，仍不得重用，以致抑郁而死。这两句以贾谊比元中丞，对元中丞的被贬谪表示同情。诗人自己也是怀才不遇，游宦无成，两次遭谗被贬谪，所以对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贾谊情有独钟。诗人以贾谊比友人，同时也是自比，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挚友真情，溢于言表。

刘长卿所处时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朝政日坏，又因他遭

谗被谪,胸萦不平之气,所以其诗不乏愤激之词。即使是像这样一首赠送友人的诗也是如此。全诗前六句写沿途所见之景色,烘托气氛,末联抒情,忧愤之情倾泄而出,写得甚为感人。其中,首联写诗人为身边景物所触动,而想到贬于洞庭湖畔岳阳城中的友人。中间两联所写,都是诗人由夏口至鹦鹉洲一路的所见所闻。岳阳遥远,远望不可见,所以诗人对岳阳一带境况的描写都是想象之词。这不仅紧扣题中“望岳阳”之意,更通过所描写的广阔的自然景物,把友人和诗人自己联系起来,体现诗人对友人的深厚感情。末联以同情元中丞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境遇作结,同时也是诗人自己人生际遇的写照。全诗用语精确,意境开阔,结构紧密,实乃佳作。

谭 克

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括当 苗税充百官俸钱

春草长河曲，离心共渺然。
方收汉家俸，独向汶阳田。
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还。
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年间，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的残破、人民的疾苦。安史乱后，全国户数和人口的损失，都在三分之二以上。至于屡遭战火的黄河以南一带，人民受到的巨大痛苦，更是不堪设想。可是，唐王朝不但不减轻人民的痛苦，反而向幸存下来的人民加重剥削。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秋，“税天下青苗税以给百官俸”（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河南，指唐代设置的河南道，辖今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包括今河南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部分地区。元判官，其名不详，从诗题可知他是河南道的人。括，征收。当苗税，即按苗征税。

“春草长河曲，离心共渺然。”句意为：在长满青草的黄河岸边，诗人送别友人；离别时的心情啊，彼此都感到前程渺茫。河曲，指黄河大弯曲的地方，即今山西省永济县一带。诗人开篇点题。送别地点是在黄河大拐弯处，“离心”照应题中“送”字，时值征收青苗税，所以河边春草青青。诗人所送之人要去

征收“当苗税”以“充百官俸钱”，时值兵灾之后，民不聊生，身为胸怀抱负、忧国忧民的官吏，诗人与友人自是感到心中“渺然”。“渺然”二字，定下了全篇基调。

“方收汉家俸，独向汶阳田。”句意为：在这朝廷为支付百官薪俸而正在征税的时候，友人独自一人被派到家乡河南道去征收青苗税。方收，正在收。汉家，这里是借汉指唐。汶阳田，据《佐传·僖公元年》记载，鲁僖公赐季友汶阳之田。汶阳田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唐时属河南道。这二句是写题中之“元判官赴河南括当苗税充百官俸钱”。

“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还。”句意为：你去之后，看到的将是雀鸟筑巢的空城，结果还得沿着那满目荒凉的旧路回来。榛芜，荒芜。还，回转。安史乱后，河南一带，十室九空，户数和人口都减少三分之二以上，所以诗人说友人所去之地，只剩下“鸟雀”及“空城”，罕有人烟。一个“空”字，尽显兵灾之后之惨景。“榛芜”紧承“空城”。这里，诗人告诉友人，河南一带田园荒芜，去了是征收不到什么“当苗税”的。这又从意思上呼应起句之“离心共渺然”。此二句是诗人悬想友人途行之景。

“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句意为：崤山以东之地，连年征伐战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又有几处还剩下人烟呢？山东，指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这里主要指地处太行山之东的河南道。安史之乱爆发后，战火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一直燃烧了八年之久，造成这一带人民大量死亡，田园荒芜，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此二句，“征战苦”呼应“离心共渺然”，“几处有人烟”紧承“空城”、“榛芜”。多年征战，百姓早已苦不堪言，可是，还要去此地征收赋税充当百官俸钱，而此处已了无人烟，

又能征收到什么呢?这不仅是诗人告诉友人之言,更是对当朝统治者的指斥。

刘长卿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国势危艰,百姓流离失所,作为一名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中下层官吏,他对此深有感触。尤其是值此战乱初定之时,送别友人去空城巢雀、榛芜当途、人烟稀少的河南去征收青苗税,充当百官俸钱,更是让他感慨万千。作为一名封建官吏,能发出如此慨叹,作如此如此大胆的揭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诗最后一联,用字精确,可与曹操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相比照。

谭 克

赠别严士元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
君去若逢相识问,清袍今已误儒生。

这首诗是至德年间(756—758)刘长卿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尉时所作。严士元,陕西华阴人,曾任员外郎,终国子司业。本诗抒写送别的怅惘,也微寓了沉沦下僚之悲。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倚棹,把船桨搁起来,棹,船桨。此指暂且停船。阖闾城,即苏州城,曾为吴王阖

间所据之地。水国,指南方水乡。句意为:春风吹拂着古城苏州,挚友即将远去,水乡的天气似乎也不胜离思,轻寒袭人,阴阴晴晴。首联在一幅水国春阴图中映出一叶待发的行舟,“风”、“寒”、“阴”、“晴”等字眼烘托出送别时的环境气氛,让人顿生愁意,而江南河道如网的地理环境,特别是“阖闾城”的幽古之思,更使这愁意分外迷惘,为下联进一步描写二人依依惜别,话多语长做了衬托和铺垫。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句意为:执手相送,依依惜别,细雨打湿了衣裳却浑然不觉,闲花落地更是听不到它的声音。从此联对春阴、细雨、闲花细致入微的描绘之中,可以看出主客双方不忍言别的情状。别意已满,一切告别的话皆成多余,那蒙蒙细雨、闲闲落花,似乎都在轻轻地、而又不住地浸淫着离人的心绪。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湖南,严士元所往之地。句意为:日落之时,青波江上,孤帆只影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伴送行人的,唯有由吴入湘的一路青青草色,以及诗人的无限关切之情。“日斜”的时间提示,表明相送时话语之多,长谈已久。“孤帆影”的着意点染,传达出思念与挂念相互交织的心理活动。“草绿”则承上联“春风”之景,以明思念之重。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有句:“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此联似取于二家,然而斜日江上的背景,已不复有盛唐诗人的那种明亮色调。

“君去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君去,一作“东道”。青袍,唐代县尉属九品,服色为青。句意为:此去如果遇到旧友

打听我的近况,则说我少年书生时的素志已经消磨在这九品县尉的青青袍服之中。青袍与青草,在唐人的意念中时常发生联系。由草绿湖南,联想到一领青袍,进而这伴随行人的“草绿湖南万里情”,是仅止于离情呢,还是兼有沉沦下僚的牢愁?再向前溯,这细雨落花,阴阴晴晴的水国春寒,是否又只是以别离之心感知?此联从表面看来,是对友人的托付,而在情感内涵的深处,则包含着—时无从清理的复杂心绪,有仕途沉沦的悲苦,有愧对友人的内疚,更有对“青袍加身”的怨愤,不是自己无才无识,而是不遇于时,为世所误!“青袍今已误儒生”比起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少了许多自我标榜的浮华,多了些许自省与自责的苦痛,可与杜甫“儒冠多误身”引为同道。

这首诗轻柔含情的遣词造句,微带忧愁的怅惘氛围,在中唐前期诗人中很有典型性。此诗首联点明送别地点时令,颔联顺写送地时景,颈联遥想去者之行程,以见离情,尾联寄语以微见牢愁。全诗风调爽冽,淘洗清空,离愁与身世之感的表达均在不迫不促、有意无意之间。

谷 雨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刘长卿身处中唐时代,以五言诗称誉诗坛,善长用简淡的笔墨取景造境,表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意念,被同时代的文臣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开元二十一年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后来仕途多舛,遭人诬陷,一度系狱苏州,再贬为地方官吏,最后以随州刺史终其身。因此,刘长卿的诗,调雅而又自伤,异于浮俗。芙蓉山,山以此名者甚多,不知其确切所指。主人,指留客住宿的人家。此诗是诗人在归途投宿芙蓉山时有感而作,其中“风雪夜归人”被当代剧作家吴祖光引为剧名,值得玩味。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句意为:薄暮时分,远望芙蓉山,只见山色苍茫,天寒地冻,山中有一简易的茅屋。苍山,此处指芙蓉山。“远”字不仅指空间距离,表现山色苍茫的意境,同时也表现了旅人鞍马劳顿,暮急投宿的急切心理感受。“天寒”二字,表明此刻阴云四起,寒风阵阵,秃树摇晃,败叶乱走,一场风雪即将来临。这幅暗淡、萧条的景象,给茅屋平添了几分枯寂、萧索。“白屋”原指用白身木材所建而未经任何涂饰彩绘的简易之屋,后着一“贫”字更突出其简陋质朴,使此地处荒山僻野的孤舍更有荒寒枯淡的意趣,而这也正是诗人此时心境的写照。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句意为:走进山家,从柴门中传出几声狗叫声,主人开门一看,原来风雪之夜有人前来投宿。此两句,“柴门”上承“白屋”,“风雪”遥接“天寒”,“夜”与“日暮”相呼应。而阵阵“犬吠”声,打破了暮夜深山的死寂,使整个画面由静转动,顿时鲜活起来。“夜归人”是诗人自称,一个“归”字,透露出诗人宾至如归、欣有所托的感受。当时的情

景是风雪弥漫,人在冒着风雪、踏着夜色归来,也有似主人所经历的感受,于是贫士以同情的态度,令投宿者在凄冷中暂时得到一点温暖,仅仅是这一点温暖,对旅人来说,已是十分可贵的了。

全诗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明到暗,由静到动,极尽变化,刻意用洗炼的笔墨营造出一种幽邃荒寒的意境。先是“苍山”,继而“白屋”、“柴门”,最后是“夜归人”,步步进逼,步步缩小,各各构成一幅画面,而全诗又融注其中,有如一幅画。画中心在雪夜投宿于山中人家,杂以惊客的犬吠,其中的山景、雪景以及贫士的柴门,就构成了独特的画面,描绘得生动形象,而烘托的气氛则冷峭逼人,且寓情于景。景,指暮色茫茫,积雪满山;情,指萧条荒冷的贫士之居所带给诗人的凄凉感受,景中含情,构思工巧,既自然,有诗境,也有余味,表现出了一种萧疏淡远、有如水墨写意画的境趣。

谷 雨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

——(明刊本)《唐诗画谱》

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

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
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
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

唐德宗至德中，刘长卿因事下狱，释后由长州尉贬播州南巴（今属广东）尉，此诗即诗人谪贬南巴在江州告别薛、柳二位朋友时所作。江州，今江西九江。因是再次告别，故称重别。六、八是这两位朋友的排行。员外，官职名，即正额以外的官员。

“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句意为：飘零的我，万事早已参破，预想不到的恩惠，无非是虚幻的宦海沉浮；我只想浪迹天涯，只愿醉酒狂歌。诗一开始就用反语以见讽意，貌似温和，实极愤激；本来就多年沦落，如今竟得到天子的厚恩！“优诏”二字，饱含激愤之情。此二句，叹一生遇而非遇，尽忠不能，休官不得，欲学醉酒长歌，殊觉空知其事，显得多么的无可奈何。

“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句意为：谁又能阻止江上明月之下飞掠夜空的鸿雁？谁又能阻止那淮南道上的木叶在那瑟瑟秋风中凋落？江州古代属于楚国，在淮水之南，故称“淮南”。此联蕴意丰富，极尽变化。“江上月明”，是写水

中夜景。“淮南木落”，是写陆上日景。“胡雁过”，是见中寓闻。“楚山多”，则是闻中寓见。江上，乃送别之处。今夜诗人在江州江上辞别，见明月而兴思，闻胡雁而憎恨；明日二位友人在淮南道上同行，闻落叶而加惨，见楚山而多凄。此二句即景写情，写得凄惻愁惨。

“寄身且喜沧州近，顾影无如白发何。”句意为：寄身在这荒远的地方，我自由，我欣喜；纵然白发丛生，岂能让我徒然悲愁？此联上句说“且喜”，下句却说“无如白发何”，这是对上句的否定，明明白白地表达了诗人对贬谪到蛮荒之地的怨恨。“无如”，意即没办法。诗人顾影自怜，见满头白发，更显无限悲凉。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句意为：今日你我老态龙钟，对于你们的声声叮嘱，叮嘱我要谨慎人世间的风波，叫我多么惭愧。龙钟，衰老的样子。李端《赠薛戴》诗：“交结惭时辈，龙钟似老翁。”诗人老而遭贬，所以有难以生还之忧。“人共老”，表明薛柳二员外也不再年轻。挚友相别，相对白首又逢贬谪，分外凄凉。虽然飘零憔悴，但好友依然真情不减，深深嘱托，真让诗人感慨万千。一个“犹”字，显见了诗人对二位朋友的叮嘱之情的感谢。

怀才不遇是千古才人的共同遭际。刘长卿颇具才情，但他“刚而犯上，两遭迁谪”，命乖运蹇。此次他远迁南巴，遭贬之日，正是大雁从胡地而返、淮南木叶凋尽之时，更使其为之伤怀。此诗“清空一气，具荒凉苍老之致”，不减盛唐神韵。不过较之盛唐诗人，显得较多悲慨，这是因为兼有时代和诗人身世两方面的原因。诗的第二联，写景凄美，衬托出诗人心中的悵

郁,向来为人所激赏。

谭 克

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这首七律是诗人遭贬,途经长沙,凭吊贾谊故宅时所作。刘诗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写过贾谊,如《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中就写过“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的句子。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才高命短,命途多舛,文帝时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其故宅在长沙濯锦坊,即今屈贾祠。刘长卿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被贬为播州南巴尉,此诗当作于途经长沙之时。诗中写“过贾谊宅”的感触,将贾谊的不幸遭遇与自己的身世之感融为一体,吊古伤今,悲慨幽咽,直令千古词客一洒同情之泪。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句意为:你遭贬谪流落到此地,历时三年;你无限的悲伤,在异国他乡千古回荡。栖迟,游息、居住。楚客,指贾谊。贾谊是洛阳人,被贬谪到楚地,故云。这两句是对贾谊贬谪生活的概括,以及诗人对贾谊

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的慨叹。贾谊才情卓著,却被汉文帝听信小人谗言贬谪为长沙王太傅整三年,后来被召回京仍不得重用,以至抑郁而死,千古遗恨。此处“楚客”既指贾谊,同时也暗寓诗人自己“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的命运。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句意为:我凭吊贾谊旧宅,独寻秋草于人去之后,空见寒林于日斜之时,眼前一片荒凉景象。这两句是诗中写得极空灵悲凉的一联。“秋草”、“寒林”、“日斜”不仅点出了诗人凭吊贾谊故居的时间,重要的是这些悲秋意象共同营造出一派伤感幻灭的氛围。其深刻之处在于运用贾谊作品中所描绘的情景,融古今为一。贾谊《服鸟鸟赋》序云:“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鸟服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鸟似鸛,不详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其辞曰:“……庚子日斜兮,服鸟集予舍。……野鸟入舍兮,主人将去。”于此,诗人将现实与历史、自己与贾谊融为一体。难怪金圣叹在《金圣叹选批唐诗》中这样写道:“一解看他逐句侧卸而下,又是一样章法。一是久谪似贾谊,二是伤心感贾谊,三是乘秋寻贾谊,四是空林无贾谊。‘人去后’,轻轻缩却数百年;‘日斜时’,茫茫据此一顷刻也。”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句意为:汉文帝是有道君主,犹不能重用贾谊;湘水无情,怎知道我凭吊你的一片深情?此联起句一语双关,明说“有道”的中兴之主汉文帝尚不能重用贤明的贾谊,暗喻昏庸无能的唐肃宗就更不可能重用自己了,流露出诗人对于统治者的深深绝望之情。贾谊谪居长沙时,曾作《吊屈原赋》投湘水以吊屈原。湘水无情,岂知人

间世事沧桑,这里将贾谊吊屈原与自己吊贾谊融为一体。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句意为:江山已经沉寂,草木已经摇落,更使我无比悲恻;贾谊啊,你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被贬到这荒僻的天涯?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患之意和远见卓识,喻示了诗人所处的唐肃宗时代,潜伏着将要走向衰败命运的危机。虽时值用人之际,昏愤的统治者却一次次把贤能之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因而,末句既是慨叹贾谊坎坷之命运,也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含蓄抗争。

这首诗立意在凭吊贾谊,而旨归于诗人命运的自我检视与精神追溯。历史与现实,贾谊与诗人自己就这样整个贯通了,难分彼此。这样,使这首诗在意蕴上就显得更加沉郁厚重起来。诗人与所吊之人虽生在不同的时代,但有共同的遭遇:坎坷、曲折、遭贬的人生经历。这种不幸的命运,正是诗人所悲叹、感慨的。诗人有感而发,一悲怜古人,一悲怜自己,自在情理之中。诗作情感深沉而悲凉,字里行间溢出诗人无比的痛苦不平,催人泪下。

谷 雨

弹 琴

泠泠七丝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此诗题为《弹琴》,内容则是抒发自己的感慨,刘长卿一生曾两遭贬斥,很不得意。诗中透出的曲高和寡的孤独感也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句意为:七弦琴声,多么清幽;静静听声响,如同寒风吹松林。泠泠,声音清脆。陆机《招隐诗》:“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从琴声中可以听出操琴者的情趣、爱好。诗人从琴声中,发现了一位与自己一样的不合时宜之人。琴声清脆、幽雅,以至于诗人沉浸在乐声中,不知自己是在听琴,还是在松林静听松涛阵阵。精通音律的诗人从这美妙的乐声中一下就听出:这是一位善为古调,喜弹古调者。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句意为:那优美的古调,我格外喜爱,可如今,已没有几人愿意弹奏它了。这里的古调,指琴瑟之声。琴瑟是从汉魏六朝开始极为流行的乐器,使用极其普遍,到了唐代,情况发生变化。唐时由于同西域交往十分频繁,西域流行的琵琶等乐器迅速传入内地,由这类乐器奏出的所谓燕乐一下风靡开来,宫中、民间的欣赏趣味因此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琴瑟为主弹奏的乐声渐渐被冷落,成为“古调”。诗

中的弹奏者,在那儿孤独地抚琴,看来颇喜“古调”,对当时的“流行音乐”很不以为然。然而,他虽然喜爱古调,古调亦很美妙,可是今天还有谁去弹,他的弹奏还有谁去听呢?诗人纵然从琴声中听出了知音,但他也深知这样的不合时宜者很难觅到多少知音。

此诗就是诗人这种心情的反映。诗人在诗中慨叹古调沦落,借喻世人趋时随俗,而自己则寂寞无援。从清脆的琴声中,诗人听出了阵阵寒意,这既是古调本身使然,更是诗人感慨古调沦落,以及自己不趋时俗,知音难觅的心境使然。“今人多不弹”五字,道尽了诸多不趋炎附势而显得不合时宜之人的悲哀。此诗淡着墨痕,而清贍闲雅,言简意丰,意犹未尽,不减盛唐之作。

谷 雨

送上人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这是一首送别僧人之作,诗人所送之人似指唐代高僧灵澈。诗题一作《送方外上人》。上人,佛家术语,大意是内有德智,外有善行,在人之上。唐时多以僧为上人。方外上人,意指那种娱志世俗之外,而具备德智善行的人。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句意为：你好像天上孤高的浮云，又好像秋风中的野鹤，飞翔的野鹤多么闲逸，怎么能长久地留恋人间。将，和，携带，带领。孤云野鹤，比喻闲逸逍遥之人。岂向，怎能向，一作“志向”。出家人闲云野鹤，不以人间俗事为累。因此，诗人此次既然是送别僧人，以天上的“孤云”、“野鹤”比喻人间的“上人”，来形容“上人”的行踪乃至心态，十分切合其身份。以“将”字切“送”，题义已尽。野鹤驾着孤云，飞向高空，它岂肯在地上的人间停留。“岂向人间住”一语烘托了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品格。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句意为：因为这世界早已污浊不堪，上人你不要去买沃洲山，纵然那里风景如画，环境清幽，却已是世人熟知的处所。沃洲山，在今浙江省新昌县城东南三十五里，山中有养马坡、放鹤峰等风景点，相传是晋代高僧支遁放鹤养马之地。道家将其列作第十二洞天福地，本来是一座归隐学道的灵山，但后来在此以归隐求名的人逐渐增多，已非清静之地。诗人已经开篇点题，入后即须别开生面，表示送别之意。所以这两句诗人说，沃洲山名曰福地，当然可以买地修行。但已被世人识破，已染俗尘，不宜上人居住了。上人所居，应该是环境清静幽雅之处，何必又去买俗地而隐居呢？诗人言下大有调侃上人“入山不深”之意。

这首诗虽然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但其中含有调侃之意。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之中僧人隐士既多，就不复为佛家清静之地了。诗中，诗人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友人，亦即僧人的劝告。诗人起句即以孤云、野鹤比喻僧人浮云居无定所。鹤乃仙人所骑，冠以“孤”、“野”二字，可见僧人的高雅脱

尘。这既是对友人的赞美,同时也是为下文造势。既是高人,又岂向往“人间”。沃洲山也许是僧人所住之地,也许只是代指,尽管是名山福地,但已深染俗尘。友人既然要做真正的高僧,就住到冷僻幽静无人踪的地方去吧!诗人之意,溢于言表。清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篇》中曾评论道:“真能高隐者,贵有坚贞淡定之操,岂捷径终南。所作假借,此作‘莫买沃洲山’二句。与裴迪《送崔九》诗:‘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皆为隐者下顶门一针,若饰貌矜持,结事汝嫫费黛耳。”此评可谓一语中的。全诗寓调侃于蕴藉之中,托规劝于讽喻之外,婉而多讽,戏而不谑。在遣辞用语上,不动声色,不琢字句,以质朴的语言,浑成的意境,表达了隽永的诗意。

谭 克

刘 晏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年七岁，举神童。累官殿中侍御史，迁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寻迁河南尹，入为京兆尹，再拜户部侍郎，举颜真卿以自代。宝应二年，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坐事罢相，诸使如故。晏以转运为己任，开三门渠津遗迹，岁运米数百万石，以济关中。晏理家俭约，而重交敦旧。视事敏速，乘机无滞。在职十馀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后为杨炎诬构死。诗二首。

咏王大娘戴竿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这首诗作于 724 年，时诗人 10 岁，刘晏是唐玄宗时的一位才子，7 岁就被封为神童，一直仕途顺畅。据《明皇杂录》卷四记载：唐玄宗在新落成的勤政楼前举行欢庆活动，观赏百戏，有个教场艺人王大娘表演了戴竿技艺。她头戴百尺长竿，

竿上面还有做成仙境模样的木山,并让一名小男孩在山上表演歌舞节目。当时才 10 岁的刘晏已做了皇帝的秘书正字,唐玄宗让他写一首赞美王大娘戴竿的诗,神童刘晏应声而作了此诗。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如神。”楼,指勤政楼。百戏,指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句意为:勤政楼前,百技竞赛,各自展现自己的高超与魅力,而王大娘的长竿更是鹤立鸡群,惊险美妙无比。王大娘那细细的长竿顶着那么硕大的一座木山,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山上翻滚出入,真够刺激。而着一“唯”字,更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绮罗,指妇女穿的有纹彩的丝织品,此处指王大娘。翻,反而,反倒。如杜甫《送赵十七明府之县》诗之“论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著,一作“着”。句意为:谁能料到妇女反而更有力气,顶着长竿犹自嫌轻,还要叫人在上面歌舞。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绘画、雕刻、书法、音乐、舞蹈等都较前有所发展。年方 10 岁的刘晏,能吟出如此生动的诗,不愧为一代神童。诗不仅再现了唐玄宗勤政楼前观赏百戏的热闹场面,赞美了王大娘过人的力量和神妙绝伦的技艺,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安宁祥和。据《太平御览》记载,刘晏写下此诗后,唐玄宗看了非常高兴,赏赐给他一块手笏及一件黄纹绣袍。

谷 雨

柳中庸

柳中庸，名淡，以字行。河东人，宗元之族，御史并之弟也，与弟中行皆有文名。萧颖士以女妻之，仕为洪府户曹。诗十三首。

征人怨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经过安史之乱，唐初的府兵制已被逐渐破坏，杜甫《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反映的就是长期服兵役的痛苦。到了中唐，雇用军制的实行已经普遍，此诗写的就是一位职业军人对长期军旅生活的哀怨，是那个时代军人心声的普遍反映。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句意为：远离家乡的征人，每年不是出征到金河，就是转战在玉门关；每天不是

扬鞭策马,就是举着刀环与人格杀。金河,即大黑河,蒙语叫伊克吐尔根河,源出大青山,注入黄河。唐时有金河县,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玉门,玉门关的省称,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附近。马策,马鞭。刀环,刀柄上的环。金河在东而玉关在西,两地相距甚远,都是征人戍守之地;而马策、刀环则是征人旦夕不离之物。这些所显示的都是征人的戍守情况。相同的内容,辅以“朝朝”、“岁岁”,年年、日日皆是如此;再着“复”、“与”二字,顿生单调、厌恶之感。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句意为:暮春三月本是征人家乡春暖花开的时候,但边塞之地仍然白雪纷飞,塞外的青冢上覆满积雪;黄河九曲,环绕着沉沉黑山。三春,即孟春、仲春、季春,此处指暮春三月。青冢,汉代王昭君的墓,在今呼和浩特市南,相传塞外草白,只有这里的草是青色,故名。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白雪、青冢、黄河、黑山,一切都是那样零落荒凉,从中更折射出征人心中的凄凉。

全诗从时间、空间的角度着笔,描述征人所行之地、所从之事、所见之景,不着一个“怨”字,而“怨”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诗中用了很多地名,一句一景,似乎不相连属,但实际上自有“征人”的行踪贯串其中,全诗每句皆对,句中有对,语言精工自然。次句与首句对偶,四句与三句对偶;首句之金河、玉关,次句之马策、刀环,三句之白雪、青冢,四句之黄河、黑山,既各自成对,又用白、青、黄、黑设色,用华丽的字眼反衬边地的荒凉,句法奇绝。

河阳桥送别

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
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

河阳桥是唐代由洛阳去黄河以北所必须经过的一座浮桥，这首诗写出了在河阳桥上这个特殊环境中送别友人远去的情景，含蓄婉转，情韵悠长。

“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句意为：滚滚黄河从千里之外奔涌而来，宽阔的江面上架有河阳浮桥；在此送别友人到遥远的晋国故里去，路途一直延伸到茫茫的远方。晋国，指今山西一带，春秋时为晋国之地。此二句，起句写题之“河阳桥”，次句写题之“送别”。起句由远及近，景象由线变点。黄河由遥远的地方缓缓流来，流到这河阳桥。黄河是一条线，而河阳桥是一个点。诗人送友人回归山西故里，故称“晋国归人”，这是点，也是近景。而友人所经之路，伸向远方，这又是线，及远景。一个“遥”字，可以想象出诗人送别友人，友人渐行渐远，渐变模糊，消失在天边，而诗人却久久不忍回去的情景，依依离别之情，溢于言外。这两句，画面由线变点，然后又由点变线，景象由远景变成近景，复又变成远景。循环往复，来来往往，正象征着人世间的聚散离合之无常。

“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句意为：倚着栏杆，

遥望千里之外的友人所往之地,但见北风萧萧,雨声淅沥,吹打着载着友人远去的马儿。此二句紧承次句“遥”字而写。傍着栏杆,遥望友人远去千里,这是具体写送别的场景。“千里”与“遥”,正好呼应。前着一“若”字,则使语气显得更加婉转。末句乃是诗人“望”中所见之景。“北风驱马”,是视觉;“雨萧萧”,则是视觉兼听觉。友人北去,其马为北风所驱。一个“驱”字,写出了诗人不忍友人别去而友人终将别去的内心苦痛。而此时又下起了萧萧霪雨,风雨声夹杂成一片,更让人思绪万千,怅然落寞。全篇静穆的诗境至此陡然变得喧嚣,使人顿感心绪烦扰,余味不尽。

这首诗,言词简淡,妍丽苍莽,婉转蕴藉,浑然天成。全诗四句,每句分别是一幅独立的画面,而又共同组成了一幅《浮桥送别图》。全篇没有一字言情,却在萧疏淡雅的意境中,自然而然地回荡着一抹浓浓的朋友真情,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谭 克

戴叔伦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皋讨李希烈，留叔伦领府事，试守抚州刺史。俄即真，迁容管经略使，绥徠蛮落，威名流闻。德宗尝赋中和节诗，遣使者宠赐，世以为荣。集十卷，今编诗二卷。

客夜与故人偶集

天秋月又满，城阙夜千重。
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
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
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晓钟。

此诗写作者羁旅之中与朋友偶集之事。一个偶然的機會，诗人在京都客舍里与江南故乡的老朋友老熟人聚会。那是一个中秋满月之夜。月光如水，映照着宫城中的千门万户。他乡

遇故知,本是人生一喜,不想老友齐集,又是多年不见,让人恍如梦中。大家都是漂泊江湖的人,感叹唏嘘之中,油然而生浓浓的乡愁。谁都希望这一夜能很长很长,尽情畅饮,不要早早听到那报晓的钟声。

“天秋月又满,城阙夜千重。”句意为:又迎来了一个满月之秋夜,鳞次栉比的城楼沉浸在浓浓的月光之下。城阙,即城门两旁的楼台,泛指宫阙、京城。白居易《长恨歌》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首联以写景起笔,交待了“偶集客舍”的时间地点。中秋月圆,本是团圆的日子,大家虽不能与家人团圆,却不期而遇于都城,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咸集于此,虽是写景,却道出了欣喜之情。

“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句意为:我们不期而遇,像是相聚在江南,却让人怀疑是在梦中重逢。此联点出了题中之“故人偶集”。多年不见,且彼此都在羁旅之中,居然能相聚在一起,怎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在做梦!这样的巧遇太偶然了。同是写久别重逢,杜甫《羌村三首》之一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虽然内容不同,但恍如隔世的感受却是相通的。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与此诗同调,只不过司空之诗多岁月之叹,情感悲凉,而此诗多人生偶聚的既惊又喜之慨,氛围稍有不同。“翻”在唐诗中多有出现,此诗和“乍见翻疑梦”中都是作副词,作“反而”解。

“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句意为:风吹树枝摇,惊飞起栖息的小鸟;秋草霜露重,覆盖了泣啼的寒虫。此联是以景写乡愁。因为是江乡故人,乡音引出乡愁。曹操《短歌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即为“风枝惊暗鹊”

所本。《诗经·小雅》云：“湛湛露丝，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言乡人情重者，每每颂咏。“寒虫”即秋虫，其泣鸣也是动人思乡的“秋声”。此联暗用典故，以景语出之，将乡思愁绪委婉道出。

“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晓钟。”句意为：羁旅之人好喝酒，酒醉方能解乡愁；今夜彼此开怀畅饮，真怕听到报晓的钟鸣。此联循上联典故而下，再将“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意化入一层，以“畏晓钟”收束思乡之情。诗人与朋友都在羁旅之中，都很留恋这次难得的聚会，唯恐天亮了又要分手。

这首诗的中心是写“故人偶集”，但由于聚会的地点在客舍，即大家都在外乡，因此，除了有重逢的喜悦外，更多的是对羁旅的嗟叹。此诗写乡情，加上羁旅不定的漂泊情怀，使乡情更为浓郁。而故人偶逢的且惊且喜的心态又被诗人摹刻得极为细腻，十分真切传神，故极易引起共鸣。诗的第三联，与其说是写景，不如说是在写诗人作客外乡的辛酸况味。一“惊”字，一“泣”字，充分传达出了这种况味，读来令人叫绝。

谷 雨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妹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惟见土。
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

这首“即事名篇”的乐府诗，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姐妹俩为生活所迫而代牛耕田的艰辛和老大不嫁的怅惘，反映了中唐时期战乱与灾荒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和不幸。此诗是戴叔伦以农村为题材的现实主义诗作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一篇，上承杜甫，下启元、白，体现了唐诗由盛转向中晚的脉络。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句意为：雏燕已飞，笋子已经长成竹，又到了春耕时节，田野上是谁家的两个姑娘在播种新谷。诗人从白描叙事入手，开篇点明季节，引出人物。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句意为：大概是她家既无男人，也没有耕牛，那块地还没有犁过，姊妹俩正在持刀砍地，把土翻松。斫，砍、劈。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诗：“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这两句“无人无牛”是诗人之所想，“持刀斫地”是诗人之所见。以刀耕作未犁过的硬地其效率可想而知，是不得已而为之，二女劳动之艰辛亦可想而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句意为：姊妹俩说家境贫寒，母亲已经年衰体弱，哥哥从军去了，还没有娶嫂嫂。诗人看着姊妹俩艰辛的劳动，心生同情，便上去打听。这两句和下两句都是她们的回答。回答中没有提到父亲，可知其早

歿；而只有一个哥哥，按唐制，独子本来可以免征兵役，可战乱频仍，也被征去从军了。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句意为：去年灾疫流行，耕牛病死了，无法耕地只好截下一段绢去集市上卖，得以买刀翻地。牛囤，即牛栏。母亲已老，长兄从军，还未娶嫂，又遭灾疫，牛囤都空了，真是祸不单行，可见贫苦农民在战乱、灾疫中破产的惨景和生活的艰难。“截绢买刀”句还可知姊妹俩平时在家纺织，是不下地的，如今长兄从军，耕牛也死，无计可施，也只好下地干活了。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句意为：怕被人耻笑，姊妹俩只好用头巾把脸遮起来，干着牛一样繁重的活，不知还有谁与他们一样蒙羞劳作。姊妹二人以女儿之身抛头露面，以刀代牛，作苦田野，还怕被人认出耻笑，可见其孤苦零仃，无告无助。再加以“谁与同”三字作问，更强化了这一悲情。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惟见土。”句意为：姊妹俩互相提携帮助，专心低头弯腰翻地，看不见地旁的路人，只看见面前的黄土，又累又急，心中满是苦楚。以刀代牛，劳作艰辛，“姊妹”犹“相携”，可见二人之情深；但这都免不了她们“心正苦”。而“路人”照应上两句“谁与同”，反衬出其无人相助。“惟见土”三字则让人仿佛看见了地上一片尘土飞扬，更显现出姊妹俩耕作之辛勤、艰苦。

“疏通畦垄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句意为：她们整好田畦、田垄，以防杂草侵苗；疏通田沟，修好田埂，等待下雨。畦，田地上分成的小区。垄，种植作物的土埂。塍，用于分界的土埂。“待时雨”呼应上两句“不见路人惟见土”，当时土地干

裂,尘土飞扬,久未降雨。同时,“待时雨”与“防乱苗”又是姊妹二人精心劳作,以期有所收成,养活老母的这一心理活动的含蓄表现。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句意为:正午时分,二女收工回家吃午饭,此时正好有野雉从田间惊起,啼叫着飞走了。可怜,可惜。朝雉,早上鸣叫求偶的雉山鸡。此处化用典故,《诗经·小雅·小弁》有句:“雉之朝句佳,尚求其雌。”崔豹《古今注·音乐》记载:“《雉朝飞》者,犊沐子所作也。齐处士,濬、宣时人,年五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雄雌相随而飞,意动心悲。乃作朝飞之操,将以自伤焉。”这个典故的特定含义是求偶和过时不能婚配。因此,诗人看到从田间惊起的野雉,马上联想到有关的典故,心中涌起对姊妹二人过时未嫁的同情。“可怜”二字,可见诗人关切之情。

“东邻西舍花已尽,共惜余芳泪满衣。”句意为:她们看到东邻西舍的花都已开尽,不禁惋惜青春虚度,泪流满衣。家境贫困,遭时不幸,劳作艰难,花开花落,青春迟暮,此情此景,怎能不使姊妹俩泪湿衣裳呢?着一“共”字,可见二人痛哭流涕,几将抱作一团。

这首叙事诗表达了诗人对这两位贫女的深深同情。诗作不仅在转述二女的述说中,自然流露了她们对自己艰苦遭际的感慨和希望,就是在前后的叙事部分也充满了感情色彩。这首新题乐府,语言、格调继承了汉乐府诗的优良传统,质朴无华,贺裳称其“语真而气婉”,不愧为中唐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之作。

屯田词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
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
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并无粟。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
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

屯田，指古代利用驻防部队或驱遣人民到边地开垦荒地，以征收其收成作为军饷。这首诗写的是一位屯田老人的悲惨遭遇。春来他欣然在沙地上种上禾麦，却遇上了天旱蝗灾，颗粒无收。秋来移居城郊，又被征发去服徭役，破伐南山之木，结果霜重草枯，牛被冻死，只有仰望南天而哭。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句意为：春天来了，沙地上满是耕田的人；一个老人和小孩，高高兴兴地在沙地上种上麦苗。麦苗渐渐长起来了，可天干地裂，土块坚硬如铁，根本无法用锄松土、铲除杂草。沙碛，沙原、沙漠。老稚，老人和小孩。欣欣，高兴的样子。确确，土块坚硬的样子。春来在沙碛上耕田，其艰辛可想而知。虽然劳作艰辛，收获也不会太多，老人还是带着小孩面带喜色

地把地种上了禾苗。一个“遍”字,可见与老农有着相同命运的人不止一个。“欣欣”,表现了他们对禾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只有“老稚”耕田,暗示青壮年不在家里,或从军,或服徭役去了。老农满怀希望种下的禾苗一天天长高了,但干旱一天天严重,土干且硬,欲锄不得,老人的心情也由“欣欣”变成愁“苦”了。

“新禾未熟飞蝗盈,青苗食尽余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缶并无粟。”句意为:小麦还未长熟,却闹起了蝗灾;麦苗都被蝗虫啃光了,剩下的也都茎杆枯萎。老农捕蝗归来,家里空空如也,袋无寸帛,缸无粒米,只有独坐叹息。盈,多,满。囊,袋子。缶并,可以储粮食的瓦罐之类的陶器。好不容易熬过了旱灾,却又碰上了蝗灾。一个“盈”字,可以想见麦田里尽是蝗虫之状。未被蝗虫吃掉的麦苗也都枯萎了,老农早先寄予厚望的满地庄稼已荡然无存。地里颗粒无收,家中同样四壁空空,无衣无食,这叫老农一家如何活下去!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句意为:十月里,迁换垦荒地区,搬到了城边居住,却被官府派去砍伐南山上的树木。驱赶着牛车进山去伐木,山中霜寒凝重,野草早已枯死,牛因此也被冻饿而死。移屯,指迁换垦荒地区。向城,接近城市。官,指官府。教,命令。旱灾蝗祸,麦苗尽死,老农一家生活无所着落。十月份搬到了城边,似有了一线转机,然而又被官府征发徭役,上南山伐木。官府命令,无法违抗,只得照办无误。山上又冷又饿,耕牛都被冻饿而死。这耕牛可是这位屋中空空如也,地里颗粒无收的老人全家所剩下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家产!牛被冻饿而死,这

全家的生计如何维持下去？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南天泪如雨。”句意为：我历尽千辛万苦，又有谁知道、体谅我？我只有对着南天，呆呆而坐，泪如雨下。耕田沙碛，土干确确，田满飞蝗，囊无寸帛，耕牛冻死，凡此种种，老农所受之苦实在太多，难以一一叙及，只有着以虚笔概述之。谁得知，即谁知道，这三个字实际上是对官府提出的深深责问，责问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望断，意即望到尽头，再也看不到什么了。老农心蕴万般悲苦，无人可诉，只有默对青天，一直望到天边之外，可见其所望时间之长，心中之苦无法释去，惟有双泪如泉涌了。

戴叔伦的主要生活经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此时，战争仍未停息，人民遭受残酷剥削，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他曾任过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县）刺史，任职期间，曾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以济世匡时为己任的中下层官吏，他对民间疾苦有着深深的感触，这在其诗作中也多有反映，他的这种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可以说是同杜甫一脉相通的。这首诗通过一位屯田老人一年中悲惨境遇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边地屯田人民的苦难生活，对昏庸腐朽的李唐王朝提出了深深的责问，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全诗由喜而悲，由“欣欣”而“苦”、“空”，直至终篇“泪如雨”，情绪急转直下，感人泪下，逼人思索。通篇语言朴素，叙事简明扼要，实乃唐诗中由盛唐转入中唐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

谭克

塞上曲

汉家旗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塞上曲》，乐府诗题，出于汉乐府横吹曲辞《出塞》、《入塞》等曲。该题之作多用来描写军旅边塞生涯，戴叔伦此诗也不例外。此诗描写边塞战士的军旅生活，反映了唐代为国戍边的将士之精神面貌。

“汉家旗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句意为：汉朝军旗在阴山飘扬，前线固若金汤；匈奴军队胆敢入侵，决不放走一兵一卒。旗帜，军旗。阴山，即阴山山脉，是河套以北大漠以南诸山的总称，该山脉横亘于内蒙南境，东北接内兴安岭。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经常在此发生战争。胡儿，指南侵的匈奴军队，此处泛指内侵的少数民族部众。匹马还，语出《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四月，晋人与姜戎败秦师于殽山，匹马只轮无反（返）者。”唐时，诗人多借汉咏唐，此诗也一样。此两句形容唐军威武雄壮，怀有必胜信念。用一“满”字，可见唐军声势之浩荡，军威之壮阔；而“匹马还”三字，字字千钧，写出了唐军的豪迈之情。第二句与严武《军城早秋》末句“莫遣沙场匹马还”何其神似，各有千秋，而严诗似从此化出。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句意为：为了国家

繁荣安康,为了百姓免受祸殃,边陲将士甘愿以身许国战死疆场,何须活着从玉门关返回家乡。生入,活着归来。玉门关,古关名,西汉武帝时置此关,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小方盘城。古代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山,故而得名。“生入玉门关”语出《后汉书·班超传》。班超久处边疆,年老思归,上书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处反其意而咏之。这二句叙述边塞将士坚强的报国意志。

这首诗可与李益《塞下曲》对读,李诗云:“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用事题旨皆近似,其以身报国精神正亦相同。此诗积极乐观,语言率直,气势豪迈,不让盛唐诸人之作,难怪清沈德潜评价戴叔伦说:“高仲武谓叔伦骨气稍轻,晁公武谓唐史不称其能诗,正以少其绵弱。然尔时诗格日卑,幼公已云矫矫,愚不能人云亦云也。”

谷 雨

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任抚州刺史时所作。石头驿，即石头建造的旅馆，在今江西新建县。他乡作客，适逢除夕，家山万里，孤独落寞，自是让诗人百感交集。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句意为：在这寂寞的旅店中，有谁来看望慰问，只有一盏冷清的孤灯，与人相伴相亲。起句以设问形式交待了诗人的处境。除夕之夜，万家团圆，而诗人却独宿旅馆，无人探问，惟有摇曳孤灯作伴，这是何等的凄凉、寂寞！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句意为：今夜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夜，我还在这万里之外作客飘零，未能回转家门。此联极负盛名，曾引起无数异乡游子的共鸣。岁月的悠长与故乡路途的遥远一笔双绾，曲尽羁旅之悲。此联虽源自梁萧衍《子夜冬歌》：“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但意境、气象，俱青出于蓝。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句意为：回首前尘竟是一事无成，令人感到悲凉伤心；孤独的我，只有冷笑与酸辛。支离，即分散，此指漂泊无定。在昏黄的灯光下，追忆从前，再看现在，一个“笑”字写出了几多辛酸。虽曾踌躇满志，却终于没能得志。“笑”既是对自己的自我嘲笑，也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苦笑。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句意为：愁苦使我容颜变老，白发爬满双鬓，在一片叹息声中，迎来又一个新春。“又”字既包括过去，又预示将来，显见出诗人对从前凄苦生活的厌恶与恐惧之情。一年伊始，本应是万象更新，而诗人的心境却是每况愈下。

此诗开篇便把自己滞迹他乡的寂寞苦涩写得十分深刻，

结尾处又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读起来让人觉得凄苦难当,留下无穷悲怆之感。吴汝伦在《唐宋诗要》中评此诗云:“此诗真所谓情景交融者,其意态兀傲处不减杜公。首尾浩然,一气舒卷,亦大家魄力。”

谷 雨

兰溪棹歌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兰溪,在今浙江兰溪县西南。棹歌,指渔民的船歌。历代诗歌中,抒写劳动者劳动之歌的不少,其主题往往是歌唱丰收之喜悦或劳动之乐趣。这首诗正是诗人在兰溪欣逢渔民春汛丰收之喜悦,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句意为:雨后春夜,一弯新月挂在枝头,两岸细柳荡漾在水面,兰溪之水清澈如镜,在月光下映出如画的山色。诗人开篇便以一幅恬淡的月夜图展示于我们面前。绵绵三日的桃花雨,把兰溪的花草树木滋润得娇艳欲滴,清新宜人。雨后的夜晚寂静而清凉,一弯新月与微风吹拂的柳条依依作伴。第二句营造了一个梦幻之景。山色倒映在幽雅的兰溪水中,更加妩媚动人,而水中的兰溪山又

添了一种朦胧美。此处以“镜”喻水,“镜中看”三字蕴含了丰富的情致,别具匠心,烘托出一派美妙的艺术氛围。这两句主要是写静景,景色的美与静正好反衬出下两句渔民们喜悦的心情和激动期盼的情绪。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句意为:下了三日的桃花雨后,兰溪水涨了起来,喜欢新水逆流的鲤鱼在半夜里便游上浅滩,摆尾嬉戏。一场桃花春雨,令月、柳、山色都美如图画,而对于泛舟溪上的渔民来说,真正令他们高兴的也许并不是这美妙的兰溪山水,而是春潮鱼汛来临时的这派欢闹景象。这两句描述出了一个动感十足的场景。

所谓寄情于景,托物言情,若没有好心情,再美的景也无心赏,无心评,正因为心情愉快,入眼的一草一木才那么动人,那么赏心悦目。兰溪山水的秀丽迷人,主要源自它的富饶,兆示的是丰收,“半夜鲤鱼来上滩”。写景不难于绚丽,而难于写出生命的活泼。诗人在此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幽雅的兰溪山水,皎洁的月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兰溪山水的蓬勃生机,读后如

临其境。此诗吸收了民歌俚曲的特点,语言通俗流畅,不愧佳作。

谷 雨

韦应物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永泰中，授京兆功曹，迁洛阳丞。大历十四年，自鄂令制除栎阳令，以疾辞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调江州。追赴阙，改左司郎中，复出为苏州刺史。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倡。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集十卷。今编诗十卷。

杂 体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
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
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
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
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

杂体，亦即杂诗。汉魏以来，文人诗歌中多有用《杂诗》标

题的。其内容广泛,一般都是描写人生感慨,离别相思等。它不同于宴游,赠答之各有专题,但又不袭用乐府旧题,故题为《杂诗》。韦应物《杂体》诗共五首,这是第三首。此诗慨叹豪门贵族的荒侈,把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作了鲜明的对照。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韦应物诗“才丽之外,颇近兴讽”,此诗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句意为:质地轻薄的绮缁上,绣着一对鸳鸯图案;图案绣得精美绝伦,它们出自于寒夜女子之手。罗,唐代一种丝织品的名称,质地轻薄,经纬组织呈椒眼形,此指绮缁。双鸳鸯,指罗上织出的双鸳鸯图案。寒夜女,在寒夜中织罗的女子。梁武帝《织妇词》云:“调梭辍寒夜,鸣机罢秋日。”罗上织有鸳鸯图案,织得精美绝伦。前冠一“春”字,可以想见其色彩斑斓之状。而这是贫苦人家女子在寒夜里所织。此处用一“寒”字,与前“春”字相反衬,意境陡然变冷,一扬一抑,定下全篇基调。

“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句意为:轻薄的春罗上织出的精细的花纹,灿若云霞;织成这春罗,寒夜女用了成千上万根彩丝。烟雾,指云霞。江淹杂体诗《班婕妤》有“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句。因春罗织工精细,望上去如同空中的烟雾,故称“云雾色”。绪,即丝头。这里,“烟雾色”是写春罗做工之精美,“千万绪”是写春罗用丝之多。也暗寓寒夜女之辛苦。此二句总写织罗费尽了“寒夜女”的心思。

“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句意为:在那长安城中的权贵富豪之家,歌姬舞妓多得不可胜数。贵豪家,一作“富贵室”。妖艳,指贵族豪门的歌姬舞妓。此处,“贵豪家”映衬前“寒夜

女”，“妖艳”承前“烟雾色”。此二句诗人调转笔锋，转入另一幅场景，描写长安富豪之家的铺张豪华场景。

“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句意为：把这百日功夫才能织成的春罗裁成舞衣，只供作一次歌舞之用。百日功，即经过很长时间的劳作成品，此指春罗。将，用作，供给。此二句正相对，乃全诗之警策。“百日功”承前“千万绪”，与“一朝舞”相对，写得入木三分。一个“唯”字，可见想象诗人的满腔激愤之情。

“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句意为：一曲舞罢，又裁春罗，缝制新舞衣，又有谁想到织罗者的辛苦呢？此二句紧承上句，语言更进一层，可谓意至沉痛。一个“苦”字，可谓融铸了万千景象：女子寒夜织罗，“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同时也饱含了诗人对豪门权贵的愤慨和对寒夜女的深深同情。

全诗用对比的手法，深刻揭露了豪门权贵的荒淫无耻，挥霍无度，反映了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惨重剥削。陈沆《诗比兴笺》称其是“悯民力，思节俭也”。此诗语言简淡朴素，绝少雕饰，而“柔婉欲绝，几不复若语言”（邢昺方《唐风定》语）。

谭 克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
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

烦痼近消散，嘉宾复满堂。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
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

此诗作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90)，时韦应物任苏州刺史。诗写吴中人文之盛，宴游之乐，也对人民生活表现了一定的关注。此诗在当时已有很大影响，顾况由长安贬饶州，有和作；顾况由苏州又经杭州、睦州、信州，三州刺史房孺复、韦瓚、刘太真亦均仿韦，作有郡斋宴集诗。白居易也深喜此诗，他晚年为苏州刺史时，曾刻此诗于石，认为：“韦在苏州，歌诗甚多”，而以此“最为警策”(见《吴郡诗石记》)。郡斋，指刺史衙门内的斋舍。唐苏州又称吴郡。燕，字同“宴”。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开头四句句意为：手操画戟的卫兵排列像森林，内室凝集着焚香散发的芬芳；海上的风雨飘然而至，池边的亭阁优雅清凉。森，森然罗列。画戟，指有彩饰的木戟，唐时用为仪仗，列于官署及高级官员宅第门前，数量视其品级而定。时苏州属上州，州署门当列十二戟。燕寝，公余休息之室，即诗题中所说的“郡斋”。古天子及诸侯皆有燕寝，刺史为一州之长，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故称燕寝。这四句写郡斋景物风貌和气候特征，点题中之

“郡斋”、“雨中”。在仪仗森严的官署里,刺史休息的屋子弥漫着清香之气。刚刚下过一场雨,官署中一片凉爽。起首二句,下字凝炼准确,气象森严中有闲适之气,向为人所激赏。曾季狸《艇斋诗话》曾拿此二句与杜甫“灯影照无睡,心闻清妙香”相比较,认为“皆曲尽其妙。不问诗题,杜诗知其宿僧房,韦诗知其为邦君之居也。此为写物之妙。”而“海上”二句,都雅雍裕,陆时雍《唐诗镜》云:“每读韦诗,觉其如兰之喷。‘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意境何其清旷。”

“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句意为:烦闷躁热近来渐渐消散,宾客云集整个厅堂;官署的豪华使我感到惭愧,居深宫看不见百姓是否安康。烦疴,闷热烦躁。近,近来,一作“王”或“正”。嘉宾,一作“宾客”。郡斋仪仗森严,清香弥漫,加之雨浥轻尘,空气清新,所以诗人说,原来身体有病,如今渐渐好了,于是邀集宾朋诗友,一起品尝时鲜蔬果,饮酒赋诗。然而,身为刺史心里牵挂着尚有饥馑的百姓,面对官署的豪华,深感惭愧。韦应物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封建下层官吏,忧国忧民,以国计民生为念,这种思想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寄李儋元锡》曾言:“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此皆范仲淹所说的“仁者之言”也。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句意为:通晓事物之理就能分清是非,天性旷达就可以忘掉一切;盛夏禁食鲜鱼肥肉,请多把蔬菜水果品尝。理会,通达事物的道理。达,旷达。鲜肥,鱼肉之类的美味肴馔。时禁,当时禁止食用。古代遇到灾荒,每断屠,禁酒肉。《唐会要·卷四》又云:“建中元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每年五月,宣令天下县禁采

捕弋猎,仍令所在断屠宰,永为常式。”韦应物受陶渊明的影响很大,从“理会”二句,可以看出陶渊明《饮酒诗》“心远地自偏”句的痕迹。而言“时禁”、“鲜肥”,正好照应上文的“自惭”,承接紧密。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句意为:俯首喝杯美酒,抬头恭听诸君吟诵优雅的华章;神情舒畅身体也感到轻盈,真想凌风飞上广阔的天空。金玉章,语出《孟子·万章下》:“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原意指乐声之和,这里以“金玉”借指文章之美。身为一州之长,虽然心中惦念着尚有饥馑的黎民百姓,但琼浆醉人,诗章华美,眼前这宴饮赋诗的清雅场面使诗人“神欢体自轻”,甚至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可见宴乐之盛。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最后四句意为:苏州汇聚了众多的才子佳人,才学之士灿若群星;我终于明白都市为什么繁荣兴盛,不是由于物产丰富,而是荟萃了天下才人学士。吴中,指苏州。春秋时为吴都,东汉置吴郡,故称。群彦,众多才俊之士。彦,美士。江淹《别赋》云:“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藩,即诸侯国,因其可以屏藩王室,故称藩国,此借指州郡。大藩,即大州、大郡。根据唐时制度,四万户以上的州为上州。苏州属江南东道,物产丰富,户口殷盛,超过十万户。疆,疆界,此指地域。此四句写吴中不仅是财赋丰饶之区,而且人文极盛。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曾评论说,此诗首四句“为一代绝唱”,然这四句,“类张打油、胡钉铰之语,虽村教督食死牛肉烧酒,亦不至缪戾也。后见宋人《丽泽编》,无后四句。又阅韦集,此诗止十六句,附顾况和篇,亦止

十六句。乃知后四句，乃吴中浅学所增，以美其风土，而不知释迦佛脚下不可着粪也。”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词。在宴集之中，诗人认识到苏州非惟经济发达，而且文化繁荣，文人众多，作为刺史，他是有得意之情的。因此，能够写出如此诗语。

韦应物诗多学陶渊明，然陶体冲淡中寓自然放逸之气，韦诗则得其冲淡而参以敷衍舒徐之致，此诗起首四句正体现了韦诗的这—总体风格。唐人学陶，素以王孟韦柳并称为四大家，而四大家各具特点，各有个性。王诗出乎自然而具禅意，孟诗冲和淡逸，韦诗则古澹而具生活气息。而韦应物与柳宗元相较，陈衍《石遗室诗话》曾有过精彩之评：“苏州少作多豪纵，余清澹似张曲江，晚学陶。世称‘韦柳’，其不及柳州者，少一峭耳。然《郡斋燕集》一篇，固与仪曹《南涧》争俊也。”

谭 克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这是一首留别诗，是韦应物在广陵，即今天江苏扬州市与友人元大分手后，到扬子渡才写给元大的，因此说是“寄”。元

大,作者友人,生平不详。大,指在兄弟中排行最长。校书,官职名,掌管整理、校刊典籍。此诗以“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这两句而出名。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句意为:凄然地辞别好友,泛舟驶入烟雾弥漫的扬子江中。多情自古伤离别,辞别友人而去,内心自是充满悲伤,诗人在这两句从总体上描绘了自己的感受及舟行的情状。“凄凄”二字即是他离别好友的情感基调。第一句是述写别情,毫不含蓄。因为是惜别,船行缓慢,所以用“泛泛”。第二句是以诗人眼中愁惨的风景来衬托、补充前句的“凄凄”离别之情。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棹,船桨,这里指船,因诗人要返回洛阳,故称“归棹”。残钟,指钟声的余音。句意为:在这乘船返回洛阳之际,广陵的钟声余音可闻,岸边的树色依稀可辨。这两句向来为人所传诵。出句“归棹洛阳人”,直说诗人要回家乡洛阳去了,从此远离此地,远离友人,其中蕴含着说不尽的离情别绪。对句“残钟广陵树”则含蓄蕴藉,把所有的情感意义都融入其中。“残钟”写声,是听觉;“广陵树”写形,是视觉。归心是明摆着的,故以“归棹”来表现。“残钟”说明从广陵传来的钟声越来越小,广陵渐行渐远,钟声像是一种召唤,诗人不由得回头望去,但见广陵树色依稀,烟雨迷濛。想到友人也许此时正在引领目送,更难禁离思。此间蕴含了多少动作,多少离情!两句虽不在字面上言情,而情自见。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句意为:今朝在此离别,以后不知要在什么地方才能相逢。古代交通不便,亲友分别,咫尺千里,相会实难,所以古人很看重离别。这两句慨叹别时容易

见时难,既是对上两句的情感补充,也是别情难禁的思绪延续,这是离别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的问题,虽然普遍,但都会令人惆怅。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往。”世事,世间之事,此指不能避免的聚散。沿洄,顺流而下和逆水而上。句意为:世间之事如同浪里行舟,不是顺流直下,就是回旋逆转,飘浮不定。诗人借身边之景,随手拈来,以喻心中所感,既形象自然,又贴切生动。在他深层的情感体验中,人世间的离合际遇,如同自己所乘之船一样,飘游不定,莫知其止于何处,这既是对思念至交好友的感伤情怀的解脱,也是对世间聚散不定的客观现实的叹息。

离别之作往往免不了凄惻之情,然而不同的人对此“情”的表达往往又深浅各异。韦应物是感情深沉之人,离别好友而去的情感也被他写得真挚动人。诗一开始,“凄凄”二字已使全诗充满了伤感。接着,作者的伤感之情通过具有情感色彩的景物描绘表达出来,厚重含蓄,耐人寻味。如果说“凄凄去亲爱”还是述情的话,“泛泛入烟雾”、“残钟广陵树”则是以离别者眼中愁惨的风景来衬托、补充离别之情。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论说:“写离情不可过于凄惨。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情可以为法。”

谷 雨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此诗作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或兴元元年(784)秋日，时作者在滁州刺史任上。寄，寄赠。全椒，滁州属县，今属安徽滁州。山，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当是全椒县西三十里的神山。韦应物早年宿卫内廷，任侠使气，生活颇为放浪。安史之乱后，折节读书，变为沉静清雅的读书人，与道士之流交往密切。此诗最能体现他持散守淡的情怀，在清秋寂寞、风雨怀人的感慨中，寄托了诗人深挚的情愫与淡远的意趣。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郡斋，州府衙署中的房舍。句意为：今天斋舍受到寒冷侵袭，忽然便想起了山中的那位友人。此联交待遥忆山中道士的起因。“今朝”、“忽”二字，生动地表现了诗人触物生思的勃然感兴；这由“冷”生“忆”的情思便贯穿了全诗。句中的“冷”虽是写郡斋气候的冷，但也曲折地表明诗人内心的苦闷寂寞；因为“冷”，诗人想起了冷居山中的道士，可见二人友情之深厚。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涧，两山中央的水道。荆薪：

杂柴。白石,白石英,道家有“煮五石英法”,用白石英和薤石、黑芝麻、白蜜、山泉熬炼服食,说是可以延年益寿。句意为:也许道士在涧底打柴,回来后便煮白石做饭充饥。此联承首联“忆”字而遥想道士在山中幽冷的生活情景。忆念将诗人的神思带到了“山中”,他仿佛看见“山中客”——“道士”独自下到双峰之间,在业已干涸了的深涧之中拾掇捆束起为秋风吹折的枯枝杂草,又茕茕归来,用这些杂柴煮食白石充饥。这想象中的形象是如此幽洁,然而又不免使人顿起一种远隔人世的孤清疲冷之感。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瓢,将干葫芦挖空,对剖成二,叫做瓢,可以盛酒。句意为:在这凄风冷雨的时节,我应带一壶佳酿,探慰远山的友人。古诗中常借酒言情,或借酒言愁,或借酒诉别情,或借酒表相思,此处借酒送暖表明心迹,有“一片冰心在玉壶”之妙。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句意为:落叶覆盖了萧森的山林,到哪里去寻找道士的踪迹呢?道士本似闲云野鹤,居无定所,更何况空山寥廓,落叶掩住了山路。此二句微带调侃,像空谷足音,袅袅不绝,无限思念尽在不言之中。

寄赠诗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应用诗。但好的寄赠诗却往往包蕴丰富,独抒性灵。对故人的一往情深,当然是本诗的主旨,但在忆念的同时,诗人又淡淡地描绘出一位山中隐士的形象,而其中的描述无不渗透着诗人的观感,于是从这隐者的形象中,不难体味到诗人幽洁高远的情趣。全诗分四层,首联交待遥忆山中道士的起因,颔联承“忆”字而悬想道士在山中幽冷的生活情景,颈联因悬想幽冷又生出招饮之念,尾联更从招饮转想道士行踪之难觅。全诗以“忆”字领脉,一、三两联实写郡中我之情态,二、四两联则虚拟山中故人行踪。虚实蝉联相生,随情起落,笔分彼此两面而一气贯注,这又是韦诗结构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宋《许彦周诗话》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两句,“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清施补华《岷庸说诗》又说此诗苏轼“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此皆中肯之语也。

谷 雨

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此诗作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即诗人出任滁州刺史的第二年春天。李儋,字元锡,甘肃武威人,曾任殿中侍御史。当诗人得知友人可能前来相访问讯,情动于中,作了这首诗,向友人倾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矛盾心理。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句意为:去年我们在花开季节匆匆相逢而又分手,到今天又是花开时节,时光流转,已整整一年了。诗人即景忆昔,睹花思故人,勾起了别后思念之情。一个“又”字,情意骤然凝重,即以花开一年比衬,不仅显出时光流逝迅疾,更流露出别后境况之萧瑟。此句以花谢花开、瞬忽一年入笔,兴起全篇,即刘勰所谓“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者也。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春愁,因春季来临而引起的愁绪。句意为:世间万象纷繁无际,殊难逆料;而黯黯的春愁又不断袭来,令我孤独难眠。安史之乱后,盛唐由颠峰跌落下来,国势衰微。783年,即韦应物赴滁州任职的这年冬天,长安发生了朱泚叛乱、德宗仓惶出逃的惨剧。诗人于次年春天作此诗时,长安尚为叛军盘踞,皇上逃难的内情诗人并不明了。作为一个心怀远大抱负的下层官吏,他不禁为此而感到焦急忧虑,感慨国家前途,包括个人前途,全都无法逆料,只觉前路茫茫,春光暗淡,故而愁思扰扰,孤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园,邑有流亡愧俸钱。”句意为:体弱多病,怀念田园故土;治下郡邑,百姓流离失所,令我愧对朝廷俸禄。国运式微,时局危艰,身多疾病,思念田园故土,诗人不免动起了辞官归隐之念。可邑有流亡,自己身为郡守,无力回天,治理无方,坐食俸禄,心里更感到十分惭愧。有志而无奈的进退两

难矛盾交战于心,郁纡不能自解。此联真切地展示出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思想的矛盾和苦闷。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句意为:早听说你要来看我,然而久候不至,登上西楼望月,已是几度圆缺。怎样化解郁结于胸的苦闷烦躁,如何慰藉备受创伤的心灵,无所适从的诗人多么需要友情的抚慰!听说友人要来探问,便一次次地登上西楼,临远眺望,默默伫候,一待数月,于殷勤期盼中,于无言守望中,更能想象出其抑郁苦闷是多么深沉。此联用笔不可不谓闲淡,但意蕴情致却深远无尽。

与友人相别多时,而今可望相见有时,自然会引起诗人诸多的感受与体验。这首诗抒写出了对友人的思念与期待,更多也更为厚重的则是对故人倾吐了自己的身世伤感和难以言传的人生感受。全诗浅显而寓深厚之意,平直而有含蓄之致,情重语真,婉曲尽意,十分感人,艺术境界上皆堪称一流。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对民众疾苦的关怀,真挚而深切,让人慨叹不已。特别是第六句,凸现了一位正直、善良的封建官员的高尚情操,范仲淹赞为“仁者之言”,决非溢美之词。

谷 雨

寄丘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此诗一作“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为韦应物五言绝句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如同一幅水墨山水画，淡着墨痕，语浅情深，古雅闲淡，意境深远，愈读愈觉清香袭人。诗题中的丘员外，是诗人丘为的兄弟丘丹，曾官兵部员外郎。韦应物在苏州任刺史时，丘丹在临平山学道，二人往返甚密。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句意为：凉秋之夜，诗人怀念友人，深夜未眠，于是独自在凉天夜月之下吟咏。属，适逢，恰好。《左传·成公二年》云：“下臣不幸，属当戎行。”这两句写诗人因怀念丘丹而在凉秋之夜徘徊沉吟的情景。其“秋夜”之背景正与怀人的心绪契合，彼此映衬。当此之时，诗人因怀念友人而夜不能寐，所以，“散步咏凉天”。此句承接自然，“散步”照应“怀君”，“凉天”照应“秋夜”。友人当时正在临平山学道，诗人因此联想到了临平山寂静的夜晚，引出下文。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句意为：此时的临平山，当是山空林静，松子坠落，一片凄清的景象；自己深夜未眠，友人大概也还未睡吧！幽人，幽居隐逸之人，此处指丘丹。此二句写诗人遥想在临平山学道的友人此时的情景。空山幽静，虫亦悄鸣，偶有成熟的松子落下，发出一声脆响。松子落本该是极轻微的声音，而此时却兀自突出，既显山之静，又示时已晚，人们多在梦中。那么友人丘员外呢？“幽人应未眠”，在这样的夜晚，他大概也以在咏散步，尚未安寐吧！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首诗空灵蕴藉，古淡清幽，最能体现韦应物五绝的风格。诗中前两句写诗人秋夜散步时，怀念丘丹之情油然而起。后两句则想象此时此刻丘丹也在怀念自己，以此说明两人心

心相印,感情深厚。诗人从容下笔,淡淡着墨,而言简意丰,情味隽永,堪称佳品。

谷 雨

长安遇冯著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
昨别今已春,鬢丝生几缕。

韦应物在长安城中遇到好友冯著,此时冯著仕途正不得意,韦应物便写了这首诗相赠。冯著是一位怀才不遇的名士。他有过清贫的生活,曾谋仕长安,因文著名,但仕途失意,未获官职。《韦苏州集》中有《送冯著》、《赠冯著》、《寄冯著》等诗,可见诗人与冯著交情甚深。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句意为:友人自东方来,衣衫上还滞留有灞陵的雨露。冯著结束其多年隐居生活,西去长安谋求功名而不得。故而当韦应物遇着他时,先从冯著之气度论起,说他从东郊来,衣衫上还沾有灞陵的仙雨。灞陵,即灞上,因汉文帝葬于此,改名灞陵,在长安东,唐时多有高士隐居在此。诗人以此地代朋友所来之处,是夸赞朋友的风采依然清高飘逸。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句意为：问客人到京城来有什么事，他说是因为要买采山种地的斧子。此处“采山”是成语。左思《吴都赋》中有“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句。意谓入山采铜以铸钱。“买斧”取自《诗经·旅卦》：“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是说客居异地，不遇平坦，尽用斧斫除地上的荆棘。冯著如古人采山铸钱，谋仕长安，但仕途失意，前途一片荆棘，需要买斧斫除。此处化用典故，表达了诗人对于友人怀才不遇的同情。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句意为：沐浴了春风的繁花正在盛开，刚哺育了幼雏的燕子在欢快地飞翔。冥冥，指造化默默无语的情状。飏飏，飞，飞扬。丘迟诗《旦发鱼浦潭》：“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飏。”友人仕途失意，诗人自是要好好安慰他一番。你看春意盎然，百花正悄悄开放，燕子刚哺完雏燕，飞来飞去如此欢快。一切皆充满生机，朋友不必为这些挫折而恼恨。

“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句意为：好像昨天才分别，今天却已过了一冬春，岁月飞逝，你两鬓又新增了几缕白发。此二句继续勉励友人，时光易逝，转眼又是春满大地，尽情赏一回春吧，你还年轻，来日方长，重振旗鼓又何妨？

此诗作为对友人的慰藉，充满关切之情，即令旁人读来也觉十分亲切。诗人既识得友人之才，便以轻松谈笑为之解除烦忧，最后以鬓丝无多，岁月犹长来激励他，可见二人交情之真挚。这首诗情深意长且生动活泼，读之令人心胸开朗，意气风发。它的格调如小河流淌，清新明快，而又含蓄婉转，令人回味无穷。

夕次盱眙县

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
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

此诗作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3)，时诗人出守滁州。盱眙，县名，今属江苏，唐属临淮郡，地处淮水南岸。韦应物自长安赴滁州经此。次，外出远行时停留的处所。此诗写诗人傍晚泊舟小镇驿站旁，抒发了羁旅之愁。

“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句意为：落下风帆，把船只停留在淮水边上的一个小镇边。淮镇，即指盱眙县。此县“淮河南去州五里”，故称。诗人开篇点题，点明行程所经之处所。逗，即停留。刘孝绰《夕逗繁昌浦》诗：“疑是辰阳宿，于此逗孤舟。”傍晚时分，诗人泊舟小镇驿站之旁，驿站之前冠以“孤”字，不仅写出了实景，也写出了诗人的孤单。

“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句意为：长风浩荡，在江面掀波翻浪；残阳西沉，大地渐渐一片昏暗，浩浩，盛大的样子。冥冥，昏暗，昏昧。此二句点题之“夕”，叙写停船时间及所见风物。停船之时，吹起了浩浩长风，河面漾起波纹，夕阳西下，天地渐渐变得昏暗。江面浩渺，远处水光接天，所以诗人写夕阳

西下用了个“沉”字。“冥冥”二字,既写眼前之景,又写胸中之情,与前面“孤”字一脉相承。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句意为:人归家舍,山峦静寂;飞雁栖宿,芦洲在月光照耀下显得十分醒目。山郭暗,日落后山峦昏暗。芦洲,芦苇丛生的水泽。这两句紧承“冥冥日沉夕”而写。夕阳西沉,天色已晚,自然人归、雁下,山郭变暗,而昏暗之中,独见芦洲一片银白之色,更反衬了天地一片昏暗之色。诗人眼前所见,只有荒寂无人踪的山郭和飞翔着要入芦苇丛休息的大雁,而黄昏中芦苇的白花更给周围平添一种落寞,使诗人倍感孤单。

“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句意为:在这孤独冷清的夜晚,怀念家乡,难以入眠,只听见远处传来浑厚的钟声。秦关,指长安。韦应物是长安人,所以说思念故乡是“忆秦关”。前两句的“人归”、“雁下”,都深深体现了一种“归”意,所以诗人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思乡之情。独处异乡,辗转难眠,远处传来的钟声更使诗人无法入睡,而不绝如缕的乡愁正如钟声一般,在寒空中久久回荡,挥之不去,愈发浓郁。

此诗以诗人眼前所见的萧瑟秋景自然地衬托羁旅之愁,写出了诗人孤独难禁的情思。在摹景状物上,诗人选取了一些灰色调的景物,如“冥冥日沉”、“山郭(昏)暗”等,有力地烘托了环境气氛,再着以“孤”、“独”等字点缀其间,很好地表现了身处羁旅之中的心境。此诗正如乔亿《剑溪说诗》卷上所言:“淡然无意,而真率之气自不可掩。”

谭 克

东 郊

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
微雨霑芳原，春鸠鸣何处。
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
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大历末年，时诗人在长安京兆府功曹任上。诗题一作《京郊》，诗中描写的是春天的山野之景，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欣羡之情。韦应物晚年对陶渊明极为向往，不但作诗“效陶体”，而且生活上也“慕陶”。此诗就是韦应物羡慕陶渊明生活并摹仿其诗风的证明。

“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句意为：经年累月被局限在官署衙门之中，怎不令人厌倦烦躁；出郊漫游，在清幽的曙色中颇感心旷神怡。和风轻拂垂柳，青山静谧寂然，使我忘却了官场中繁冗的事务。吏舍，公府官吏的庐舍。《史记·曹相国世家》云：“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跼，拘束的意思。澹，澄静。虑，思绪。诗人不想在局促的官署里度日，清晨来到清旷的郊外。但见春风吹拂柳条，雨后的青山明镜如画，所以心中为之清爽，“青山澹吾虑”，一个

“澹”字,写出了诗人心中此时的闲适之趣。

“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微雨霑芳原,春鸠鸣何处。”

句意为:靠着树丛歇息,我感到非常舒适宁静;沿着山间溪水漫行,来回往复,不愿离去。昨夜一场细雨,滋润了清新的原野,处处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斑鸠的咕咕鸣叫,却不知从哪里传来。丛,树丛。缘,通“沿”。还复去,往来徘徊。霑,弥漫,笼罩。陈标《秦王卷衣》诗曾云:“秦王宫阙霑春烟,珠树琼枝近碧天。”诗人来到郊外,但见杨柳和风,青山如画,又有

微雨芳原,春鸠和鸣,不禁心旷神怡,往来徘徊,不肯离去。于是走倦了就歇歇,歇完了再沿溪边散步行走。“还复去”三字,显示了诗人游兴之浓。“微雨”二句则写出了引起诗人游兴的原因。雨是“微”雨,原是“芳”原,散发着缕缕清香的原野又为微微细雨所笼盖,一片烟雨迷濛之景。时乃春天,又有鸠鸣之声此起彼伏,却不知鸠在何处,让人遐想联翩。此二句一写视觉,一写听觉,一动一静,有声有色,实乃妙笔。

“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句意为:胜景如此幽静,使我心驰神往,乐而忘返;想在此长住,可是每次都是公务紧迫,不能如愿。总有一天,我将辞去官职,

去那山林深处,营造一间茅屋,像陶渊明那样,自在潇洒地隐居。遽,迅速、窘迫。庐,茅庐、草屋。庶,差不多。郊外的清幽胜景虽然让诗人神往,但他毕竟是个做官之人,心中时时难免要冒出公务之念,因此想以后能辞去官职,结庐此地,过像陶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既然向往陶渊明,于是诗人此处便化用了陶诗《饮酒诗》“结庐在人境”之句。

这首诗,把春天山野之景写得清新可人,显示出诗人卓越的写景才能。在写景状物上,诗人刻意选取了一些清丽的辞句和意象,如“清曙”、“杨柳”、“和风”、“青山”、“春鸠”、“微雨”、“芳原”、“乐幽”等等,营造出了一派古雅闲淡的氛围。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曾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此诗虽为古诗而非绝句,但也很能体现韦诗“古澹”之风格。这首诗虽是学陶渊明之作,但韦应物毕竟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间,兴来作诗,歌咏田园风物,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虑,对自然之美体味并没有陶潜那样深刻细致。陶诗自然舒展,而韦诗则不免工巧锤炼,正如诗中的“霭”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谭 克

送杨氏女

永日方戚戚，出门复悠悠。
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
尔辈况无恃，抚念益慈柔。
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
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
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
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
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
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此诗当作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4)，时韦应物在滁州刺史任上。杨氏女，韦应物长女，出嫁杨氏，故称。诗人的大女儿要出嫁，他的心情异常复杂，遂写了此诗。

“永日方戚戚，出门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句意为：整日里是悲愁哀伤，出门远行路途悠远；女儿今天出嫁，轻舟溯江而去。戚戚，悲伤忧愁。悠悠，遥远。行，出嫁。诗人开头点明女儿将出嫁之事，且女儿要嫁往的夫家路途又十分

遥远。“戚戚”二字,定下了全篇基调。为何整日忧伤,原来是女儿出嫁,且路途遥远。女儿是乘船而去,大江之上,一叶轻舟,弱不禁风,怎能不让人担心。

“尔辈况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句意为:你自幼痛失母亲,抚育你时倾注了我全部的慈爱;幼小的妹妹依靠姐姐抚育,分别时姐妹哭泣不休。况,况且,何况。表示更进一层之意。无恃,失去母亲。《诗经·小雅》言:“无父何怙,无母何恃。”韦应物于大历十二年左右丧妻,当时长女还不到八岁。诗人想到女儿幼年丧母,自己一身兼父母之慈爱,当此离别之际,心中甚为不忍。而姊妹俩抱头痛哭,泣涕不休,又呼应了首句的“戚戚”。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句意为:姊妹二人相互倾吐衷曲,女大当嫁自不能把你挽留;你自小没有得到母亲的训导,侍奉公婆不能不使我担忧。阙,通缺。内训,古时对女子的教育。《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自小阙内训”一句,呼应前边的早“无恃”。弱女出嫁,心中自是不忍。然而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诗人只好忍痛告诫女儿到了夫家要遵从礼仪,孝道,要勤俭持家。体现了诗人对女儿的殷殷期望之情。

“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句意为:令人欣慰的是你托身贤惠人家,会得到他们的信任和体恤;我居官俭朴,家资不丰,嫁妆哪能备办得十分周全。令门,好的人家。令,善,美,好。这里借指女儿夫家。尤,过失。资从,指日常生活资料与婢仆。从,随从者。爱女远嫁,难分难舍,但终得割舍,诗人自是要劝慰女儿一番。同时也对自己身为父

亲,所置办嫁妆不周表示歉疚。作此诗时,韦应物身为滁州刺史,按理,置办嫁妆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生性高洁俭朴,所以嫁妆置办得不多。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句意为:孝顺恭敬地善待长辈,恪守妇道规范;容貌举止要合乎礼仪要求。父女离别就在今晨,以后相见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容止,态度举止。《孝经》云:“容止可观,进退可度。”猷,谋画。此指女儿要顺从其婆婆的意旨。“孝恭”两句依然是诗人对女儿的谆谆教诲。临别在即,诗人千叮嘱,万叮嘱,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这正好照应了上文的早“无恃”和“阙内训”。尽管诗人强装笑颜,劝慰女儿找了个好婆家,但他终究不能摆脱离别的痛苦:女儿此番远行,何时才能见面啊!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句意为:闲时我还能自我解遣悲愁,如今你远嫁而去,这临别时的伤感真是让我难以自己;你离去之后,我回来看到留在身边的幼女,禁不住又流下了悲伤的眼泪。遣,排遣。平时安静时,诗人还能自我安慰别女的痛苦,临到女儿真要出门时,泪水再也禁止不住了。当长女已经出门,诗人归来看到女儿原先房中空空如也,回视幼女的眼神,那种凄惻,那种离别的伤感,怎能用语言来表达呢?惟有泪水夺眶而出!此处“泪”落冠以“零”字,写出了诗人强忍泪水,却又忍之不住,想痛哭一场的情景。

嫁女本是喜事,可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毕竟“心头之肉”就要离己而去,且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此诗真乃一幅令人肝肠寸断的“嫁女图”!全诗紧紧围绕“送”字着笔,写送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满纸慈爱,溢于言表。诗中三处写到了眼泪,又

用三个“复”字转折,加深感情,愈发显得情真意挚,凄恻至极,催人泪下。难怪袁宏道说:“读此诗,公慈爱满眼,可想可掬。”

谭 克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韦应物的诗以闲雅平淡著称。这首诗,是他在江淮一带与梁州故旧相遇时所写,诗中抒写了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别后的变化,感情真挚,形象突出。淮,即淮河。梁州,今河南开封。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句意为:我俩曾一同客居在江汉,每次相聚时总是一醉方休、醉后方归。诗题是喜会故人,当然就以追怀过去开始,诗人开篇便回忆起在江汉作客时的情景,当时彼此相见必饮酒、不醉不归,那情景是何等的浪漫。抚今追昔,岁月蹉跎,诗人未免顿生伤感之情,于是引出下联。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句意为:分别之后,你我四处飘忽形同浮云,十年的时光像流水一样迅速过去了。十年,此为虚指,形容时间长,并不一定是十年整。流年似水,岁月无情,分手之后,十年很快就如流水般逝去了,而行踪也如浮云

飘浮不定,各散东西,音尘两隔。想不到今天却在江淮重逢叙旧,其乐也何如?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句意为:今日重新聚首,欢愉如昔,情谊依旧,但岁月无情,各自的两鬓都已染上了霜华。故人重逢,友情如故,但诗人与友人皆已面目全“非”,“萧疏鬓已斑”五字尽现衰色。久别重逢,欣喜异常,然而世事沧桑,悲从中来。一喜一悲,笔法跌宕;一正一反,交互为文。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句意为:为何还不结束这漂泊无定的生涯,归守田园故土,也许是留恋淮上的秋山风物迷人之故罢。上联写到诗人已鬓发斑白,人老了,自然就想到归宿,所谓叶落归根,然而诗人不忍离去,反诘一转,以景色作结,道出流连于秋色中的满山红叶而不愿归去。结尾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写得有层次,有感情。言层次,把江汉作客时代的友情交往以“醉”字烘托出来,可见不是淡淡之交。重逢时叙旧言欢,不异于昔日,又深化了与故人的友谊。至于两人分别后十年的往事,不能一一入诗,就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加以概括,正如“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一样,都是用极洗炼的语言概括。世事沧桑,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尽在不言中了。言感情,则以萧疏的华发抒写蹉跎岁月、老大伤悲之情,反映了相对倾诉的神态。此诗构思、剪裁、抒写都流畅自然,尾句“淮上有秋山”更有不尽的韵味。

谷 雨

赋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此诗是韦应物在唐代宗广德永泰年间任洛阳丞时所作，所赋江南景象是虚拟的。赋得，是按规定的诗题（如“暮雨”）作诗。诸人同送一人，常以赋得某物为题。李胄，一作李曹，是诗人的朋友，其他不详。本诗悬想友人雨行东归的景象，以抒写惜别之情。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楚江，长江中下游，古为吴、楚之地，所以称楚江。建业，即金陵，今江苏南京，三国东吴孙权建都时改名建业。暮钟，佛寺晚钟，建业多佛寺。句意为：雄浑的楚江出没在细雨迷濛里，傍晚时分，建业城的寺院里传来阵阵钟声。首联开门见山，点出送别的时间、地点、天气，也可以说是点破诗题“暮雨”。傍晚时分，金陵城外，晚钟悠扬，天空阴晦，下着小雨。晦暗的色彩表现了诗人与友人分手时低沉的情绪，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的烟雨，似乎永远伴随着微茫的愁绪。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漠漠、冥冥，都是雨意朦胧

状,漠漠侧重于雨丝弥漫,冥冥侧重于雨色昏晦。《楚辞·山鬼》云:“雷填填兮雨冥冥。”帆来重,布帆被雨沾湿而显得沉重。句意为:水气蒙蒙,船帆沉重;暮色冥冥,飞鸟迟行。在这幅背景之中,一张孤帆,渐渐出现,它“来”得如此沉重,是因为暮雨沾湿了风帆?还是由于载不动这许多离愁?正如这昏晦的雨色中的一羽飞鸟,不知是因为翹翼披雨,还是由于“鸟飞不到吴天长”(李白《庐山谣》)——对于北国之人而言,吴地实在太过遥远。至此诗人从背景的渲染引出行舟,主角登场,下二联便由此生发开去: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海门,指建业以东长江入海口,此处指李胄前行方向。浦,江岸。滋,潮润葱绿之状。句意为:海门悠遥,难以望见,远处江边的绿树,在雨水清洗中郁郁葱葱。舟中人远望着海口,前行的方向深不可见,是因为雨帘遮隔?还是因为人生的旅途离离散散,太多迷茫?相信此时此际,他自己也难于说清;而看着两岸绿树,经雨沾润,分外郁郁葱葱,他或许想起了京洛的友人们“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般的深沉寄思。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散丝,指雨丝,晋张协《杂诗》云:“密雨如散诗。”句意为:深情地望着你在暮雨中消失,我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就像飞洒的雨丝,无穷无尽。此联正面点出“送”字,集中抒发送别之情。把眼泪比作细雨,可见眼泪之多。这样的伤别说明诗人对友人的感情至深。

赋得体送别诗均须紧扣题面,将所赋之物与送别之意紧密结合起来。本诗以暮雨为送别渲染气氛,而送别又使暮雨这一自然景物蒙上了黯然神伤的感情色彩。前六句赋雨是明线,

送别是暗线,末二句暗线转为明线,明线转为暗线。隐显与主次的变化,正表现出诗人送别时感情节奏的变化。全诗紧紧扣住“暮雨”给送行者心境带来的影响,并给予渲染夸张,突出人的心理感受。这样,就将场景与心境有机地融为一体。如“重”字,写船帆被雨水淋湿而饱满沉重,送行者心境沉重,使用正向夸张之手法,使已重之物更沉重;又结句,以泪水如丝,比绵绵不断的雨丝,达到了情景交融,难分物我的境界。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刘长卿诗“思锐才窄,大抵十首已上,语言皆同。”此评似亦适合韦应物。此诗起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其《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又云“秋寺起暮钟,楚雨连沧海”;《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更云:“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分看各诗均佳,但合而观之,却不免雷同之感。这其实也是大历前后诗人的通病。

谷 雨

观田家

微雨众卉新,一盞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慚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此诗作于大历末至建中初，时诗人在沔上闲居。这是一首反映农民生活的诗，根据诗题，可知是以官吏的身份来观察农民的生活。诗人通过深入农村的细致观察，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终岁辛劳而生活贫困，对自己不耕而食深感愧疚，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句意为：濛濛微雨中，百草冒出了新芽；春雷一声，是惊蛰到了。种田的人有几天能闲着呢？春耕从现在开始了。惊蛰，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约在公历三月五日至六日。据说到此节日，可以听到雷声把蛰伏在地下的虫类惊醒。它告诉人们，自然界生机舒发，已到耕种的时候了。诗人开篇点明时令，写一场春雨过后，草木吐出新芽，惊雷唤起了农人，开始了辛勤的春耕。“几日闲”三字，写出了农家的终年劳作之苦，全诗皆围绕此三字而展开描述。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句意为：男人们都在田地干活，场院和菜园也收拾了出来；收工时常天都黑了，还要牵着小牛去西涧饮水。场圃，住宅附近的场地和菜园。就理，整理完毕。景常晏，经常到天色将晚之时。景，日影。此四句紧承“耕种从此始”，乃诗人“观田家”具体所见之景。“丁壮俱在野”，“归来景常晏”，一个“俱”字，一个“常”字，与“几日闲”遥相呼应，写出了农家终岁劳作之苦。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四句，句意为：饥饿劳累不以为苦，春雨像油脂一样润泽着田地，

真叫人高兴啊！米仓里一点余粮也没有了，可是徭役还是没个完。饥飏，饥饿劳苦。膏泽，指春雨。春雨及时，像油脂一样润泽着土地，故称。曹植《赠徐幹》诗云：“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宿储，上一年的存粮。这四句是写农人们心中所想。每日早出晚归，终岁闲日无多，但是看到春雨润泽大地，预兆丰年，农人们尽管饥苦不堪，心中仍然充满喜悦之情。接着诗人笔锋突转，说农家忽又发起愁来，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家里已无隔宿之粮，而繁重的徭役依然没完没了。这里先喜后忧，以喜写忧，更加突出了繁重徭役给农民带来的忧愁。

“方慚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句意为：真惭愧我这个不种地的官儿，俸禄都是出自农民的辛勤耕种。不耕者，即作官的人，诗人自指。出闾里，来自民间。闾，古代居民基层组织，二十五户为闾。诗人在对农民深表同情的同时，对自己的不耕而食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所得的禄米，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诗人观田家而后有所感，“方”字体现了所“观”之动作，而“慚”字则是观之结果。一个“慚”字，可谓入得深厚，意蕴绵长。

对于封建社会的农家来说，如果不是兵兇相践，赋役繁苛，农民依靠辛勤的劳动，生活还是比较好过的。这首诗所写的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正走向衰微的时期，田家的劳动和生活情景。全诗环环相扣，承接紧密、自然。诗人先写春雨润地，万物勃发。有雨有雷，春雷则预示春耕开始，于是诗人又写到了农人春耕情景。农人心中又是怎么想的？看到此情此景诗人又作何感想？全诗一环接一环，由人及己。在行文上，先扬后抑，感情跌宕起伏。春雨过后，万物竞发，生机盎然，让人心旷神怡。田家也是面有喜色。而诗人于此又笔锋陡转，写

农人由喜变忧,情绪直落。最后两句,诗人将四体不勤、不事耕作的官吏(包括自己)同辛劳无食的农民对比,更增加了这种波折起伏的强度,不仅表达了诗人的不安之情,也对众多官员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同时也对农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刘辰翁曾言:“苏州是知耻人,为郡常有岂弟之思。”这首诗就深深地体现了这一点。

谭 克

幽 居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
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
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
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此诗是韦应物辞官闲居时所作。韦应物天性高洁,工于诗作,其诗风属王维、孟浩然一派,与柳宗元并称“王孟韦柳”。其诗多描写清新的山水世界,有清冽闲寂的情趣。这首诗写隐闲之乐,是韦应物学习陶渊明诗中写得较好的一首。全篇化自陶渊明《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但又反其意而用之,诗中之景,纯朴清秀,给人以爽心悦目的美感。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句意为：世间虽然有贵贱之分，但出门在外奔走，都是各有所营；只有摆脱了名利束缚的人，才能享受到隐居的快乐。此四句相当于陶渊明《饮酒》中的开头四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诗人认为世人无论高低贵贱，都要出门为生活奔走经营，只有自己闲居在家，不为身外之物所牵累，抛弃一切杂念，才能过上幽居安闲的生活，这就是“心远地自偏”的道理。诗人用世人都汲汲于外物作背景，反衬自己的闲居的乐趣，表现其悠然自得的心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句意为：夜半下了一场微微的细雨，青青的春草遍地滋生；山头忽然露出曙光，鸟雀绕着屋舍飞鸣。这四句写的是早春破晓的景色。“微雨”两句与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同为传世名句，但更新鲜活泼、蕴含丰富。这里“微雨”是对早春细雨的准确描绘，“过”字是写诗人的感受，而“不知”二字则是诗人在床上的一种想象，两句寓情于景，写出了诗人对春雨的喜爱，而从那勃勃向上的春草上，也能体味到诗人的欣慰之情。“青山”两句是对黎明时鸟雀欢叫的描写，又是上文情景的延伸与烘托，进一步表现了诗人宁静的幽居生活和喜悦的心情。

“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句意为：在山野间的小路上，有时与道士偶尔相遇，有时随樵夫信步闲行；我安于这平淡的生活，并非对功名富贵特别看轻，只是因为我无才又无能。“时与”二句是诗人幽居生活的形象描绘。道士与樵夫一向被认为是隐士的伴侣。所以诗人选取

其作为他隐逸生活的表征,再冠以“时与”,“或随”,说明这些事都不是经常的,写出了诗人清幽超俗、宁静致远的生活情状。前后两句写诗人脱离官场、幽居山林而心安理得的心情。蹇劣,即愚笨拙劣。薄世荣,鄙薄世人对荣华富贵的追求。裴松之注《魏志·王粲传》说徐幹“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此处诗人化用此典故说自己幽居山林,并非是因为鄙薄功名利禄,而是自己生性愚拙无能,这是诗人的自谦、自嘲。

这首诗所描绘的是诗人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表现了诗人怡然自得的闲适心境,用语朴素平淡,表现出一种秀丽清朗的艺术特色和高远清淡的风格。宋蔡條《蔡伯衲诗评》曾云:“韦苏州诗如浑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过处,大似村寿高僧,奈时有野态。”此诗可见一斑。

谷 雨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此诗作于德宗建中四年,时诗人在滁州刺史任上。本诗写春日游赏西涧野渡,晚雨春潮之景,歌咏春日自生自荣的自然之美,表现了诗人超逸脱俗的情趣。滁州,即今天安徽滁县,亦即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记的滁州。“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

林壑尤美。”西涧正好在这“林壑尤美”的峰峦之中。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西涧已淤塞无水,但在韦应物的时候,这条溪涧却是个优美的所在。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句意为:清幽的芳草在涧边寂寂地生长着,最使人怜爱,在幽深浓密的树林里,黄鹂在欢快地鸣唱。这两句可以视为此诗中的静景,草“幽”,树“深”,境界幽冷,正好与诗人好静的性格相契。有人认为这两句,是“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不难设想,诗人在观照如此美景之时,以幽草喻君子,以黄鹂比小人,恐怕无此雅兴。如此,全诗则索然无味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句意为:傍晚之时,春雨急骤,涧中之水横冲直撞奔突而流,野外的渡口则一片安闲,人迹杳杳,只有渡船在水上横漂。“春潮”与“雨”之间用一“带”字,好像雨是随着潮水而来,把本不相属的两种事物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用一“急”字写出了潮和雨的动态。结尾一句,用“无人”说明渡口的“野”。显出一点荒凉之意,而系在岸边的渡船空无一人,一个“自”字描绘出在潮、雨中任其横浮的情景。诗人笔下之景,动静自然,历历在目,无怪传为名句。宋寇准“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春日登楼晚归》)、史达祖“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绮罗香·咏春雨》)等,都由此化出。

全诗四句,两两各成片断,看似不续,却以首句“独怜”总领,末句绾合,“自”字应“怜”字,“无人”应“独”字,遂使前后联成一体。寄意在有意无意之间,而写景入神,笔致流利,得六朝诗之神髓。而全诗之美,全在一个“野”字,“幽草涧生”也好,

“黄鹂鸣于深树”也好,“暮雨春潮急”也好,“野渡无人舟自横”也好,均妙在无人之境,野兴错综。前以“独怜”二字总领全诗,遂使诗人之自我,与此无人之境的天然野境合为一体,完成物我之间心灵的沟通,形成恬淡、适意、萧散、闲逸之境界。

谷雨节

《滁州西涧》韦应物

——〔清〕马骥

西塞山

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
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

此诗当是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三年(788)，自江州入朝，途经西塞山时所作。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县东长江边。《水经注》云：“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写西塞山的诗很多，其中就有刘禹锡的名作《西塞山怀古》，然此诗并不比刘诗逊色。

“势从千里奔，直入中流断。”句意为：西塞山的山势从千里之外奔突而来，直入江中就截然而止了。此二句总写西塞山。“势从千里奔”，这是写远景。“千里”二字，可见西塞山之长。着一“奔”字，则把西塞山拟人化，写活了。“直入中流断”，这是写近景。“直入”承前“千里奔”。用一“断”字，斩钉截铁，既写出了西塞山的险峻，又写出了山断江流而产生的急流汹涌之状。这两句写山的来势，如骏马急驰，戛然而止，像是山为水所阻，写得古远而正，雄放而有气势。

“岚横秋寒雄，地束惊流满。”句意为：秋日时分，一片雾气横罩着西塞山，愈加显得雄伟；由于山形的阻拦，奔腾汹涌的江水漫上了山脚。这里，“岚横”、“地束”，是写西塞山的特征。

写两矾夹江,乃托其险要。岚,山中草木散发出的水蒸气。秋,点明诗人途经西塞山的时节。塞,关塞。《舆地纪胜》卷八十一载:“西塞山,在武昌东百三十里,介大冶于两山之间,为关塞也。”地束惊流,指西塞山约束、阻拦着汹涌的急流。束,约束,阻拦。左思《魏都赋》云:“由重山之束阨,因长川之裾势。”这里,用一“惊”,可以想见惊涛拍岸,江水何其汹涌!这两句是写山的雄姿,又转而约束江水。山水相激,蔚为壮观。

这首诗似一幅壮美的山水画,把西塞山写得气势飞动,栩栩如生。全诗先总写,后分写,有远景,有近景,有山景,有水色,极具变化。此诗非常注意动词的使用,全诗短短二十字,动词就多达九字之多,且用词精准,如奔、直、断、横、束、惊、满等字都十分生动恰切,有力地表现了山形的险要和雄健。后来关融《绵竹山》诗“横来突若奔,直上森如束”,似是得力于这首诗的气势。

谭 克

调笑令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此诗题《乐府诗集》作“宫中调啸”。调笑令,商调曲,又名

调啸词,属乐府近代曲辞。此词凡三换韵,起用叠句,第六七句即倒叠第五句末二字,转以应之。故戴叔伦谓之“转应词”。这首词写塞外草原风光,一匹失群迷路的骏马在西下的夕阳中茫然地嘶叫,传达出一种空旷悲凉的意蕴。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句意为:西域来的战马呀,离开熟悉的生长环境,被牧放在这遥远的燕支山下。燕支山,在今甘肃省境内,绵延祁连山与尤首山之间,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相传山间长有胭脂草,花汁可制成妇女化妆用的红胭脂,多为匈奴妇女所用。故匈奴失此山,作歌道:“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时值隆冬,边地酷寒,胡马被远放在这白雪莽莽的燕支山下,一个“远”字,定下了全篇空旷悲凉的基调。

“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句意为:看那胡马焦急地用蹄子又刨沙地又刨雪,昂着头独个嘶叫,时而东张西望,不知道该去何方?跑,用足刨地。胡马“跑沙跑雪”前承“放”字。此处连用两个“跑”字,显见了胡马的焦急状。马儿嘶叫,声音沙哑,本已十分凄凉,冠以“独”字,更显无限凄凉。“路迷”承“东望西望”,承接紧密。此二句一写听觉,一写视觉,有声有色。马儿鸣声凄恻,形孤影单,气氛悲凉。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句意为:在这一望无垠的莽莽大草原上,只有无穷的边草和黄昏的落日,迷了路的马儿焦急地乱转,迷惘不安,找不到自己的归宿。雪地上露出的衰黄的无穷的边地野草也许可以让胡马少刨点沙,少刨点雪,落日余辉也能给这荒凉的原野增添一点暖色。但黑夜即将降临,而迷途之马依然找不到归宿之所。至此,全诗的悲凉气氛达到了高潮。

关于这首小令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曹锡彤《唐诗析类集训》卷十认为“此笑北胡难灭之词”;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则认为“言胡马东西驰突,终至边草路迷,犹世人营扰一生,其归宿究在何处?”形象大于思维,此所谓“诗无的诂”者也。不管怎样,此诗字面上全写胡马,没有写人,诗人通过对胡马生活环境、动作的描写,传达出一种空旷悲凉的意蕴。字面上无一字写悲,而满纸悲凉,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谭 克

张 潮

一作张朝。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大历中处士。《全唐诗》存其诗五首。

采莲词

朝来沙头日正红，晚来云起半江中。
赖逢邻女曾相识，并著莲舟不畏风。

采莲词，六朝乐府旧题，与《江南曲》同属《江南弄》七曲，多写江南水乡男女恋情。此诗前二句写景，后二句写人，描写了江南水乡天气的变化无常及采莲女子的生活。构思新颖，寄兴遥深。

“朝来沙头日正红，晚来云起半江中。”句意为：早晨的江岸边，红红的太阳当空朗照；傍晚时分，江面上空，风起云涌，骤雨欲来。沙头，即江岸。因江岸常有泥沙淤积，故称。此二句写江边早晚天气变化的景色。早晨红日东升，预示着一天的

好天气,农人们走出家门,在江上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日正红”,既是实写早晨天气景状,又寓含了江面上一派繁忙、火热的劳动景象。然而傍晚时江上风云突变,阴风骤起,暮云凝重,层层黑云降在半空中,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这里,一个“起”字,既写出了风起云涌之状,又寓含了这里云是刚刚形成的。而一个“半”字,则可以想象出黑云在半空中涌动,山雨倾刻欲来之状。

“赖逢邻女曾相识,并著莲舟不畏风。”句意为:幸亏碰上了已经相识的邻家女子,两只莲舟并在一起就不怕风吹雨打了。上两句写风云突变,山雨欲来,这两句则笔锋一转,柳暗花明。一个“逢”字,写出了采莲女在风雨欲来之时,莲舟在江浪中漂荡奔突的情景。而一个“赖”字,则让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风雨中逢着邻家女,且邻家女早已熟识。大家把莲舟并在一起,就更不怕狂风暴雨了。这里,“莲舟”与题之“采莲”相呼应,而“风”则衬托前面的“云起”,交互为文。此二句,与储光羲五绝“相逢畏相失,并着采莲舟”,意同语异,而风味自别。

诗人继承南朝《采莲曲》、《江南曲》遗风,加入时代内容,变五绝为七绝,令人耳目一新,这首诗言词省净,意境清新,情绪跌宕起伏,深得民歌精髓,诗人无意谋篇,而篇自成。

谭克

戎昱

戎昱，荆南人，登进士第。卫伯玉镇荆南，辟为从事。建中中，为辰、虔二州刺史。集五卷，今编诗一卷。

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又作《和蕃》。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衰微，吐蕃、回纥统治者乘机侵扰，唐肃宗、代宗、德宗时都曾采取和亲政策抚边，结果遭受的侵扰却越来越烈，诗人对此痛心疾首，视和亲政策为国耻，于是写了这首讽喻诗，明说汉家，实指唐朝。此诗在当时就颇有影响。据晚唐

范摅《云溪杂议》记载,一次唐宪宗召集廷臣商议边地政策,大臣们多主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诵读这首《咏史》诗,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诸臣便不再提和亲之事。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句意为:在汉朝的历史上,最拙劣的政策莫过于和亲了。拙,愚笨。和亲,指汉族王室与其他民族统治者谋求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多为皇室女子与少数民族首领结亲,以示友好,互不侵扰。诗人开门见山,直言和亲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愚笨政策,屈辱之举。写得率直激切,很有胆识。这两句的时间跨度很大,它概括了从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到唐宪宗时一些大臣仍然主张这一政策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这十个字既是对汉代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唐朝现实的审视,提纲挈领,很有气势。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句意为:国家的昌盛繁荣本应仰赖于英明的君主,而和亲政策却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人。社稷,本义为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庙宇,后常用作国家的代称。此二句紧承首联,通过比较,具体描写和亲政策的拙劣。这里一“依”一“托”,褒贬分明,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此联对仗工稳,用词精准,针砭时弊,切中要害,乃世所传诵的名句。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句意为:怎能用女子的美貌来消除外族的侵扰,换取国家的安全呢?玉貌,美好的容颜,指“和亲”的女子。静胡尘,指制止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尘,

烟尘,指战争。此联是“安危”一句的继续和深化,把和亲政策的拙劣与耻辱写够写足。它深刻地揭露了和亲政策的实质,既是对汉朝的讥讽,也是对唐代的鞭挞。史载,唐开国以来,和亲公主很多,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就有 11 人之多。其结果如何呢?非但没能“静胡尘”,反而使他们认为中央政府软弱可欺,侵扰更加频繁和疯狂。

“地下千年骨,谁是辅佐臣?”句意为:汉朝那些和亲政策的决策者和附和者早已成了千年白骨,他们之中有谁又能称得上是辅佐大臣呢?此联呼应首联,把矛头直接对准和亲政策的制定者。这里诗人激愤地责问:是谁制定了这种屈辱政策?这种人还算是安邦辅国的大臣吗?这既是讽喻汉唐屈辱和亲政策的制定者,又饱含着诗人对千年历史上辅国重臣之稀少缺乏的深深叹惋之情。此二句以斩钉截铁式的责问而结束全篇,发人深省,令人回味,可谓言有尽而意无尽。

这首诗,诗人反对以屈辱为条件去暂时求得国家安宁的和亲政策,无疑是正确,有见地的。体现了崇高的民族尊严和爱国思想。当然,至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得失,要具体分析,如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远嫁南匈奴,对促进民族和睦,边境安宁,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诗人多次参加边庭幕府的征讨活动,对国家民族命运非常关切,坚决主张抗击外族侵扰,此诗借古喻今,格调高古,言简意丰,读来荡气回肠。

谭 克

苦哉行

其一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
鼠虽为君除，狸食自须足。
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
膾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
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
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是年唐王朝又向回纥借兵助攻盘踞在洛阳的史朝义叛军，洛阳一带又遭到回纥的掠夺。《苦哉行》五首，就是诗人亲眼看到的这种血淋淋现实的反映。本篇是第一首。原诗题下自注为：“宝应中过滑州洛阳后同王季友作。”这首诗写的就是对唐王朝这种引狼入室的“借兵助剿”政策的讽刺。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鼠虽为君除，狸食自须足。”句意为：老鼠钻进了厨房，真是可恶；用精美的肉食去喂狸猫，任意让它捕捉。哪知鼠害为你除掉，狸猫却吃得满足。彼，那。狸，狸猫。梁肉，精美的膳食。这里，“鼠”比喻安史乱军。老鼠本

就让人讨厌,何况它钻进了厨房里。而“狸”则借喻回纥兵。授狸以梁肉,可见唐王朝待回纥军之丰厚。此句“纵”字,既写出了鼠害猖獗,饲猫除鼠的大快人心,又暗寓了唐王朝对回纥兵的纵容,不加管制,终成祸患。虽然最终老鼠是被狸猫除掉了,但如今狸猫又成了新的祸患。“狸食自须足”一句,既是对回纥兵应该知足的正告,又表现了诗人对贪得无厌的回纥兵的愤懑之情,开启下文。

“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膻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句意为:借兵回纥平乱,本想洗雪重大的国耻;可是事与愿违,反使国家遭受到更为严重的屈辱。带有膻腥味的回纥兵,正在蛮横地胁迫妇女;一座座城池、村庄被毁,瓦砾中掩埋不少的珠玉。冀雪,希望消除。翻,反而成为。膻腥,像羊肉的臊臭气,借喻胡兵。绮罗,丝织品,代指美女。“冀雪”二句,一“冀”一“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既是前四句的概括,又引领后六句,可谓全篇之警策。胡兵食羊肉,羊有膻味,且胡兵凶残,血腥成性,故以“膻腥”喻指回纥兵。回纥兵劫掠妇女,城镇被其夷为平地,精美的珠玉,被掩埋在瓦砾之中,这岂不是国家的奇耻大辱!“逼绮罗”、“杂珠玉”正是向回纥借兵带来的后患。

“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句意为:登楼决不是为了远望景色,因为到处都是回纥兵在肆虐,只要一见到回纥发笑,心里就想痛哭。更没有想到大唐的音乐,至今还在弹奏胡曲!骋望,极目远望。天乐,天上或天宫的音乐,喻朝政。胡曲,胡人的曲子。登高骋望是唐人最意气风发的时刻,盛唐诗人王之涣曾写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篇章。然此时诗人登楼远望,看到的却是回纥兵那

种得意忘形的烧杀掳掠及狂笑,怎能不让他内心苦痛,伤心地落下热泪。然更让诗人伤悲的是,耳畔传来的却是阵阵胡曲,唐王朝仍在“借兵助剿”,一意孤行,不思反省。末两句“何意”二句,可说是诗人对当朝统治者提出的深深诘问;为什么自己的精兵良将不用,反要借用残害百姓的胡兵!意味深长,发人深思。

这首讽刺诗,针砭时弊,寓意明显,它对唐王朝借回纥兵助剿安史乱军却留下了无穷祸患这一事实作了无情的揭露。全篇叙事晓畅,沉郁慷慨,意蕴深长,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实乃大历诗作中不可多得的篇章。

谭 克

其二

官军收洛阳,家住洛阳里。
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
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
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
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
乡国无还期,天津哭流水。

本诗是《苦哉行》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中通过一个被回纥所掳妇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盼望平定叛乱、收复失地的人民,在叛乱平定后反而遭受到更为深重的灾难的这一事实。

“官军收洛阳,家在洛阳里。”句意为:朝廷的军队收复被

叛军盘据的洛阳时,我家正好就住在洛阳城里。官军,指唐王朝的军队。收洛阳,指唐代宗宝应元年十月以回纥兵为先锋,唐军再度收复被叛军史朝义占领的洛阳。洛阳里,洛阳城中住宅区的里巷。这里点明诗中所写的这位被掳女子的住处。被叛军占领了七年的洛阳终于被朝廷收复了,而自己的家又正好就在洛阳城中,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情啊!

“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句意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丈夫和兄弟,被回纥兵杀伤而死去,而我忍泣吞声,不敢啼哭,还叫我穿上华丽的罗绮。夫婿,丈夫。吞声,哭泣时不发出声音。遣,教,吩咐。衣,动词,穿。罗绮,有纹彩的丝织品。起句写官军收复了洛阳,带有欢喜的色彩,然此四句笔锋陡转,由喜转悲,悲得令人发指。丈夫兄弟,意即家中的精壮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被人杀伤,而后痛苦地死去。多年地盼望官军来收复失地,平定叛乱,却盼来了这个结果!夫婿兄弟“伤死”有一个过程,而近在眼前的女主人公却欲救不能,毫无半点办法,直叫人悲痛欲绝。更可恨的是,杀死亲人的回纥兵还不许她啼哭,更不许她穿丧服,而是逼着她换上华丽的罗绮,把她带走。此四句语意层层递进,真让人惨不忍睹,痛不欲生。

“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句意为:我被扯上胡马,跟着回纥兵而去,不知有多少年,我将要在塞外黄沙尘土的旅途上奔波,不知所终;想不到出身名门大家,却死于塞外荒野之地。匈奴,借指回纥兵。黄尘里,指在扬着黄色尘土的旅途上奔波。名家女,名门贵族的女儿。塞垣,指边塞的城墙。此四句乃这位被回纥兵掳走的女主人公对今

后的设想。“数秋”是个不定数,指不知多少年,可见女主人公根本不知道她的命运终将如何,而只是以“数秋黄尘里”虚概括之。当然,她也知道,终有一天,她要变成塞外荒郊的野鬼。“名家女”、“塞垣鬼”,多么强烈的对比,让人触目惊心,为之动容。

“乡国无还期,天津哭流水。”句意为:我被胡人掳于塞外,是没有回家的日子了;我只有在这洛阳城外的天津桥上,对着流水痛哭不已。乡国,家乡。天津,桥名,在洛阳城外。女主人公料想她将客死塞外,作“塞垣鬼”,断无回乡之日,然而此时她仍然在考虑有无还乡之期,可见思念家乡之情多么沉重,更让人洒一把热泪。末句点明在“天津”恸哭,可知她此时已被掳至城外。而对着流水放声大哭,可见家破人亡,无人倾诉,只有对着无情之流水痛哭而已,而流水悠悠,正如心中之悲痛绵绵不绝。

诗中女主人公多少年地盼望官军来收复家乡,没想到官军收复后的结果却是夫死兄亡,自己也被“官军”掳走塞外,不知所终,唯有泣涕涟涟。虽然全诗只写这位被掳女子的哭诉,反映的是回纥的掳掠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的灾难,但也隐含着对借兵助剿,引狼入室,腐败无能的唐王朝的指责,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诗篇言辞激愤,语调苍凉,字字透露着悲痛,句句蕴含着愤怒,而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下笔,则更真实地表现了这种悲愤,全诗正如题之所言:苦哉!

谭克

塞上曲

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
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

《塞下曲》，新乐府辞，由汉横吹曲辞演化而来，古时多写边塞战事。此诗描写边地将领夜猎漠漠边塞上，连山的野火在燃烧，夜里城门洞开，在戍卒的欢呼声中，将军猎罢归来，诗写得声色雄壮，意境浑成。

“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句意为：疾驰的北风席卷着大地，连绵起伏的群山上，火光冲天；旷野上的碎叶城，孤孤零零，虽然夜色已深，城门仍然没有关闭。胡风，西北边塞的北风。略地，行地，扫过大地。烧，指为打猎而烧的野火。碎叶，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伊塞克湖西北。唐初属安西大都护府。未下关，未下镇，即城门未闭。诗人开篇即描绘出了一幅壮阔的图画。塞外北风强劲，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曾有“北风卷地白草折”句。此处一个“略”字，可见风势多么迅猛。此时山上又燃起了绵延猎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势，可见火势之猛。而这一景象又于黑夜之中见之，鲜红的山火在漆黑的四围山色映衬下显得更加壮美。碎叶城地处荒野之上，着一个“孤”字，可见原野多么旷远。碎叶城夜里城门未闭，定然发生了什么事，诗人于此设下悬念，开启下文。

“山头烽火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句意为：山头烽火台上，戍守士兵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原来是将军夜里打猎归来。烽火，看守烽火台上望敌情的士兵。在诗人上两句描绘出来的壮美而宁静的画面上，此时突然响起了阵阵欢呼声，整个画面变得热闹起来。山，照应起句之“连山”。叫声是由戍守烽火台，了望敌情的士兵发出，可见这叫声之非同一般。而“声”用以叠字，可见叫声声声相连，声势多么雄壮。戍卒何以夜深人静时如此高声齐呼，原来是将军夜里打猎归来，欢呼以示欢迎。从这欢呼声中，可以想象出将军声威之雄壮，夜猎所获之丰厚，壮士心情之欢悦。“夜猎还”三字，既是“声声叫”的缘由，也是“烧连山”、“未下关”的注解，可谓点睛之笔。

这首诗写边地将军夜猎，写得有声有色，摹景状物，栩栩如生。同时，诗中寄寓了对边地将领沉湎游猎，武备松弛的讽刺。全诗语言质朴晓畅，意境阔大深沉，很难反映戎昱诗风。明徐献忠《唐诗品》评论说：“戎使君诗，锐情古作，力洗时波。当时诗人类似质木自胜，君独远扬风力，近郁天藻，词既流美。复协声调。《苦哉行》、《塞上曲》等作，铿然金石之奏，虽越石咸乱，明远戍边，何以过之！后之论者，多采列新声而忽古意，混称于建中以后诗人，不几听乐而卧诸鸿蒙者乎？”此评可谓极有见地。

谭 克

卫 象

卫象，大历间江南诗人，官侍御。诗二首。

古 词

鹊血琯弓湿未干，鸛鹑新淬剑光寒。
辽东老将鬓成雪，犹向旄头夜夜看。

古词，如同有的诗题称“古意”一样，意思是指古代曾歌咏过的主题，实际是托古意以抒情。这首诗通过一位老将涂弓蘸剑，夜看昴星这一系列整治武器、关切爆发战争的细节，传神而又感人地表现了他老当益壮、随时准备为国家奔赴疆场的精神面貌。

“鹊血琯弓湿未干，鸛鹑新淬剑光寒。”句意为：刻有花纹的弓弩，刚刚涂了鹊血，湿而未干；宝剑新蘸了防锈的鸛鹑油，剑光寒气逼人。鹊血，喜鹊之血。琯弓，刻镂有花纹的弓。琯，

刻鏤。鵲血，一种似鸭而小的水鸟。这里指鵲血油，古时用来作宝剑的防锈剂。淬，蘸，这里指用油涂剑。弓和剑是古代最常用的两种武器。弓刻有花纹，可见其精美；涂以鵲血，以作装饰，更见其华美。“湿未干”三字，与下句“新”字相对，表明“鵲血”是刚刚涂上的。宝剑也刚刚涂了防锈的鵲血油，霜刃寒气逼人。一个“寒”字，既写出了剑锋之利，又照应下文“夜夜”二字，开启下文。

“辽东老将鬓成雪，犹向旄头夜夜看。”句意为：久经沙场的辽东老将，头发斑白，双鬓似雪，依然夜夜必观天象，看昴宿星有没有变化，敌人是不是又要入侵。辽东老将，意谓富有战争经验的老将。辽东，指今东北辽河以东地区，唐代那里是战争频仍之地。旄头，星名，即昴宿。《汉书·天文志》说它是象征胡人的星，以为昴星如果异常发亮就是爆发战争的预兆。这里，“鬓成雪”承“老”字，“犹”字写出了老将的内心世界，当然也是诗人心之所想。“夜夜看”与前“湿未干”、“新淬”意相联接。“犹向旄头夜夜看”，此句乃全篇之警策。原来涂弓蘸剑，精心整治武器，是为了预防敌人的入侵。顿时，一个忠于职守，随时准备为国奔赴疆场的老将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生活在大历时代，时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国势日衰，藩镇割据，外侵日甚，内忧外患交相攻击。诗人曾当过长林令，后转侍御史，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十分关切，尤其是对于争战频繁的辽东地区。诗中通过老将涂弓抹剑，夜看旄头等行动的描绘，鲜明地揭示了老将的内心世界，表达了诗人希望有更多的忠勇卫国之士去防守边疆，以保境安民的愿望。

谭克

司空曙

司空曙，字文明（一作初），广平人。登进士第，从韦皋于剑南。贞元中，为水部郎中，终虞部郎中，诗格清华，为大历十才子之一。集三卷，今编诗二卷。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
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

这首惜别诗历来为后人所称道，无论是构思的角度还是表达的技巧，都堪称上乘之作。诗中抒写了友人离别多年而乍相会又分别时的心理历程。诗人用白描手法细腻地刻画了战乱年代人们迷惘自失的一种心态：故人久别无讯，忽然逆旅重

逢,恍然梦中,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神思从惊疑中摆脱出来,紧接着涌上来的是悲喜交集的感情。虽然相逢了,但回首往事,大家都经历了多少艰难岁月,更可悲的是相逢的时间竟是这样短促,今日方才相逢,明朝又要各奔东西。云阳,县名,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馆,旅馆。韩绅,《全唐诗》注为“一作韩升卿”。韩愈四叔名绅卿,与司空曙同时,并曾在泾阳任县令,可能即其人。宿别,同宿后又分别。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句意为:同老朋友江海一别,远隔千山万水,一去多少年月。江海、山川,言空间之阔远。几度,言时间之长久,一则因离别之久而不计其年,一则久别之中相思相念,更觉别之久长。故人,点明诗人与韩绅的交情。“别”、“隔”二字融离别思念之情于茫茫江海、漫漫岁月之中,传达出深沉的乱世沧桑感。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翻,反而。句意为:今日意外相见,反倒怀疑这是否是在做梦,相对悲叹,互问各自庚年。故人久别无讯,忽然逆旅重逢,恍如梦中,令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诗人与韩绅几度聚散,是不至于记不清对方形容名字的,倒是倏忽之间,相对白首,互相的年纪记不准了,于是感慨地问问对方的年纪和近况。这种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感受,被诗人凭着敏锐的艺术触觉捕捉到,并将刹那间细腻的心理波折精确地描绘出来,于是就成为异常动人的艺术表现,成为“久别忽逢之绝唱”。此联对久别忽逢时惊喜心情的描写,比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喜见外弟又言别》)更为含蓄生动,比李端的“近日相知少,往年亲故稀”(《江上逢柳中庸》)、崔峒的“为经多载别,欲问小时名”(《喜逢妻弟郑损因送之朝》)“更自应手犀快”(时陆时雍《诗镜总论》)。因离别太久,

都感到对方年长容衰,所悲之事难以道尽,所以舍事取情,只点出一个“悲”字。而“相”、“各”二字则见出二人交情之深厚。

“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句意为:房舍中,孤灯照着冷雨;客舍外,竹林幽深,淡烟迷濛。乍见又别,且时值寒雨淅沥、烟雾弥漫,诗人悲伤凄凉的心境岂是言语所能道尽的!于是避实就虚,摄取“孤灯”、“寒雨”、“湿竹”、“浮烟”等景物构成一幅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画面,渲染出一派寒凉凄清而又迷离恍惚的气氛,将诗人当时迷惘的心态和复杂的情绪刻画得更为细腻,烘托得更为浓郁。

“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离杯,饯别之酒。杯,酒杯,此代指酒。共传,互相举杯。句意为:明朝又将分手,离别让人难受,还是举起杯来,痛饮这醉人的美酒吧。此联点出又一次分别。照应首联,此次离别,又将是山川相隔,相逢无期,因而“离杯惜共传”。杯中寄托着款款深情、嘱托祝愿、对再次重逢的期盼,这一切难以言表的诸般情怀全都被融注在了“离杯惜共传”五字之中,可谓无声胜有声,余味无穷。

处于战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年代,大历十才子们都经历过颠沛流离之苦,亲友之间或聚或散,往往会引起他们乍喜乍悲的感情。此诗以离别起笔,又以离别收笔,将这次离别置于整个人世旅程中来叙写,抒发人生中别多聚少之悲。全诗短短八句,把久别忽逢时的惊疑、欣喜、由喜转悲、感叹身世等情感的一系列变化一一展现出来,委婉而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瞬间悲喜交集的复杂感情和心态变化,“情融神会,殆如直述”(范曄文《对床夜语》)。

喜外弟卢纶见宿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沈久，愧君相见频。
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叙写诗人与表弟卢纶相聚时的悲喜交集之情。荒凉的旧居，静静的雨夜，昏暗的灯光，一对白发老人相对絮语，一幅寒凉的画面，一腔悲辛的情感，诗人以淡语出之，如话家常，娓娓道来，让人倍感亲切。卢纶，司空曙的表弟，二人才气相当，同在“大历十才子”之列。外弟，一为同父异母弟，二为表弟，三为妻弟，此处指表弟。见，拜访。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句意为：夜来静悄悄，我独居此地，四顾无邻；家住荒郊野外，产业衰败，家道寒贫。诗人自叹家道衰落，旧业无多，因而穷居无邻。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意为：屋外，寒雨中树叶纷纷落下；屋里，昏黄的灯光照着满头白发的诗人。此句比兴兼用，成为著名的警句。秋风中飘落的树叶像风烛残年的人一样，以树之落叶比喻人之衰老，妙莫如此。“雨中黄叶树”承“荒居旧业贫”，“灯下白头人”承“静夜四无邻”而言。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句意为：我沉沦已久，独守寂

寞；烦劳常来探望，愧对你的殷勤。表弟来访，使心境悲凉的诗人喜出望外，此句虽然是写“喜”，但却透露出一种“悲”来。一个“愧”字表现出诗人的几多感慨、几多无奈。

“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有分，有缘份。蔡家亲，一作霍家亲，晋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弟为蔡家亲。句意为：你我原是知交，自有缘份，何况彼此还是表亲！

综观全诗，前四句描绘了荒凉的旧居里，寂静的雨夜中，昏暗的灯光下，一对白发老人相对絮语这样一幅形象鲜明的画面，这画面充满辛酸和悲哀。后四句则写表弟卢纶的来访见宿，使悲凉之中的诗人喜出望外。全诗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情景交融，情真意切，“前半首写独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俞陛云《诗境浅说》）。正因为前悲后喜，喜中含悲，悲喜交集，才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而颔联“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将雨中枯萎的黄叶和灯下的白发老人不露痕迹地连在一起，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将此联与韦应物的“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居易的“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作比较，认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尤；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

谷雨节

贼平后送人北归

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
 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
 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

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此诗是安史之乱结束不久时的作品。贼平，指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安史之乱结束一事。安史之乱爆发不久，司空曙避难到了南方，这首诗是送同来的友人返回故乡的送别之作，所送之人不详。全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深重灾难。

“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句意为：乱世之中，你我一同避难南方；现在时局稍稍安定，你一人独自北还故里。诗人回忆起安史之乱的情景。正因“世乱”，才“同南去”，而“独北还”寓难分难舍之意。起句写“贼平”前，寄寓着家国败亡的无限悲伤。对句写“贼平”后，蕴含着对亲朋旧友天各一方的万般悲苦感慨。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旧国，故乡。句意为：在这漂泊异乡的漫长岁月里，大家都在辗转他乡的过程中头生白发，现在你一人回到故乡去，战火浸淫过的故乡当残破不堪，恐怕只有青山依旧了。“他乡生白发”既写出“世乱”至“时清”时间

之久,又揭示出诗人与故人艰辛历程之长。返回故园,本属幸事,但庐舍残破,唯见“青山”,何其悲也。此联“情系宛转,绰有余思”(徐献忠《唐诗选脉会通译林》),向称名句。

“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残垒,战争留下的军事壁垒。句意为:晓月初照,你正走过残垒;繁星当空,你已留宿故乡山中。此联是写诗人想象友人北归之时,途中晓行夜宿的羁旅辛苦。送人北归,但不着眼于凄切的分离,不着意抒写哀婉的离情别绪,却别出心裁地想象旅人北归光景,借以表达对友人的离别之情,更重要的是表现对战争带来的遗患的痛切,可谓别开生面。

“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句意为:与你一路相伴的只有哀鸣寒鸟、凄凄衰草,使你更添愁颜。诗人继续想象,由于战争的破坏,田园一片荒芜,人烟稀少,行程当中恐怕只有寒空中的飞鸟和枯败的衰草可与这位愁苦的归客相依为伴。

全诗写出了惜别友人之情,也写出了诗人独留他乡的愁绪,并曲折地表达了对故国残破的悲痛。前四句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相连接,不直接叙写战乱之惨烈、后果之惨重,只从个人身世变化中表现国家衰败的征象,寄托饱经沧桑的漂泊之感和悲苦之情。巧用对比映衬,加强了诗中蕴含的悲怆辛

酸。后四句想象友人北归旅途之辛苦及沿途因战乱而遗留下的荒芜象。晓月、残垒、繁星、故关、寒禽、衰草、愁颜，被诗人一一抽取出来寄寓一腔悲慨之情，这是对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所作的艺术推断和准确概括。贼平北归，可喜可贺，而诗人不说北归之喜，反诉北归之悲，更强化了诗作的悲痛情绪。

谷 雨

江村即事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这是司空曙的一篇闲适之作。写一位垂钓者在深夜归来，连船也顾不得系就上岸就寝，任小船随风飘荡。即事，意即就眼前之物写诗。此诗虽名“江村即事”，却并未铺写江色村景，而是通过一件小事来刻画江村情事，表现出真切而恬美的生活意趣，另具一格。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句意为：垂钓归来，却懒得把缆绳系上，任渔船随风飘荡；而此时残月已经西沉，正好安然入睡。但，不系船不怕它被风吹走吗？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句意为：即使夜里起风，小船被风吹走，大不了也只是停搁在芦花滩畔，浅水岸

边罢了。这两句回答了上句“不系船”的理由。其看似写景,实则写人,船的随风飘荡正表现了垂钓者,即隐逸者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表现了“人”融于“自然”,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人生化境。真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运用白描手法,使诗的境界如此清妙,这在大历诗中实不多见。

司空曙的诗,既无钱起的刻意雕琢,也没有韩翃的矫揉造作,是大历十才子中最为清新自然的一位。这首诗的语言清新自然,写出了个放浪形骸者的生活情趣。四句诗不假任何雕绘,不加任何藻饰,信手写来,反映了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营造出一种真切而又恬美的意境。以“不系船”带出全诗,构思新巧。通过细节和心理描写,反映出江村生活的幽闲恬淡,同时也表现出诗人放荡不羁、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云:“此归林下行乐之诗。无拘之身,垂钓遣兴,江静月沉,正可稳睡。偶尔不系船,更见忘机自适处,兴味于此不浅。”司空曙一生官职不显,仕途坎坷。社会的动荡,宦海的沉浮,佛教的兴盛,时代精神的压抑,使得诗人常有寄情山水,向往隐逸之思。此诗正是诗人企慕悠闲适意的山林生活之心境的反映。

谷雨节

金陵怀古

辇路江枫暗，宫庭野草春。
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

这是一首咏史诗。金陵，即今江苏南京市，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是谓六朝古都。诗人于春天路过金陵，见六朝往事，皆淹没于荒草之中，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挥毫写下此诗。这首咏史诗痛惜今不如昔，深含“乡关之思”和身世之感，意蕴丰富，寄慨深沉，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辇路江枫暗”，句意为：江边前朝天子车驾经过的道路，如今枫树参天，树色暗淡。辇路，天子车驾经过的道路。此句乃诗人所见之景。傍晚时分，诗人来到江边，但见参天枫树绵延丛生，天地一片昏暗。诗人驻足细看，原来所经之道乃前朝御道，但已破败不堪，非细看不能辨出。这里，一个“暗”字，既是描写天色及枫色，又是诗人感叹前朝往事心中黯然神伤的心理反映。

“宫廷野草春”，句意为：前朝宫廷殿院，如今已是荒丘残垒，野草丛生。此句仍是写诗人眼前所见之景。从残壁废柱，断瓦颓垣之中，诗人依稀辨出这是前朝宫中庭院，但如今已生荒草蓬莽，交错杂生，观之触目惊心。一个“野”字，可见这里已成荒郊野地。本来庭中长草已经够让人感到很破败了，更何况

长的是“野”草。这里，“春”字既点明时令季节，又写出了荒草郁郁葱葱之状，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伤心庾开府”，句意为：伤心那前朝庾开府庾信。庾开府，指北周文学家庾信。字子山，南朝新野（今属河南）人。梁元帝时出使西魏，正值西魏军攻陷江陵，灭梁，遂被扣留北方。历仕西魏、北周两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其《哀江南赋》，历述梁代兴亡并自悲身世，满怀“乡关之思”。他还写有《伤心赋》一篇，伤子死，悼国亡，哀婉动人。诗人睹物思人，感慨万千。“伤心”二字，暗承上两句中“暗”、“野”二字，既是庾开府悲苦一世的概括，也是诗人睹物哀伤之感发。

“老作北朝臣”，句意为：可怜那南朝的庾开府，到老来却做了北朝的大臣，有家难还。此句乃是叙写上句“伤心”的原因。庾信才华卓著，却身世多悲，子死国亡，老而寄身异国他乡，手书《伤心赋》，回想此事，怎能不让诗人一掬清泪。其实，诗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他身为大历十才子，文才、人品、气度皆为人称道，却一生官职不显，仕途坎坷，与庾信何其相似！此句与上句，既是诗人对庾信凄苦身世的感伤及自伤，又是对造成庾信悲苦命途的南朝政府的谴责和鞭挞。

这首诗，缘情写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诗中一二句写实，寄寓着盛衰兴亡的慨叹，一个“暗”字，定下了全篇基调，一个“野”字，则写出了满目疮痍。而三四句则化用典故，借庾信事抒怀，既对庾开府背井离乡表示痛惜，又谴责了南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全诗用字精准，言简意丰，慷慨深沉，不愧佳作。

谭克

送郑明府贬岭南

青枫江色晚，楚客独伤春。
共对一尊酒，相看万里人。
猜嫌成谪宦，正直不防身。
莫畏炎方久，年年雨露新。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郑明府，生平不详。明府，官名。汉官制，太守牧尹，皆称府君，或明府君，省称明府。郡所居曰府，明含贤名之意。唐以后多用以专称县令。岭南，唐代十道之一，贞观元年设置。治所在广州。辖七十三州、一都护府、三百一十四县，相当于今两广地区。由诗中“青枫”、“楚客”等字眼可知此诗应写于司空曙贬官长林时。诗中写送友人贬官岭南，深有同病相怜之意，同时勉励郑明府不要屈服于邪恶势力，相信正义终究会得到伸张。

“青枫江色晚，楚客独伤春。”句意为：青枫浦畔，江水迷濛，薄雾冥冥；客居异乡的游子，孤苦零丁，更伤感这春日美景。青枫，即青枫浦，地名，又名“双枫浦”，在今湖南浏阳市南。杜甫曾有《双枫浦》诗：“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楚客，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放逐，流落他乡，故称“楚客”。后泛指客居他乡之人。此处指诗人自己。此二句写送行时节、地点、天色，所见之景及内心感受。唐德宗建中初年，诗人因故被贬为长林县

丞，满腔愁苦无处诉说。如今，友人郑明府又因谗言被贬，远赴岭南，怎不让他感慨万千，“伤春”呢？诗人起句一个“晚”字，先给全篇烘托气氛，再言一“伤”字，给全篇定下基调，引领下文。

“共对一尊酒，相看万里人。”句意为：宾主共同举杯，相顾无言，因为彼此心照不宣，都是作客万里之外的人。尊，同“樽”，古时盛酒器具。此二句写酒席上饯别场景。友人远去，举杯相送，饮之再三，嘱之再三，同是天涯沦落人，请饮下这杯送行酒吧。“共对一尊酒”，既似诗人举酒劝客，又似客人以酒敬主，一个“共”字，一个“一”字，可见宾主二人情谊之深厚。郑明府远赴岭南，与青枫浦地隔千里，故诗人称其为“万里人”。而对于郑明府来说，诗人也是万里之外的人。“相看万里人”，既写送别之时的愁惨景象，举杯欲饮，又咽不下去，相对无言，何其伤感。同时，一个“相”字，可以想见即将分别，关山重重阻隔，相聚遥遥无期，彼此要仔细端详一下对方的音容笑貌，其间的朋友真情，自然流露无余。

“猜嫌成谪宦，正直不防身。”句意为：你遭人猜疑嫌怨，被贬赴万里之外，是因为你为人正直，不曾提防小人暗算。猜嫌，即猜忌嫌怨。谪宦，被贬降的官吏。友人忠而被贬，且是遭谗言所致，诗人怎不为他愤愤不平！“猜嫌”二字，可见他对小人及朝廷何其愤懑。言“正直”，是对友人品德的肯定。而言“不防身”，这既是点明友人何以遭人“猜嫌”被贬，又是提醒友人今后要多加注意，同时这也是为天下正直之人鸣不平。此二句既是诗人说给友人，又是说给他自己，可谓同病相怜。

“莫畏炎方久，年年雨露新。”句意为：你莫要畏惧岭南炎热，在那呆得太久，年年春风吹拂，雨露都是新的，有朝一日，

你会得到朝廷的恩泽的。炎方，泛指南方炎热地区，此指岭南。友人远谪岭南，其地炎热偏荒，不知何年得返，诗人自然要劝慰他不要畏惧，不要屈服于小人。同时相信年年雨水甘露都是新的，意即朝廷自然会发生变化，你终会有受到朝廷赏识重用的那一天。这里，“雨露”象征着皇帝的恩泽。

正直的友人遭猜忌而贬官岭南，诗人自己也是迁谪之身，沦落人送沦落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全诗用字凝炼，质朴真切，前面慷慨悲凉，末尾却哀而不伤，使全篇悲而不哀，读之给人以力量。诗至结尾，言正义终会得以伸张，这是诗人乐观、正直的一面，同时他又说正义的伸张是靠皇上的恩泽，这又体现了他的局限性。

谭 克

送张炼师还峨眉山

太一天坛天柱西，垂萝为幌石为梯。
前登灵境青霄绝，下视人间白日低。
松籁万声和管磬，丹光五色杂虹霓。
春山一入寻无路，鸟响烟深水满溪。

炼师，原指德高思精的道士，后作一般道士的敬称。赵殿成笺注引《唐六典》载：“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故当时凡称学道

者，皆曰炼师云。”张炼师，生平不详。诗人送张炼师还峨嵋山修道，因作此篇。全诗极写峨嵋山的高耸入云，松涛阵阵，仙乐回旋，流光溢彩，山静林密，烟深水满，让人无限向往。

“太一天坛天柱西，垂萝为幌石为梯。”句意为：张炼师所去的峨嵋山在那天柱山的西边，那里松萝丛生如同帷幔，山高入云，以石为梯。太一，亦作“太乙”，即道家所称的“道”。《吕氏春秋·大乐》言：“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此处借指张炼师。天坛，指王屋山的绝顶，形容极高。此处指峨嵋山。天柱，山名，全国有多处山名天柱山，此指四川中江县西南之天柱。垂，挂下，悬挂。萝，一种地衣类植物，多附松而生。幌，帘幔，一作“挽”。诗人送人远去，开篇点出“太一”，点明所送之人的道士身份。又因其所往之地峨嵋山直入云霄，故称其为“天坛”。“天柱西”，是写峨嵋山的位置；“石为梯”，则是写峨嵋山的特点。“垂萝为幌”，可知此山山深林密，人迹罕至，乃高人修炼之所。诗人开篇点题，并对峨嵋山作了个总体概括。

“前登灵境青霄绝，下视人间白日低。”句意为：峨嵋山直入霄汉，由此可登神仙所居之境，青空至此为绝，下望多少凡人居处，白日也比它低三分。灵境，仙境。青霄，天空。此二句紧承首句“天坛”而来，极写峨嵋山之高。往前，可登灵境；往上，青霄已绝，无上可言；往下，可视人间处处，白日见低。诗人从不同角度着笔，把峨嵋山写得不能再高。同时，言此山可以“前登仙境”、“下视人间”，可见此地超尘脱俗，乃是修道炼丹的绝佳处所，这正恰好与张炼师身份相切合。由是观之，可知诗人运笔之妙。

“松籁万声和管磬，丹光五色杂虹霓。”句意为：山中松涛阵阵，应和着道中所奏乐声、所炼仙丹，流光溢彩，与山间烟霞交相辉映。松籁，风吹松树发出的自然声韵。籁，一作“韵”。和，以声相应。管，乐器名。磬，寺院中召集众僧用的云板形鸣器或诵经用的钵形打击乐器。此处管磬借指道士所用乐器。丹，道士所炼丹药。虹，一作“云”，指雨后彩虹。传说虹有雄雌之别，雄为虹，雌为霓，合称虹霓。此二句一写声，一写色，声是万声，色是五色。松涛声与道乐相应和，可见道士已与山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此着一“籁”字，这声音不是天籁之声又是什么？丹光五色，彩虹七色，合在一处，光芒万丈，何其艳丽。声是天籁之声，色是七彩之色，声色如此动人，怎能不让诗人亦欣然向往。

“春山一入寻无路，鸟响烟深水满溪。”句意为：春满峨眉山，想前往一游，却找不到入山之路，空对着山中鸟语，林中云烟，满溪春水，徘徊惆怅。此二句，言峨眉山春景勾人，惜无路入山，似武陵渔人寻不着桃花源，这既是暗赞道士所居之地如世外桃源，又反映了诗人想隐逸山林而不得的惆怅之情。末句言水满溪，可知刚下过春雨，这正好照应前面出现的“虹霓”。前面说松声如天籁，此处诗人却闻鸟啼如“响”声，全无半点兴味，可见其心绪之陡落。

作为一首送别之作，这首诗可以说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但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却十分成功。全诗在铺写峨眉山之高山美景、松声云霞时，写得绚丽夺目，有声有色，同时将灵境、管磬、丹光等与道士有关之物相嵌其间，浑然天成。诗中的山景写得幽寂优美，这也曲折地反映出了诗人对隐逸生活的

流连和向往,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

谭 克

过钱员外

为郎头已白,迹向市朝稀。
移病居荒宅,安贫著败衣。
野园随客醉,雪寺伴僧归。
自说东峰下,松萝满故扉。

此诗当作于唐代宗大历末年。过,即前往拜访。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载:“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钱员外,即钱起,他与诗人同属大历十才子,二人文咏酬唱,交游甚厚。员外,又称员外郎,是在郎官的定员之外设置的官职。全诗主要写钱起晚年归隐田园的生活状况,意境清新,流露出诗人对闲逸的田园隐居生活的欣羡之情。

“为郎头已白,迹向市朝稀。”句意为:钱员外任考功郎中时,头发已经斑白,年事已高;其所居之地,在通往市井官府的小路上,平常人迹罕至。为郎,指钱起官考功郎中事。市朝,争名逐利之所。《战国策·秦策一》言:“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市,交易买卖的地方。朝,官府治事的处所。诗人起句点明钱起为考功郎中时,已经年高。次句乃实写钱员外“荒宅”前所见之景:通往市井的小路上

人迹稀少,同时暗寓了钱起已不热衷于名利之争。此句意蕴深长,却又含蓄婉转。

“移病居荒宅,安贫著败衣。”句意为:钱员外称病归家,居于此偏荒之宅,甘于贫穷,穿着破旧的衣裳。移病,指旧时官员上书称病,多为居官者求退的婉辞。如《汉书·公孙弘传》:“使匈奴,还报,不会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颜师古注曰:“移病,谓移书言病也。”安贫,自甘于贫穷。《后汉书·蔡邕传》言:“安贫乐贱,与世无营。”败衣,衣裳破旧。《礼记·缁衣》言:“苟有衣必见其敝。”汉郑玄注:“敝,败衣也。”既然钱员外年事已高,淡泊名利,故此二句的“移病”、“安贫”自在情理之中。“荒”、“贫”、“败”三字,烘托出了一位不慕名利,潜心归隐的高人隐士形象。孟子云:“君子安贫乐道。”此处言钱起“安贫”,既是实写所见景况,又是暗赞其有君子之风。

“野园随客醉,雪寺伴僧归。”句意为:你在野外田园中宴集宾朋好友,与其畅饮而醉;你在那白雪映照的山间古寺,与高僧同游又同归。钱员外与客同醉,与僧同游,何其悠闲,让人羡慕。园称为“野园”,与前边“荒宅”相照应,可见钱起之“安贫”,潜心隐逸。寺称“雪寺”,可见寺在高山之中,人迹罕至之处,如此超尘脱俗之地与高僧为伴,吟赏风雪,可知钱起亦是隐士高人也。此二句写钱员外“移病”后的生活,多么闲逸。

“自说东峰下,松萝满故扉。”句意为:居于这东山之下,人迹罕至,心远地偏,松萝爬满了旧门,多么让钱员外心生喜悦。说,同“悦”。松萝,一种蔓生植物。故扉,即旧门。扉,门。此二句写钱起“自说”生活的自在。“自说”正好与前“安贫”相呼应,而“故扉”与“荒宅”、“野园”意脉相连。松萝爬满故扉,乃钱

员外精心侍弄使然,其景清幽,怎能不让他“自悦”于心,同时也让诗人徒生欣羡之情。

诗人及钱起所处时代,唐王朝由盛转衰,社会风气变为消沉,士子们多向往山林隐逸,诗人及钱起不仅效仿陶渊明、王维,隐居田园,且诗风上也多受其影响,此诗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全诗闲淡幽雅,用字考究。荒宅、败衣、野园、雪寺、东峰、松萝、故扉等景象,共同营造出了一派高人雅士的氛围,让人心羨不已。全诗以叙事为主,除末句外,基本上未直言情和景,却显得情谊真挚,景趣盎然。

谭 克

寄胡居士

日暖风微南陌头,青田红树起春愁。
伯劳相逐行人别,岐路空归野水流。
遍地寻僧同看雪,谁期载酒共登楼。
为言惆怅嵩阳寺,明月高松应独游。

此乃一篇怀人之作。胡居士,生平不详。居士,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一作“处士”。春日阳光明媚,和风吹拂,诗人行于郊外田间,想起了此前因谗言而黯然离去的友人胡居士,于是作此诗寄之,抒写相思之苦。

“日暖风微南陌头,青田红树起春愁。”句意为:阳光暖照,

微风吹拂,我漫步于乡间田野,但见田中春苗青青,树上红花盛开,大好春景,我却无意欣赏,心中涌起浓浓的春愁。南陌,南面的道路,南朝梁沈约《鼓吹曲同诸公赋临高台》诗云:“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青田,长着青苗的农田。红树,盛开红花之树。春愁,春日的愁绪。李白《愁阳春赋》云:“春心荡兮如波,春愁乱兮如云。”此二句,一写时令、地点,一写景物、心绪。日暖、风微,田青、树红,如此良辰美景,诗人却愁绪绵绵,郁结于心,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心中装着友人。

“伯劳相逐行人别,岐路空归野水流。”句意为:乡间,伯劳鸟相逐而飞,行人挥手作别,岔路何其之多,我无意赏玩,孤身而回,只有那一江春水空自流淌。伯劳,鸟名,比喻谗人。曹植《令禽恶鸟论》言:“伯劳以五月而鸣,应阴气之动,阴为贼害,盖贼害之鸟也。”岐路,岔路。此二句虽实写诗人于乡间所见之景及无心游玩,孤身而返,却蕴含丰富。伯劳相逐,一个“逐”字,既是写伯劳鸟一前一后,追逐而飞,又似指行人作别,乃为伯劳贼鸟驱逐所致。同时,又暗寓胡居士前番离去,乃谗言所致。友人既去,岔路且多,诗人心中惆怅,只有孤身而归了。一个“空”字,可以想见诗人的心境是多么空虚落寞;复着一“野”字,更显其心中愁苦,如野水流淌,绵绵不绝,挥之不去,不能自释。

“遍地寻僧同看雪,谁期载酒共登楼。”句意为:我寻找高人隐士,前往高山赏雪,遍寻不着;又有谁设酒作食,约我登楼吟赏赋诗,共叙衷肠呢?遍地,一作“遍忆”。僧,此处暗喻胡居士。此二句紧承上句“空归”而写。“遍地寻僧”,可见诗人与友人情谊之深厚。但寻而不遇,徒有空归,多么孤寂。寻人“同看

雪”，在这“日暖风微”之时，诗人想到雪，可见其心中多么凄冷。友人既去，无人相约，可见诗人心境之冷落、寒凉。

“为言惆怅嵩阳寺，明月高松应独游。”句意为：我心多惆怅，只因为无人与我去嵩阳寺共赏雪景，在那月明之夜，苍松翠柏之间，我只有独自欣赏了。嵩阳寺，寺观名，在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下。这里，“惆怅”与前边“春愁”遥相呼应，此二句可说是对“春愁”的注解。友人因谗言而去，遍寻不着，只有独上嵩阳寺了。山中白雪冰冷彻骨，明月清寒，松高孤苦，诗人独游其间，何其孤独寂寞。

友人因谗言而去，诗人本已心多憾意，现又欲独游深山古寺，更让他惆怅不已，纵然眼前春光明媚，春意缠绵，只能让他徒添春愁而已。全诗以景写情，婉转凄寒，意蕴绵长，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金圣叹评论此诗道：“前解，何其委婉。‘南陌头’，言是日闲行，适然至斯也；‘起春愁’，言闲行至斯，适然思及处士也。三，言处士前者因畏谗人，而默然逊去也；四，言处士既去，而彼谗人，果亦萧然也。凡诗家用‘伯劳’、‘岐路’等字，必皆有托，此是三百篇遗诗。遇谗人，实无如逊去是第一高着，不然，即岐路何年得成野水耶？后解，何其严冷。夫处土方被谗人之所不许，而我惘惘思之不置，此则又何等耶？因言我自欲与之寻僧看雪，彻骨总教冰冷，非欲与之载酒登一片豪兴未除也。‘明月’，言透体光明，‘高松’，言孤寨世外。五、六，既已自明。七、八，又为处士代明也。”

谭克